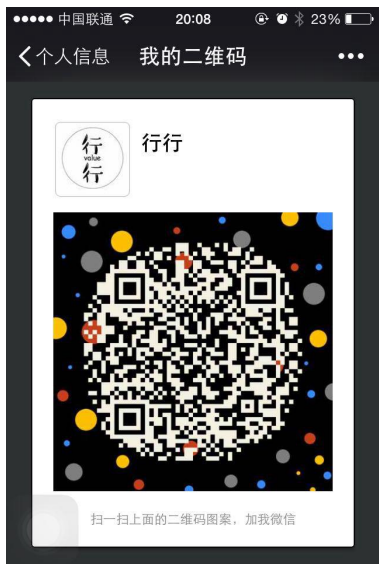


- 1、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，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，小编：QQ 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书友！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。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，绝对不是微商，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，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。
- 2、扫面下方二维码，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回复电子书，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，回复对应的数字，我就能发给你，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，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，你给我留言，我在单独的发给你。



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



扫此二维码，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，
查看我的书单

世界文学名著精粹

鲁滨逊漂流记

[英]笛福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目录

出版宣言

经典之重与阅读之轻

作品导读

鲁宾逊漂流记

作者简介

作品链接

1 假如我掉进海里

2 十八岁出门远行

3 开往非洲

4 远征南美洲

5 商船失事

6 陌生的海岸

7 寻找破船

8 荒芜一人的孤岛

9 不速之客

10 鲁宾逊城堡

11 第一次打猎

12 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

13 我的日记

14 欧洲大麦

15 绝望岛大地震

16 有一次劫难

- 17 烟草疗法
- 18 野葡萄和白柠檬
- 19 又是雨季
- 20 一周年纪念日
- 21 驯养动物
- 22 第二个收获季节
- 23 烧制陶瓷
- 24 一条独木舟
- 25 我的自白
- 26 一次疯狂的冒险
- 27 是谁叫我？
- 28 绝望岛的国王
- 29 陌生人的脚印
- 30 防御工事
- 31 又吓了我一跳
- 32 秘密计划
- 33 意外的发现
- 34 第二十三
- 35 我听到了枪声
- 36 可怜的西班牙大船
- 37 原来是一场梦
- 38 回到英国

出版宣言

经典之重与阅读之轻

有一位文学史家说每当他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时候，就深刻地感到能与陀氏同处一个时代是一件幸福的事。一个人活在世上，若不能与这样美妙的文字相遇，那他真是错过了。

这就是经典的魅力。人类文明已有几千年的历史，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浩如烟海，然而那些处于文化颠峰的经典之作，毕竟是有限的，但它们的价值却不可估量。它能使我们沉潜而不浮躁，清醒而不虚妄，它能以精神之光驱走人生中的黑暗。

可是在这个浮躁喧嚣的社会中，“沉重”的经典却有些不合时宜，繁忙的现代人再没有余暇研读大部头的名著。我们没有了夜晚看星星的时间，心灵的宁静也就离我们远去。在这个时代，充斥着文化快餐。

我们不要去谴责这个文化消费的时代，相反，我们要考虑的是使名著——这些最灿烂的精神之花——如何适应这个时代的阅读需求，如何在今天依然散发光芒，照亮人类的心灵。

既然这个时代不能承受经典之重，那就不防来享受一下阅读之轻吧，于是就有了这一套“轻经典”。

所谓“轻经典”：

其一，这是一套名著精缩本，名著由“厚”变“薄”，由“重”变“轻”了。这是为了使读者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获得尽量多的信息，也是为了使文本更晓畅、好看。当然，这种改编是在忠实原著风格、保持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的。

其二，我们提倡轻松阅读，希望读者在面对名著时，要去掉“虔敬”之心、“高山仰止”之感，希望读者把各种“成见”和“定论”放到一边，以轻松消遣的心态走入名著的世界，尽情地享受各种新鲜动人的故事，结识各色人物，与他们一道去体验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。“新鲜”而“轻松”地阅读才能体验到阅读的趣味。

前几年流行这样一个调查：如果你不得不一个人到荒岛上去，那你会选择带什么样的书陪伴。我们希望不必到荒岛上，就是在这喧嚣而忙碌的现实生活中，你也会选择我们这套“轻经典”。

作品导读

鲁滨逊漂流记

小说的主人公鲁滨逊是一个生性喜欢冒险的青年。他不顾父亲的劝阻，决心要过海上生活。开头几次还颇为顺利，虽也曾被土耳其海盗所俘，幸而不久脱逃至巴西经营蔗田和糖厂。四年后，他为谋暴利又往非洲贩卖黑人。船在海上遇险，除了鲁滨逊外，其余的人全部葬身大海。他漂流到一座荒岛上，从此开始了神话般的生活。他身穿山羊皮短衣短裤，腰间挂着一把小锯、别着一把斧头，肩上挂着弹药袋，还扛着一支鸟枪，背上背着一个筐子，头顶上打着一把又笨又丑的羊皮伞，晴天用来遮阳，阴天用来避雨。他在荒滩上踟蹰，在莽林中逡巡，在山顶上眺望……他总是在行动，在追求，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。他战胜了孤独、疾病、物资贫乏，自己造屋、种麦、喂羊、造船，把一个荒岛建成了伊甸园。后来，他救了一个野人俘虏，取名礼拜五。鲁滨逊在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，终于有一艘英国船航经荒岛，他才有机会搭船回国。

这部小说塑造了鲁滨逊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。鲁滨逊这样的人不是中世纪匍匐于上帝脚下的人，而是具有自我意识、认识到自我力量的人，是自觉征服自然的人。这样的形象在文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。

笛福生活在 17 世纪的英国，这个时候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妥协，建立君主立宪制政权而告终。革命的胜利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。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。与此同时，英国不断发动对外战争，夺得大量的殖民地。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，新兴的资产阶级也踏上了征服世界的旅途。他们大多雄心勃勃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，坚强、能够吃苦耐劳而又充满智慧，他们相信人本身的力量，鲁滨逊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。

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的发表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诞生，也奠定了这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基础，因此笛福也被人称为“英国现代小说之父”。

即使我们不去考虑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而只是单纯面对这个文本，它依然能够给我们极大的阅读快感和很深的感动。首先，这是一个传奇故事，作者在写作的时候，是基于吸引读者这一目的的。我们今天读它，依然能感受到作者巧妙的构思，如花的妙笔。而作者把“人”推到这样一个极度孤独的境地，使我们更深刻的认识了人性。就像批评家艾伦说的，鲁滨逊被抛至孤岛，而我们整个人类又怎不是被上帝抛到地球这个孤岛呢？

作者简介

丹尼尔·笛福是英国 17—18 世纪伟大现实主义作家。他出生在伦敦的一个小商人家庭，父亲经营屠宰业，信奉长老会。笛福原姓福，1703 年后改姓笛福。他受过中等教育，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。他一直保持不同于国教的信仰，政治上倾向于辉格党。

20 多岁时他成了一个小商人，早年经营内衣、烟酒、羊毛织品、制砖业，曾到大陆各国经商。1685 年他参加蒙茅斯公爵领导的反对天主教国王的叛乱；1688 年荷兰信奉新教的威廉率军登陆英国，继承英国王位，笛福参加了他的军队。30 岁时，他成了一个相当体面的商人。1692 年他经商破产，负债达 17,000 镑，以后又屡屡失败，因而不得不用各种方法谋生。他曾充当政府的秘密情报员，设计过各种开发事业，同时投身政治活动，先后发表了《论开发》、《真正英国人》、《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》、《立枷颂》等政论性的诗歌和文章来讽寓时政，被伦敦市民奉为英雄。

1704 年他为辉格党魁哈利办《评论》杂志，主要帮助哈利在英格兰-苏格兰联合政策中争取支持。此后 11 年间他一直往来于英格兰、苏格兰之间，充当哈利及其继任者的秘密情报员，搜集舆论。在此期间，他曾因写文章而短期入狱。他的一生从未终止为辉格党当政者搜集情报、办报、写文章。笛福晚年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，但依然穷困潦倒，1731 年他因逃债客死他乡。

在文学上，笛福可谓大器晚成，他的传世小说都是晚年写成的。59 岁的笛福开始写作。1719 年第一部小说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发表，大受欢迎。同年，他出版了续篇。1720 年创作了《鲁滨逊的沉思集》。此后，他相继创作了 4 部小说：《辛格尔顿船长》(1720 年)、《摩尔·弗兰德斯》、《杰克上校》(1722 年)和《罗克萨娜》(1724 年)；若干传记，如《聋哑卜坎贝尔传》(1720 年)、《彼得大帝纪》(1723 年)；几部关于经商的书，如《经商全书》(1726 年)、《英国商业方略》(1728 年)和《使伦敦成为世界最繁荣教市之首》(1728 年)。《英国绅士全书》在他死后于 1890 年刊印。

据说，笛福曾与 26 家杂志有过联系。有人称他为“现代新闻报道之父”。他的作品，包括大量政论册子，共达 250 种，无一不是投合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，写城市中产阶级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。《维尔夫人显灵纪实》(1706 年)是对一个流行鬼故事的逼真描述；《瘟疫年纪事》(1720 年)写 1665 年伦敦大瘟疫，小说把这场鼠疫的发生、流传以及它引起的恐怖、死亡的数字、逃疫的情景写得如身临其境。笛福是留下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，以至使人怀疑是否所有的作品都出自他本人之手。

作品链接

《辛格尔顿船长》(1720 年)

写主人公幼年时被绑架，长大后做了海盗，在非洲和东方冒险致富的故事。

《摩尔·弗兰德斯》(1722 年)

主人公是一个女贼的女儿，出生在监狱，被一个好心肠的市长收养。她靠勾引男子、多次结婚和偷窃为生，被判刑发配到北美弗吉尼亚，最后与一前夫经营种植园终其一生，终得幸福。这部小说被有些人认为是笛福最好的小说。

《杰克上校》(1722 年)

主人公幼年时，曾是一名小偷，后来当过兵，却被贩卖到弗吉尼亚，经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奋斗，成为种植园主，最终回到英国。

《罗克萨娜》(1724 年)

主人公是法国新教徒的女儿，不幸流落到英国，她嫁给了伦敦一个酒商，后来又被遗弃。于是，她到处流浪，在英、法、荷等地沦为妓女，随后她再次嫁给一个荷兰商人，这个商人因负债入狱，她也在悔恨中死去。

1 假如我掉进海里

我叫鲁滨逊。

鲁滨逊是我妈妈的姓。我的名字正确地说，应该是鲁滨逊·克鲁兹拿，而朋友们叫我“克罗索”。其实，一个人叫什么并不重要，因为姓名只是一个代号。

我出生在英国北部古老的约克郡城。爸爸是个生意人，妈妈是个体面人家的小姐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，怎么结的婚，又怎么有了我们几个孩子的。

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在英国和西班牙打仗时死了；一个至今下落不明，正像我爸爸妈妈后来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样。

我排行第三，父母似乎把他们所有的希望和乐趣都放在了我的身上。

我爸爸是个明智而庄重的人，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远很透彻。他叫我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，还要上乡村小学。他的希望是要我学法律，将来做一名律师；或者像他一样做生意，并仰仗他和亲友的引荐，挣一份家产，过一辈子安适而快乐的日子。他说：“从我们的家庭情况来

看，你今后只要安分守己，不必为每日的面包发愁，也用不着被成名发财的野心所苦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会让你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，品尝到生活的甜美，体会到自己的幸福。”

年迈的父亲每次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眼里都充满了深深的忧伤，我当时也被他深深地感动。但是，没几天我就把他的谈话和我的决心忘得干干净净了。

因为那时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古里古怪的念头。在约克郡有一条充满了魅力的大河，每天河上的船只像鸟儿一样来往穿梭。我常常花很多时间观赏大河两岸的风光，向往着那些各式各样的船只顺着河流驶向的大海。我想象着那无边无际的蓝天下，那无边无际的海面上，所发生的故事——简直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了。

我渴望成为一名水手，到海外去冒险，去创业，以非常的经历而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做律师，我连想都没想过；做生意就不必说了。我不愿意整天呆在尘土飞扬的店铺里，为金钱弄得自己的身心没有片刻的安宁。我更不愿意靠着父母去品尝生活的甜美滋味，在这个散发着霉烂气息的城里虚度一生。我向往大海！我喜欢到大海里去经风雨，见世面。

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，她为我的傻念头异常地担忧。她说，水手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，你受不了，孩子。你离开我们就如同掉进大海里，海浪和鲨鱼会把你吃掉。

我对她说，我不怕。我喜欢海浪，我喜欢鲨鱼。

她流着眼泪，亲吻着我的脸蛋，说：“还是听妈妈的话吧。海上暴风很多，船只常常出事，在家里可安全多啦！”

我对她的恳求和劝告用沉默来抗拒。我也不管她伤心不伤心，因为我已经拿定了主意。

后来，妈妈把我的怪念头告诉了爸爸。爸爸非常生气也非常忧虑。他对妈妈说：“这孩子如果一定要出海，他就会成为世界上最苦命的人。我们一定不能答应他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有用逃跑来对付父亲的意志和命令了——我这种顽固不化的怪脾气，仿佛注定了我不幸生活。

2 十八岁出门远行

去大海冒险的梦想，一直折磨我到十八岁。

在十八岁那一年里，家里曾经几次向我提议，要我干点正经事，都被我固执地拒绝了。我经常同父母争辩，抱怨他们不理解我，抱怨他们断然反对我的志愿。

“你会后悔的。”爸爸恼怒而忧伤地说，“到海上去闯荡并不应该是你的选择。那里到处是危

险和苦难，当你呼救无门时，你就会想到我们的告诫，想到家庭的温暖，后悔自己选择了一条自取灭亡的路。”

或许爸爸的话是对的，但大海对我的诱惑令谁也无法阻止我了。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奔向大海。

有一天，我偶然到赫尔城去。去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打算逃跑，虽然在这一年里，我已经为离家逃走做了充足的准备。

在赫尔城的码头，我的一个同伴要坐他父亲的轮船到伦敦去。伦敦，我没有去过。凡是我没去过的地方，对我都有吸引力。

我的同伴在码头上，用一般船上人招引水手的方式，怂恿我跟他一块儿去，说一分钱不要我的。于是我动心了，跟着他走了。当时既不能同父母商议，也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处境和后果。

那是一六五一年的九月一日，一个大雾迷漫的正午。

我在驶向伦敦的船上，开始了我想当水手的人生旅程。我相信，自古以来，没有任何一个青年冒险家的命运，开始得比我更早，持续得比我更久。

我们的船刚刚驶出恒比尔河口，就碰到了可怕的风浪。船颠簸得像风中的一片落叶一样。因为我从来没坐过船，心中十分恐怖，全身感到说不出的难受。我记不清楚我是不是吐了，反正头晕得厉害。我想，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因为我私自离开了我的亲人，藐视他们对我的忠告，漠视父亲的哀求和母亲的眼泪，而且连个信都没给他们。

船行到海上，风势越来越大，海浪汹涌异常，响声震耳欲聋。因为我对于海上的事完全没有知识，我觉得每一朵浪花都仿佛要把我们吞下去；我们的船，每次降落到浪涡里的时候，我都以为它再也浮不上来了。

在这种痛苦的心情中，我发了许多誓，下了无数次决心，假使这次航行上帝还留下我的性命，假使我有日再踏上陆地，我一定一直跑到父母的身边去，再也不离开他们，一辈子不再坐船了。

可是船在海上行驶的第二天，暴风雨停了，海面上一碧万里，波浪不惊。当晚的落日非常清朗，金黄色的阳光铺在海面上，浮光耀金，那景致非常动人，我从来没见过。而且那天夜里我也睡得很好，头一点也不晕，心情如同海面一样宁静开阔。

那个诱我上船的朋友，走过来，拍着我的肩头说：“怎么样伙计，现在觉得好点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那天的大风真是有点可怕。”

他笑起来：“大风？傻瓜，你叫它大风吗？只要船只坚固，海面宽阔，这点细小的风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不过，你还是个新水手，这也难怪。来，让我们搞一碗甜酒，为你压压惊吧。你看今天的天气多么可爱！”

我们把甜酒做好便一碗一碗地喝，直至喝得酩酊大醉。于是我把在晕船的恐惧中所发出的全部誓愿统统都扔到了脑后，那些慌乱的心绪也都一一地过去了，简单地说，我走上了所有水手们的老路。

以后的五六天，我是在喝酒和胡闹中度过的，像许多不再让责任和义务来麻烦自己的年轻人一样，完全战胜了我的胆怯。我在船上得到了我需要的刺激和喜悦。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生乐趣。

第七天，我们就到了雅木斯海口。那里有许多的船，由于逆风的关系，不得不下锚停泊，等候顺风之时驶入泰晤士河。我们的船也停泊在那里，一等就是六七天。这段时间，我就像一个有经验的老水手一样，和大家一起满不在乎地喝酒打牌休息玩乐。

不料，到了第八天早晨，风势突然增大，海浪如山一般被推起来，有好几次把船头埋入水中。我们的锚也差一点脱了，又放下一根锚去才勉强把船稳住。中午的风势就更大得可怕了，暴雨铺天盖地地袭击着我们的船，连老水手的脸上都现出恐惧和惊奇的神情。果然可怕的事情随之而来了，一只泊在我们一里左右的船沉没了，两只脱了锚的船正不顾一切地向大海驶去，如同断了线的风筝。

我们这些载着沉重货物的大船，惊慌失措地在风浪中挣扎。有两只船为了保命已经砍去了桅杆。表面上还很镇定的船长，走过我的身旁进入船长室，我听见他在里面自己对自己说：“主啊！慈悲吧！我们就要毁了，就要完蛋了！”

傍晚，在水手们的抗议下，也砍掉了前桅和主桅，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甲板。但是，由于我们的船载货太重，吃水太深，即使砍去了桅杆，船还是不住地在海里打滚儿，水手们不住地叫喊：“它要沉了！”

我当时并不真正明白“沉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听水手们说，这样猖獗的风暴，在他们的生平中也是少见的。

虽然我和大家一起不断地向上天祈祷，灾难还是来临了，船漏水了，船底的积水有四尺多深。于是我被叫去和大家一起去抽水，在抽水的时候我听到了枪声——那是船长求救的讯号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一条小艇划过来，我们弃船上了小艇，然后一直向北漂去。就在这时，我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大船沉了下去，代替它的是翻滚的海浪。我几乎哭出来，因为我终于明白了“沉船”是怎么回事了。

我们的小艇在雅木斯靠了岸，当地人给了我们足够的旅费，使我们可以随意到伦敦或者回到赫尔。

假使我当时有一点头脑，肯回到赫尔，然后回到家里，父母一定会很高兴。可是，去冒险的雄心依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不肯回头。我决定到伦敦去，去尝试一种新的经历。

此时，连怂恿我上船出海的那位朋友也退缩了。他决定留在雅木斯，然后回赫尔去。这位朋

友的父亲也出来劝阻我。他说：

“鲁滨逊，你不应该再出海了。你应该以这次遭遇作为证据，证明你不适合做海员。”

“怎么了，船长先生？”我说，“难道您也以这次遭遇作为证据，不再出海了吗？”

“那是另一回事。”船长说，“航海是我的职业。”

“难道我就不可以把航海当作职业吗？”

我没听他的话，一个人到伦敦去了。我想到那儿去碰碰运气，可能会遇到一位好心收留我的船长。

3 开往非洲

朋友，这时我的口袋里还有很少的一点钱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不断地同自己做斗争——不知该走哪一条路好？可能你也有这种时刻，是回家呢，还是继续去航海？

在去伦敦的路上，我一想到我的父母，想到回家，脸就涨得发红。是羞耻之心在作怪，我那时很要面子。我不仅羞于见我的父母，我也害怕街坊们的讥笑。其实这是违背常理的，但那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：不以道德上的犯罪为耻，反而以悔罪为耻；不以自己的傻瓜行径为耻，反而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为耻。这是多么愚蠢啊！而实际上，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，你才会被别人看做明智的人。

那时我却一点也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在邪恶的羞耻之心的驱使下，浑浑噩噩地来到了伦敦。恰恰又被那里的热闹和繁华迷惑住了，去冒险的野心完全控制了我。我看到那里有许多我称心如意的大船，只要我按照水手的方式和他们打个招呼，我便会开始我的事业，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去。

一天，我在码头上碰到了一个常去非洲沿岸的老船长，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，他的船也很大，对我的谈话也感兴趣——大概那时我还不令人十分讨厌。

这个胖胖的船长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青年人，你要想见世面长见识，就必须跟我一起去航行。”

我高兴地说：“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喜欢你。”

船长说：“那你就算是我的伙伴了，我不仅不收你的旅费，还可以让你赚到点钱。怎么样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！”

真是太顺利了！可以说，在我一生无数次的冒险中，只有这一次是成功的。在船长的指导下，

我不仅学到了数学和航海规程，学会了观测天文和航程记录，还学到了在海上生活的一切知识。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水手了，这完全是船长的功劳，同时我还得到价值三百英镑金砂的报酬。

应该说这次航行是相当愉快的，我大开眼界，看到了许多稀奇的事物，同时遭遇了许多苦难和不幸。

第一件不幸的事就是我的朋友、老师，那个胖胖的船长死了。他是个好人。他临终时告诉我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。

第二件不幸的事，就是我们的船在大西洋中向非洲西北岸行驶的时候，遇上了海盗船。我们的船上有十二尊大炮，而海盗船上有十八尊。只是几个小时的战斗，海盗们便攻上了我们的甲板，肉搏战的结果是我们死了三个人，伤了八个，全部被俘虏到摩尔人的一个口岸。

由此，我做了海盗的奴隶，我像海盗船长家所有的奴隶一样，白天在他的花园里做苦工，夜晚替他看守海盗船。

这样煎熬了两年。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点变化——就是我的主人海上杀人越货的生意清淡了，也开始捕鱼。于是这个任务便派到了我头上，我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捕鱼能手。

在打鱼的过程中，结识了一个小孩叫佐立，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筹划我的逃跑行动。我不愿再给海盗做奴隶了，佐立也希望离开这里，但我们还没考虑好逃到哪里去。我们只是决定了要逃跑，只要能逃离这个地方，到哪里都行。

于是我们开始准备粮食和淡水，还有枪和火药。当各种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，我和两个摩尔人还有佐立，像往常一样开船到港外的海上去打鱼。

那天的风向是东南偏北，正与我的愿望相反。假如是刮南风，我有把握把船开到西班牙海岸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下决心逃跑，只要能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就行，其余的一切都听天由命了。

扬起帆，打了一会儿鱼，我故意什么也没打到，便对两个摩尔人说：“这样不行，我们得走远一点儿。”

我掌舵，一口气把船开出了一海里，还继续往前开。机灵的摩尔人似乎看出了我的鬼主意，企图阻止我说：“主人不许我们把船开这么远，鲁滨逊！主人会骂我们的。”

我把船停下来，冷不防抱住一个摩尔人的腰，将他掳进海里；又用枪把另一个摩尔人逼下了海。我说：“我不想伤害你们，你们自己游到岸上去吧！我要恢复自己的自由了！”

我扔下两个救生圈，看着他们向岸上游去。我相信他们都是出色的游泳专家。

此后我和佐立便一直向东南方向驶去。这时风势极好，海面上也很平静，我想，到第二天下午便可以看见陆地，不管它是哪个皇帝或者国王的领土。

天黑时分，我们在一个小岛附近抛了锚。我和佐立喝了一点酒，准备好好休息一下。但我们两个人整夜都没睡着。因为水中有一群叫不出名字的巨大野兽——后来我想，可能是海狮或者海豹在水中洗澡、打滚、嬉闹，那啸叫的声音如同打响了一场战争，佐立吓坏了，我也一样。

佐立哭叫着要起锚把船开走，我说：“不用害怕，佐立。”便拿起枪来朝天上和海里放。大概野兽们也没听到过这种声音，便狂呼乱叫着四下里逃跑，不一会儿便什么动静都听不到了。于是，我成了佐立心目中的英雄。

天亮以后，我们才发现这个小岛一片荒芜，毫无人烟，连淡水也没有。

又航行了几天，船上的淡水越来越少了。为了取水，我们不得不靠岸。那是早晨，等到涨潮时，我们上了岸，只走几步，佐立就叫起来：“你看，山下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在睡觉呢！”

“那是狮子！”我对佐立说，“你到船上去吧，我打死它。”

“如果你打不死它，它会把你一口吃掉的。”

“相信你的英雄吧！”

我拿起我们最大的一支枪，放了一枪，没想到只打着它的腿。它猝然惊起，愤怒地向我扑过来。我的魂儿都要吓出来了。此时，多亏佐立开了枪，我也放了第二枪，击中了它的头部。它长长地呻吟了一声倒下了。

我们不知道狮子的肉能不能吃，只把它的一只脚砍下来作为纪念——那真是一只大得可怕脚。

后来，我们又一直向南走了十几天，在一个岸边看到一群周身一丝不挂的黑人。他们的样子很可怕，脸上还涂着红的白的颜色。佐立不让我到岸上去，可我们的船上已经没有淡水和吃的东西了，如果再航行下去也一样有生命危险。于是，我硬着头皮走近这些手持标枪的黑人，因为语言不通，只好用手势比划。那些黑人很友好，给我们送来了谷物，杂七杂八的吃食，还有用很大的泥缸装的清水。

告别的时候，我鸣枪向他们示意。那些黑人看到火光听到枪声惊慌失措，有几个吓得半死，一跤跌在地上。

我们又回到海上，船还没开出一里，佐立就兴奋地大叫起来：“鲁滨逊你看！一条大船，一条带帆的大船！”

我也看到了，而且认出来这是一条葡萄牙船。

4 远征南美洲

当我们扯满帆，追赶那条葡萄牙船的时候，他们似乎已经用望远镜看到了我们，并且看到我们划的是一只欧洲式的小艇。他们以为我们遇难了，便落下帆，等待我们走近。

大约用了三个小时，我们才靠近他们的大船。

他们用葡萄牙语，用西班牙语，用法语，问我是什么人，可我通通都听不懂。末了，船上有一个苏格兰水手过来，知道我是英格兰人，就叫我上了船。

船长是个商人。他告诉我，他的船要到南美洲的巴西去，并愿意把我的小艇买下来，给了我一张八十西班牙金币的期票，到巴西去取。然后，他又出六十个西班牙金币，想把我的伙伴佐立买下来，我没有接受。但是佐立很愿意跟着他，于是我一分钱不要地让给了船长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在船上也开始做起生意来。我猎到的一只豹的豹皮卖了二十块威尼斯金币，一张狮皮卖了四十块威尼斯金币，还有酒箱、泥缸、枪支和制烛的蜡一一卖掉，一共变卖了二百二十块西班牙金币。不久，我就是带着这笔钱在巴西上了岸。我觉得自己阔得不得了，已经是一个大商人了。

到了巴西，我住在一个有甘蔗种植园和糖厂的人家里。我看到种植园主人生活得不坏，发财也快，便打定主意，学习一些种蔗和制糖的法子，也买了一块地。

那里的土地很肥沃，很适宜种植甘蔗和烟草。我和一个叫威尔斯的人合伙种了两年粮食，第三年种了些烟草，又买下一块空地，准备来年开一个糖厂也种甘蔗。

可是在巴西既找不到干活的人手也买不到工具。于是我就托人——也就是带我到巴西来的那个葡萄牙船长到伦敦去买工具，因为我在伦敦一个朋友那里还存了一点钱。

葡萄牙船长把货物运到的时候，正是我烟叶丰收的季节。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工具，还带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英国布和粗呢。这些东西我卖了一个好价钱，得到了四倍的利润。

那时我已在巴西居住四年了，本来我可以靠种植甘蔗致富，但我这个人的脑子里总爱产生出一些异想天开的念头，正像过去我从父母身边逃走时一样，去追求一种冒险的妄想。

常言说得好，得意往往是厄运的开始，我的情形正是这样。那一天有几个商人来找我，他们说往巴西进口黑奴要比种甘蔗发财来得快得多。

“我们告诉你一个办法。”他们建议说，“我们已经准备一艘去非洲的商船，那可以不花一分钱把你的粮食卖到非洲去。”

“可我从中可以得什么更多的好处呢？”我问他们。

“你将成为这桩买卖的经手人。”他们说，“你可以用一船粮食买来一船黑奴，再把这些黑奴

运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平分他们，这样你可以一百镑赚到三四千镑的家当。”

本来我不想再航行了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再也没有比航海更愚蠢的事了。但是，这些商人提出的条件太优厚了，我只需航行一次就能成为富翁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

我是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那个不吉利的时辰上的船。八年前，我违抗父母的严命，不顾一切地从赫尔逃走，也是九月一日这一天。船上除了我和船长，还有十四个人。这是一艘漂亮的商船，和我来巴西时乘坐的那条葡萄牙商船几乎一模一样。

5 商船失事

我们的商船载重一百二十吨，装着六门小炮，有前中后三支桅杆。船上没什么大件的货，只是一些适于与黑人交易的小玩艺，像玻璃呀，假珠子呀，还有望远镜，刀子斧子剪子一类的小东西。

我上船那天，天高气爽，和风轻拂，海面如一匹闪光的绸缎。我们扬起船帆，驶向茫茫的大海，船速很快。后来的几天天气依然晴好，船上人人都兴致勃勃的。

这次我不是以一个水手身份上船的，而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商人。船上水手们对待我自然是另一种眼光，我也颇有几分得意。

沿着这条航线，十二天的工夫，我们就到了赤道，天气热起来，躺在床上不动身上都出汗。走过北纬七度二十二分，我们就遇上了台风。台风是从东南方向刮来的，后来转成东北风，一连刮了十二天。来势之可怕使我们一筹莫展。连船长也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台风，我们终日在浪涛上挣扎，天天担心大船要沉没。那真是恐惧极了，船上的人没有一个指望着能够活命。

在危险万状之中，除了风暴的恐怖之外，船上有一个患热带病死了，还有两个人被风浪卷进海里。应该说，这时我比别人的心情都坏得厉害，因为船上的货物是我的，我全部的积蓄都在这里。我仇恨这个“疯狂的海”。

后来船漏了，船长建议开回巴西或者到加勒比岛去，我反对这样做。那时我被发财冲晕了头脑。但是风暴使我们没法接近去非洲的航线，船只能听从狂风的支配，任海浪卷来卷去。后来，风力凶猛得连我们想改变航向的可能都没有了，如一条死鱼被风浪颠来簸去。大家都躲在漏水的船舱里，都闭着双眼蜷缩成一团，都觉得死亡已经临头了。

任何没有身临其境的人，都无法领会当时惊惧的情景。谁也不知道船能支持多长时间，说不定顷刻之间就被风浪掀翻，或者撞在礁石上，成为一堆木片。

就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，大家忽然有了得救的希望，在船上了望的人声音颤抖地叫喊起来：“陆地！我看见陆地了！”

我急忙跑出船长室，来到甲板上张望，但是就在这一刹那，我还没望清楚那片陆地是岛屿还是大陆的海岸，大船就搁浅在沙滩上，咆哮的海浪翻滚着涌上了甲板。此时，我们惟一的希望寄托在船上的一只小艇上，可如何把它放下海去却是一个问题。不过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，因为我们的船随时都有粉碎的可能，它实际上已经破了。

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大伙叫喊起来。

“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。”船长脸色阴沉地说，“我们的航程到此为止了。我不知道这小艇是否可以把大家安全地渡到岸上去。”

“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，”大副说，“不想在大船上等死的都跟我来！”

此时已经涨潮了，海水完全吞没了沙滩，冲天的大浪完全阻隔住我们了望陆地的视线。暴风没有一点要停息下来的迹象，大船眼看着在倾斜下沉，我们也只好豁出去了——一齐把小船放进海里，然后一个个跳到小船上，砍断缆绳，随波逐浪而去。

在这样波浪滔天的大海里，小船是难以支撑的。虽然我们拼命地划桨，拚命地朝陆地的方向努力，但小船像是和我们闹别扭一样，反而使我们和陆地越来越远了。

大约我们在小船上坚持了一个多小时，像山一样高的海浪一下一下地把我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打进海里，紧跟着浪头便把小船打翻了，我们全部都葬身于大海之中。

6 陌生的海岸

当我沉下水里的时候，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。我虽然会游泳，但我知道我完了，我不可能战胜海浪。

求生的欲望使我浮上来，又被浪头打下去。我一次又一次地搏斗着，最后我觉得我的力气全部用完了，连一分钟也支持不住了，又一个浪头袭来，我便晕了过去。

7 寻找破船
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，身边是奇形怪状的岩石。细碎的波浪如一只只手一样抚摩着我，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还活着。

我虽慢慢地恢复了知觉，但却动弹不得。此时，我只好闭上眼睛，慢慢积蓄力量。当我觉得能动弹的时候，我鼓足了劲爬起来，抱住了身边的岩石，一直等到海潮退去。

当海上平静了些以后，我便攀上岩石一直朝陆地上跑，害怕海浪再追上我，把我卷走。后来我终于踏上了陆地，心里那种痛快劲是没法形容的。我仰面躺在地上想，是上帝给了我活命的机会，给了我死里逃生的机会。此时就是有人给我一船金银，我也不会回到海上去了。我觉得经历了一场噩梦。当时，我兴奋得晕了过去。

正如一首诗里写的：

因为突然而来的喜悦，

正如突然而来的忧伤，

起初的时候，

一样惊心动魄。

当惊心动魄的喜悦过去以后，我高举着双手在岸上走来走去。我一面回味着自己脱险的经过，一面又做出各种古里古怪的姿态向大海招手——看看是不是除了我之外还有人活着？可那一整天我没发现一个人，连个影子也没有。后来也没见过，只看到过他们的几顶帽子和两只不成双的鞋。

我非常庆幸自己的活命。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。我把自己感激安慰了一番以后，开始环顾四周，想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，下一步怎么办？

我欢乐的心情立刻低落下来，因为我虽然得救了，可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活下去也是相当可怕的。

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饥，也没有衣物可以御寒，更没有武器可以抵挡野兽的袭击，而我身上除了一把小刀，一个烟斗和一小匣湿了的烟叶，别无他物。这个发现使我心急火燎的，有好一会儿在岸上跑来跑去，活像一个疯子。

夜幕降临，我越发不安起来：假如这地方有野兽，夜间出来寻食，我还能死里逃生吗？

我当时想出来惟一的办法，就是爬到一棵大树上。那好像是棵枞树，但枝条上都长着刺。我在树上用一根树枝做成的短棒防身，吃烟叶充饥，又找了一点淡水喝，便靠在树杈上安歇了。因为过分的疲劳，我睡得很快，而且觉得睡得十分舒适。我想你们是永远无法体会我这种舒适的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天已大亮了。

海上也很平静，看不到台风和波浪滔天的凶险情景了。

为了找到我能在荒岛上存活下来必需的物品，我开始沿着海岸走，寻找我的那条大船。就算是找不到船，找到一些可用的东西也好。

我边走边张望，第一样被我看到的是那只曾经运载过我的艇。它被风浪冲到海岸的沙滩上，在我的右手约摸有二里多路。我对它寄予了很大的希望，希望在上面能找到一些度日的东西。当我走过去时，我无法真正地接近它。因为它和我之间还横着大约半里宽的一个水湾。我跳进水里游到它跟前，爬到它上面时，不禁彻底地失望了——小艇已经被礁石撞破了，没了底，只是几块木板而已。

过午以后，海面没有一丝风，潮水退得很远。我在小艇上的意外发现是那艘大船，它跟我的距离只有二百米。刚才因为涨潮的原因我没有发现它。

望着大船，我心里不由地又难过起来。我觉得，假若昨天我们全船的人都坚持呆在大船上，不下这条小艇，今天大家肯定是平安无事，肯定都安全无恙地活在这个岛上。现在却是另一种情景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孤孤零零的，既无生计，又无伙伴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。

悲伤是于事无补的。我自哀自怜了一阵，拿定主意，先到船上去。我不仅要找东西，还要找点什么——是什么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这时天热极了，海面上好像燃着大火。我脱了衣服，跳进水里，信心十足地向大船游去。

我泅到船边时才发现船太大了，一个人根本没法上去。因为它搁浅在沙滩上，离水很高，在我两臂所能够到的地方，没什么东西可抓。船帮上挂满了苔藓，滑得如同抹了油一样。

我绕着大船游了两圈，游第二圈时，我意外地发现一根很短的绳子。我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早没有看到它呢？

那绳子从船头挂下来，垂得很低，因此我用不着费事就可以抓着它。我靠它的帮助，攀上了船的前舱。上去之后，我才发现这条船真的漏了。船舱里灌满了水。我不知道我们如果真的留在船上，是否可以活下来？不过，船是斜搁在一片硬沙岸上，更确切地说是土岸上，很牢实。由于船是斜搁着，船头贴近水面，船尾翘得很高，船的后半截几乎没有水。

不用说了，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找东西。看看什么东西已经被水泡坏了，什么东西还没有浸水。首先，我看到存在船尾的粮食一点也没有被海水浸泡，又在大舱里找到一桶甘蔗酒，先喝下一大杯提提精神；然后，走进面包房，把能找到的饼干装进一个布袋子里，一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饼干，一边找容器装我需要的东西。确切地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很想有一只小艇，把我认为需要的东西，都装到上面，运到岸上去。

当然这是空想。我一个人呆呆坐了足有两个小时，也想不出任何办法来。因为空想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，跟做白日梦是一样的。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要自己鼓舞自己，重新振作起来。

“我要扎一个木排！”我自己跟自己说。

甲板上有断了的桅杆和帆杠，还有一些破碎的木板，我用绳子把四根木头紧紧地绑在一起，然后把木板铺在上面，钉紧，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木排的样子。这时我已累出汗来了。我觉得我的身体虚弱得如同大病了一场。我休息了一会儿，把木排从甲板上推入水中，又跳到上面去踩一踩，看看它能吃住多少重量。一切都放心了，我才又回到甲板上，考虑如何把我找到的东西装到上面去。

俗话说：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”我认为我事先已经考虑得够周详的了，但是，当我把第一批东西装到木排上时，我才发现它们很快被海浪打湿了。多亏我没有把粮食放到木排上，否则我真要饿肚子了。

不久，我便想到了不使木板被打湿的办法——就是把东西统统都装进船员们遗弃的箱子里。我在找箱子时，走进了船长室。在那里我不仅找到了面包、奶酪、干羊肉和大米，还找到了几瓶甜酒和几加仑白酒。这都是船长留给他自己用的。最令我兴奋的是，我在船长的桌子找到了两支枪，两支很好的火枪，一袋子弹，一只角制火药筒，还有两把又锈又钝的旧剑。这样我就不怕野兽了。

你想，我有吃的，穿的，有工具又有武器，我还怕什么呢？

我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都装到箱子里，又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吊到我的木排上。我跳到木排上，检查每个箱子里的东西，并把箱子再捆扎在木排上。特别是那一箱子衣服和那一箱子铁匠木匠的工具对我来说太有用了，反而那些金币对我来说是最没有用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岛上，金钱是最没有用的东西。

此时，我心满意足地觉得木排上装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。下一步是如何把这些东西运到岸上去。因为我既没有帆，也没有桨，又没有舵，只要有一点风，就会把我的木排打翻。

我又爬上甲板，找到两只断桨；回到木排上，用锯子和斧子把断桨修好，便载着这些货物，向岸上进发。我全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，因为有三件事鼓励着我：第一，海面平静；第二，潮水正在上涨，正在向岸上冲；第三，虽然海上有一点风，却是向岸上吹的。

我前行了有一里路，木排走得很好，很快也很顺利。只是它漂去的方向和我昨天上岸的地方有些距离，而且越漂越远，因为在水下面有一个回流的漩涡，我只好听其自然了。

木排又前行了一里多路，进入了一个水湾，好像附近有条小河，形成一个天然的港口。这时，潮水正在往上涌，力量很大，我尽可能把握住我的木排，顺着潮流向港口的中心漂去。

在这港口里，我几乎再一次碰到沉船的灾祸。由于我不熟悉地形，不知道水下面还埋藏着礁石，差一点撞上。想想看，如果真的撞上了礁石，我全部的家当就会翻到水里去。木排倾斜着，箱子在慢慢地向下滑。我一面用背部拼命地顶着箱子，一面使出全部力气将木排撑开。我在这片水域里足足拼搏了半个小时，待潮水再涨上来一点，才使木排恢复了平衡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潮水愈涨愈高，我的木排完全从礁石上浮起来，我便奋力向小河的入口处划去。这条小河的入口处两岸都是岩石，想靠上去也是很难，而且它离那条大船已经很久了，可是此时我已别无选择。

我费了很大的劲儿，终于把我的木排驾驶到河口一个最浅的地方。我用桨撑住河底，试图把木排停泊在岩石边上。可这一下又差点把我的货物全部翻进水里，因为海岸又直又陡，木排的一头高高地搁在岩石上，另一头要倾斜到水里。我真是倒霉透了。我这时只好把桨当作锚，将木排先固定住，等潮水退了再说。

潮水可不理睬此时我的心情有多糟，让我又等了两个小时才允许我把木排撑到一个水浅的地方。

谢天谢地！我和我的木排，还有我的货物，总算平平安安地着陆了。

8 荒芜一人的孤岛

把木排平安地安放在岸边，我简直像死了一回又活过来。那滋味朋友你是不会体味到的，因为那些货物就是我的生命。

我从木排上走下来时，已经是日落时分了。

夕阳真好。我迎着阳光查看地形，把脚都走疼了，想找一个合适的地点，安置我的住处，并贮藏我的东西，以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。因为我自己还不知道我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地方？这个岛上是不是真的没有一个人？有没有什么野兽？

我带了一支火枪，一支手枪和一筒火药向山顶进发。其实那山并不高，在它的后面是一片小山。我必须去看看。正像军事家们说的，做什么事情，只有知己知彼，才能心中有数。

当我费了很大气力，艰难地爬上山顶一看，我有点傻了，开始为我的处境和命运担忧起来。原来这个海岛非常小，小得有点可怜，上面除了岩石，树木很少。它孤零零地兀立在海中，简直像一个找不到妈妈的孩子。

这样的荒岛绝不会有人，惟一的活物，除了我还有野兽。虽然我还没看到野兽，但我想，如果我在这个岛长期生活下去，和野兽就没什么区别了。

我看到了很多飞禽，都叫不上名字来。在下山的路上，我因为烦躁，向落在树林旁边的一只大鸟开了一枪。枪声惊起了无数的飞鸟，也使我振奋了一下。但我打死的那只大鸟却令我很失望。它像一只鹰，毛色、嘴部和鹰相像，只有爪和鹰不一样，而且它的肉腐烂不堪，还有一股酸味。

回到木排旁，我动手把货物从木排上运到岸上。我心里对于这次巡视感到非常满意。虽然这个孤岛上没有人烟只有野兽和鸟类，又异常地贫瘠，但我感到一种空前未有的自由，一种死里逃生的幸运，一种活下来的快乐。我在岛上开了一枪。我相信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这个岛

上，第一次有人开枪。当然，或者过若干年以后，这里会热闹起来，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旅游胜地。

当我把货物全部搬到岸上时，天已完全黑了，整个荒岛也沉没在无边的黑暗中。这时我才想到夜间我该怎么办？我在什么地方睡觉？我不敢睡在平地上。我怕睡着了野兽把我吃掉。虽然后来我发现这种恐惧是多余的，但我还是捡来一大堆柴草，点起了篝火。那熊熊的火焰，给我再一次带来了希望和力量。

我用树枝和我运上岸来的木板筑起一个防御工事，筑成一个木头房子似的东西，作为我夜里的宿处。至于吃的，我不敢轻易动用从船上带下来的东西，我准备靠打猎来供应自己，因为在打鸟的地方，我看见有两三只类似兔子的东西，在树林里跑来跑去。

我在将船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搬进我“房子”里的时候，我想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再到船上去一次，去找些木板、绳索和帆布一类的东西，或者是船上有什么东西，只要能取得出来的，一律运到岛上来。因为，我知道，要是再来一次大风，那船一定会被打得粉碎，我的货源就会无影无踪了。我想，再去一次船上并不太艰难，因为我已有了一次经验，只要能把木排撑过去再撑回来就行了。

心里有一件事情装着就会变得沉甸甸的。我在“房子”里早早地躺下，以便睡足觉，养足精神。开始，我还侧耳聆听着四周的声音；不一会儿，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。

因为一天的时间去了一半，我没有把昨天的木排又撑回去，而是找到一个距离大船最近的地方，泅水上了船。在船上我又做了一只木排，这次我没有把木排做得像上次那么笨重，因为船上已经没有更多的东西了。我在木匠的房子里找到三盒钉子和螺丝钉，一把大钳子和两把小斧子，还有一个磨刀刃用的磨轮。又在底舱里找到一些废弃的衣服、布匹，三只起货用的铁钩、绳索，还有七支短枪，一支鸟枪，两桶枪弹，一桶火药，还有一大捆铅皮。因为铅皮太重了，我只搬了一部分到木排上。除了这些东西，我找到一架吊床和一些被褥，并把所有的桅帆都取下来装到木排上。从木排吃水的情况看，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比上一次的分量轻。

我又一次平平安安地把货物运到了岸上。我岸上的东西也是平平安安的。

9 不速之客

又一次把东西平安地从木排上卸下来，我满意得热泪盈眶。

这次的东西并不多，因为船帆、被褥、衣服很占地方，卸下来是好大一堆。这都是我非常需要的东西，生活必需品。

我用船帆、铅皮和从树上砍下来的树枝，为自己做了一顶帐篷。我是依据在非洲和在家乡英

格兰看到过的帐篷做的，虽说没有图纸，但做得还蛮像样子。很宽敞也很结实，把吊床架起来，铺上被褥，又用空桶子和箱子做了一套桌椅，摆上蜡烛和餐具，活生生地有了一种“家”的感觉。然后我把经不住雨打日晒的东西统统搬进去，再把剩余的空桶空箱子在帐篷外面筑起一道屏障，便坐下来收拾我的枪支和火药了。我先把两桶火药打开，用油纸分成若干小包，因为桶太大又太重，分开放不仅安全也方便。然后我就开始擦枪，把擦拭好的两支手枪放在吊床的枕头旁，在桌子旁又放了一支长枪。我正准备把门关上的时候，看到了我家的第一位来客。

它蹲在我帐篷外面的箱子上，样子像一只野猫，两眼闪闪发光，皮毛上也闪着光。它的神气安闲而自若，两眼直直地看着我，就像看着一个老朋友那样。我朝它走过去，以友好的方式欢迎这位不速之客，它跳下箱子，但并未朝我走过来。我走出门去，它跑开几步又站住了。它还是那样直直地盯住我看，用前脚挠了一下耳朵，似乎也表示了一下对我的友好。

我站在门口，好奇地看着这位来客。我举起手中的枪朝它比了比，它没有跑开的意思，好像一点也不在乎。我想它完全不懂得枪是什么东西，就是我放一枪，把它打死了，它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这个可怜的小东西。于是我从口袋里取出饼干来扔给它，朝它说：“拿着，走开吧朋友！”

野猫用鼻子闻了闻，把饼干吃下去，样子很满意，又那样望着我，似乎还想讨一点。我朝它挥了挥手，说：“对不起了朋友，我没有更多的给你了。”

我说的是实话，我的存粮不多，手头并不宽裕，给它吃有一天我就会饿着。那野猫似乎听懂了我的话，转身就走了。我一直呆呆地望着它，直到它彻底地消逝在黑暗中。

那一夜我睡得非常好，这是因为连日的辛苦，太累了，还因为在吊床上睡太舒服了，舒服得就跟睡在豌豆公主的软床上一样。

第二天醒来时，我头脑非常清醒，清醒得如同从母腹中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般。看着眼前的这堆东西，我也感到非常满意并觉得安慰。我相信，我现在所拥有的各项物资储备，对于单独一个人来说，其数量之大不仅可以使我在这个孤岛上活下去，而且可以足足地用一年。

一年以后又怎么办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又想到了那条大船。我决定在退潮的时候，再到大船上去，把大船上所有的东西都运到岸上来。

这样，我每天都到船上去一次，除了为我自己，还为我诸如野猫一类的朋友。我每次到大船上都能取些东西回来，特别是第三次，我把船上所有的船索和细绳子都取了回来，又找到了一块帆布，还有一桶被海水浸湿了的火药。

当我这样来回跑了十几趟以后，以为船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这么费事了，我又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意外地找到了一大桶面包，两桶甘蔗酒，一箱砂糖和一桶上等的面粉。

这意外的收获鼓舞了我，我如同一个要把大船劫掠一空的“强盗”一般，干脆带着工具到船上来，把前帆杠和后帆杠都锯下来做成一个大木筏，装我能从船上拆下来的所有的东西，包括铁器和木板。有一次，我载货回来的时候，遇到涨潮还有大风，我的货大部分损失了，我

也掉进了水里，差一点丧命。还有一次，为了取船下面的锚索，那是一次最累的劳动，我在水下累晕了过去，差一点喂了鱼。

在第十二次到船上时，我发现除了空空的船板，真是什么也找不出来了。于是，我就潜入船舱漏水的部分，在水里面摸，结果又发现了一个有抽屉的柜子。在这个密封很好的抽屉里，我找到两把剃刀、一把大剪子、十几把刀子和叉子，还找到了许多钱币——欧洲钱币、巴西钱币和西班牙钱币，金的银的，差不多值几十英镑。

我看着这些钱，不禁失声地大笑起来。

“咳！你们这些废物！”我大喊着，“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用处呢？现在对于我来说，你们连粪土都不如！你们也还不如那些刀子、叉子，像一堆废物，真是一堆废物！就躺在这里，沉到海底去吧！”

我在走出船舱的时候，又回头看了它们一下，那些亮灿灿的金币银币真惹人喜欢，我又有点舍不得了。考虑了一会儿，我还是把它们都拿走了。

这时候起风了。乌云笼罩着天空，浪头卷得老高，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于是我决定放弃木筏，泅水到岸上去。因木筏在风浪中危险很大，我不能在最后时刻葬送了我的一切。

在船和沙滩之间有一条细长的海峡，风已经大起来，海水在往上涨。因为我身上带的东西很重，在水中费了很大劲儿才游到岸上来。

我刚走回帐篷，暴风雨就来了，如成群的猛兽一般，很快把小岛吞没了。

10 鲁宾逊城堡

我回到帐篷里，安稳地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觉。

我现在不去想那只船了，也不再去想船上的东西了。因为船上已经没什么东西了。这场暴风雨肯定要把大船埋葬到海底。我只希望大船破碎以后，如果船上还有一点什么东西，会漂到岸上来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从帐篷那儿向海上望去，那只大船果然不见了，而漂到岸边来的只是一些碎木板，对我没有任何用处。

虽然如此，我的心里也是十分坦然的。因为我在这十几天中，没有偷懒，没有浪费一点时间，已经把船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搬下来了。即使暴风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船上也没什么东西好拿了。

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？

第一件就是我要集中力量防御野兽，再有就是防御野人，防御这个岛上或者附近岛上的野人来袭击我。

我想在岛上挖一个山洞，或者重新再建造一个帐篷，因为我在这场暴风雨中，已经对我的帐篷的坚固性产生怀疑了。同时，我也发现我搭帐篷的地方不合适，靠海太近，地势低洼，而且附近没有淡水。我必须找一个比较干燥、比较方便又比较卫生的地点建筑我的“巢”。

我新巢的地点应该具备以下条件：一，附近有淡水；二，有树，能遮挡太阳的热量；三，有利于抵抗野兽或野人的袭扰；四，能看得见海，万一上帝让什么船在这里经过时，我不至于失去脱险的机会，因为我不愿意一辈子呆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岛上。

你知道，就算一个月后我就能离开这个小岛，我也必须做长期呆下去的准备，因为在这半个多月内，我没看到有一条船——哪怕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经过这个小岛。

在那天下午我就找到了一块建造我的城堡的地方。

那是一座岩石嶙峋的小山，山的前沿差不多像一堵墙那么陡峭，什么动物也无法从山顶上下来，山岩上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，仿佛一个山洞的进口，但实际上并不是山洞。山坳的前面是一块很平的草地；草地再往前就是个崎岖的斜坡，一直倾斜到海边的低地上。小山上有树，向西南伸延着，完全可以遮住大半天的太阳。

我决定在这里搭起帐篷。在帐篷位置的前面，我打下两排很结实的木桩，高出地面五尺半，顶上削得尖尖的，如同利剑一般。然后我又用船上的缆索，一层一层地横放在两排木桩之间。这样的篱笆非常牢固，不管是人是兽，都没法冲进来或爬进来。这项工程，用了我很多时间，特别是把那么多木桩从树林里砍下来，运到这里，再一根一根打进地里，这是相当辛苦的。

至于这地方的进出口，我并不做门，只用一架软梯从木桩顶上翻进来，进来后就把软梯拿掉，如同城门前的吊桥一样，使我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，夜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
不过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对于我所担心的敌人，实在用不着这么戒备森严。

我在篱笆里做了一个很大的帐篷，而且是双层的，因为这里雨季很长，时常会下大雨。然后就是安置我的全部财产——全部粮食、军火、工具和贮藏品。当然都是通过我那条软梯出入的，自己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。

后来，我便开始挖凿那面岩壁，把挖出来的石头又通过帐篷运出去，堆在篱笆外面，直到堆出一道一尺半高的土台来。我所挖好的山洞，便是我做贮藏室的地窖。

整个工程大约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让我心惊肉跳的是下大暴雨那天。那天，阴云四合，大雨如注，雷电交加。使我惊悸的与其说是雷鸣闪电，不如说是我脑海中闪电般出现的念头：“哎哟，我的火药！”我担心一个霹雳把我的火药打着了，不仅毁了我的城堡，我也会同归于尽。但我还不知给自己的帐篷上装一个避雷针，只是放下手中的活，把

我贮藏的火药，分作许多小包，大约是分了一百多个小包，有的藏在山洞里，有的藏在石缝里。因为藏的地方太多，后来连我自己也找不着了。

那次是我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。因为山比我的帐篷高，山岩又伸展出来半遮在我的帐篷上面，霹雳不会绕过山岩袭击我的帐篷的。后来我才发现这一点。

人急了，有时候会做傻事。我就是这样。

11 第一次打猎

有了一个挺好的住所，我便每天都背着枪在山上转。

我这样做的第一个目的还是对这个岛的观察了解，它已是我的生活环境和伙伴；第二是打猎，解决我的食物问题，因为吃饭是我生活中惟一重要的大事；第三是顺便找一找那位头一个来造访我的可爱的野猫，我想我的友好和饼干会使它无法忘记我。

第一次出去，走得不算太远，我就发现岛上有许多山羊，它们和我家乡的山羊长得差不多，只是个头儿大一些，身上的毛长一些。看到了他们如同看到了餐桌上的肉，我非常兴奋也非常满意。

它们也看到了我。也许是它们第一次看到人，非常胆怯，也非常狡猾，而且跑得非常快。完全不像那只友好而可爱的野猫，想要走近它们，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事情。但我并不灰心，我想我迟早会打到一只。

我的愿望不久就实现了。

那是一个早晨，我是有备而来的——因为我发现它们出没的场所之后，我就用一个想了已久的办法对它们进行伏击。我早就注意到，如果我是在山谷里看到它们，哪怕它们是在岩石上，也会惊恐万分地跑掉；但如果它们是在平地上吃草，而我是站在岩石上，它们便不会注意我。于是我便断定它们是由于眼睛部位生得特殊，只能看见下面的东西，不容易看到上面的东西，因此使我就有机可乘了。

清早我便躲在岩石上，下面就是草地，它们在草地上挤在一起吃草。我向它们开了一枪，打中的是一只正在给小羊喂奶的母羊。这使我心里非常难过。因为那母羊中弹倒下以后，小羊仍然呆呆地站在它身边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我把母羊提起来，背在肩上的时候，那只小羊也跟着我走，一直走到我的篱笆外面哀叫。那叫声使我全身如针扎一般。

我把母羊放下，把小羊抱进篱笆里，打算把它养起来，当作朋友看待，因为我对不起它。

可是这只小羊怎么也不肯吃食，又叫得让我日夜不安，过了几天，我只好把它杀掉了。

这两只羊的肉供我吃了好多天，因为我吃得很省，同时尽量节省我的粮食，尤其是面包。

为煮熟这些羊肉我在石壁下建造了一个厨房，并设法储存了一些柴草，自此便可以吃熟食了，也有了开水喝。

大约一个月以后，我开枪打伤了一只很壮的公羊。我把它拖到家里，把它受伤的腿敷上药，包扎起来，并给它割来一些青草吃。不久，这只羊的腿伤好了，而且像以前一样有劲儿，跑起来也很快。

这小家伙由于我的喂养，变得很听话很驯服，每天都跟着我，像好朋友一样。我走到哪里，它就跟到哪里。

我想，我要是有这样一大群山羊就好了，那样，即使我的火药和枪弹都用光了，我也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。

12 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

闲下来以后，我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了。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，我从未看到海上有船的影子。我想，我们的大船是被风暴刮出了原定的航线，而这个荒岛肯定要远离人类正常贸易的航线好几百海里了。

这一定是老天爷的意思，让我呆在这个孤零零的地方，在凄凉的情景中度过我的余生。想到这些，我就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。我不明白，老天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？是因为我十八岁就离家出走吗？

如果真是这样，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上帝的！

有一天，我背着枪在海边徘徊，寻思着目前的处境，我的理智又从另一面来劝解我：

“不错，鲁滨逊，你现在的处境是很孤独，一点不假。但你要想想，曾经和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到哪里去了？小艇上不是十一个人吗？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保住性命，只剩下了你？祈祷吧，幸运的孩子，你要坚强地活下去！”

我的确需要坚强地活下去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种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孤独、忧郁又寂寞的生活。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，我是无法在这里度过一生的，而我必须做一生的准备，直到弹药都用完了，直到淡水也没有了，直到我死在这个岛上。

我要记住大船失事的那一天。我死里逃生来到这个可怕的岛上。我记得那天太阳正好初入秋分线，差不多在我的头顶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岛的位置是北纬九度二十二分。

我忽然想到，我应该记日记，如果不计算日期，这一切通通都会忘记的。于是我在帐篷里的大柱子上，用刀子刻下了这样一行字：“鲁滨逊于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在此上岸。”同时，我又做了一个大十字架，上面也刻了这样一行字，立在我第一次上岸的地方，在十字架方柱的两边，我每天在上面刻一条刀痕，每天刻一条大一点的，每月刻更大一点的，这样，我就算有了日历，可以计算年月日了。

后来，我又记起来，我曾经在船长和大副的房间里找到过笔、墨水和纸，还有罗盘、日规、地图、望远镜以及一些航海的书籍。这些东西，对我都是很有用处的，以后会更需要它们。

最使我高兴的是，我又找到了三本精装的《圣经》，它们是随我从英国购来的货物一起运来的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别的书，这样，我就可以学些知识了，使我有朝一日离开这个海岛不至于成为一个废物。

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就是有一天有一条狗和两只猫跑到岸上来找我。它们原来是大船上的，也是我上船时带的。但大船失事以后我就一直没有找到它们。我以为它们死了。我万万没想到它们还活着，沉船以后自己泅水到岸上，又找到了我。从此，它们便成了我多年忠实的朋友和伙伴。

我现在有了墨水和笔，还有纸，而且我也想到了一种做墨水的方法，于是我便开始把我每天的经历都一一地记录下来。我这样做，不是留给后人看的，因为我不相信以后会有什么人到这个荒岛上来；我这样做，只不过是写出来给自己看看，做为我一天的工作总结，减轻一点心中的苦闷罢了。

我为了安慰和鼓励自己，用记账那种“借贷”比较的方式，把我所经历的幸与不幸、好与坏记录下来：坏

我困在一个可怕的荒岛上，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。

我与人类隔绝，仿佛一个流放者。

我没有衣服穿。

我没有人可以说话。好

但我还活着，没有像我的同伴那样被水淹死。

但我自己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，不会饿死在这里。

但这里是热带气候，又是我一个人，可以不穿衣服。

但我可以读书，可以同猫狗以及大山树林说话。

当然，我当前的不幸在世界上是罕见的。我这么做记录，也是希望世人从我不幸的处境中取

得一点经验教训；同时也能受到一点鼓舞：鲁滨逊多么坚强啊！人类的生命力是多么了不起啊！

由于有了这些记录，我对这个荒岛开始有了一点好感了，不再是整天望着海面，焦灼地等待着什么船来了。我开始把心思放在我的生活上，尽量安排好我的生活，改善我的生活。

我差不多花了一整年的工夫把我的围墙又重新做了一次，使它从篱笆完全变成了一堵墙，同时还做了一个门。

因为储存东西的山洞里，下雨时进水，我为它用木板和树皮做了一个屋檐，也做了一个小门，使它成为真正的贮藏室。

不久，我感到要使生活过得舒适，还需要很多的东西，桌椅之类的是必不可少的。有一张桌子，可以写字、吃东西，还可以做别的事情，顿时就会使我的生活乐趣多起来。

要做桌椅，首先是会使用木匠的工具，然后是使用这些工具做木板。也就是说，先伐倒一棵树，去枝杈后，用锯把树干锯开，再用斧刃把木板削平，直到你需要的那样。这项工作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，但不付出精力和劳动我是什么也得不到的。反正我的时间和劳力都不值钱，无论花在哪一方面都一样。

会做桌椅以后，我俨然已成为一个木匠了。我又用木板给自己做了一个搁架，用来放我的各种工具和用具。为了取用方便，我又在墙上钉了许多小木块，用来挂我的枪和我的衣裳。

此时，假如有人走进我的山洞，一定会很满意的。它完全像个家了，样样东西都安置得井井有条、整整齐齐，而且又是这么丰富，全是我鲁滨逊的功劳。

从那时起，我不再用“借贷”方式来记录我的生活经历了。因为那样记太乏味了，而且我忙于工作，日子过得很匆忙，只能是一种记事性的东西，就是有事则记，没事就不记了。

例如“九月三十日”那天，我应该这样记：“九月三十日，大船失事，我死里逃生，上得岸来就昏了过去。待我把胃里的海水吐净以后才苏醒过来。这时，我不但不感谢上帝救我活命，反而在岸上疯狂地跑来跑去，一面打自己的头和脸，一面大喊大叫自己的不幸。我叫的是：‘我完了！我完蛋了！’一直嚷到精疲力尽才倒在地上。但我不敢真的睡着，害怕被野兽把我吃掉……”

那天真是这样，我几乎疯了。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，爬到山顶上向海里张望，希望能看到一片帆影，几乎把眼睛都望花了，后来又坐在地上，像孩子似地大哭起来。

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。我，可怜而不幸的鲁滨逊·克罗索，在海面上遇到可恶的风暴，翻了船，全体伙伴都淹死，只有我一个人来到这个荒凉而死寂的岛上。我不知道这个岛的名字，姑且称之为绝望岛吧。

我没有朋友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房子，没有衣服，没有武器，没有被救出去的希望，眼前惟一的出路只有死，不是被野兽吃掉，就是冻饿而死。

十月一日。早晨，我睁眼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我乘坐的那条大船在海上出现了，而且漂到了一个离海岸很近的地方。望着大船，我一面想着伙伴们殉难的悲剧，一面等待着海风平静下来以后，到船上去弄点吃的来。我真是饿急了。我生平中，第一次尝到了挨饿的滋味。我站在岸上，一整天都望着那条大船，还曾经幻想用大船上的木板做一条小舟，从这个荒凉的海岛上逃出去。下午，我泅水到船上去了，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。有幸的是，我看到船上并没有漏进去多少水，还有很多可吃可用的东西。我站在船上，如同是见到了救命的恩人一样。那天，一直下着小雨，后来风停了。天黑前，雨也停了。

十月一日到二十四日。这几天，我连日到船上去。我把我能从船上取下来的东西都搬下来，搬到我做的木排上，然后乘涨潮的时候，用木排运到岸上来。

这几天雨水仍然很多，虽然间或有晴天的时候，但水气一直很大。天上总有云，从云的情形看，这似乎是一年中的雨季。

十月二十日。我把我的木排和木排上面的东西都翻到海里去了。那是在海湾里，又是水浅的地方，而那些东西都很重，所以在潮退的时候没有被海浪卷走，我又捞回来了。但，我被这事着实吓得不轻。

十月二十五日。那是最晦气的一天。下了一天一夜的雨，还有风，而且风越刮越凶，竟把大船又掀翻了，而且打得粉碎。在退潮的时候，我只看到船的一些碎片。我这一天都忙着遮盖我从船上运来的东西，因为雨钻进帐篷里，不遮盖肯定会把它们打湿的。

十月二十六日。我在海边上跑了差不多一整天，为我自己找到一个新的住处。我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，不让野兽来袭击我。傍晚，我终于在山下找到了一块有草坪的地方。我钉上了木桩，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我的城堡。

十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。我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建造新城堡上。搬家那天雨很大，但我没让雨打湿我的生活必需品。

三十一日。早晨，我带着枪向岛内走去。一方面为了找吃的，一方面为了察看地形。我发现了野山羊。我打死了一只母山羊，她的小羊也跟着我回来了，后来，我把小羊杀了，因为它不肯吃食，只是叫。

十一月一日。我的新城堡建造起来了。它非常大，也很明亮。我把床支起来，那是一个很坚固的吊床。我在上面睡觉。这是我第一次睡在城堡中的床上。

十一月二日。我在我的篱笆外面，用箱子、板子和木排上拆下来的木料又做了一道防御性的

围墙。我那时对这个小岛还是充满了恐惧的。

十一月三日。我又带枪到山上去转。中午，打死了两只野鸭似的飞禽，它的肉很好吃。下午，我便开始做桌椅。

十一月四日。我开始给自己规定一个作息时间表，规定出我的工作时间，带枪出游的时间，睡眠时间和消遣时间。我的工作时间是做桌椅，那时我还是一个技术拙劣的工人，但我相信我会锻炼成一个熟练工人的，在这种环境里，任何人都能办得到。

十一月五日。今天我又带枪去出游，我的狗也跟着去了。我打死一只类似猫的动物，它的皮毛很软，但肉根本不能吃，是酸的。那时，无论什么动物被我猎到，我都把它们皮剥下来，晒干后保存起来。我剥皮的手艺已练得相当不错，将来回英格兰完全可以做一名皮匠。

十一月六日。我早晨沿海边散步的时候，看到了许多海鸟。大部分我都叫不上名字。我还看到了海豹，是两只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当然也吓了它们一跳，它们立即跳进海里跑掉了。回到城堡后，我便继续做桌子，完全是照我自己设计的图纸做的。

十一月七日。今天天气真好，我决定哪儿也不去了，利用八、九、十、十一日五天时间，做我的椅子。十一日那天是礼拜天，我只望了一会儿海，没有做祈祷。可惜的是，我的椅子并没有做得很像样子，拆过几次重做，仍然令我不满意。

附记：因为我对祈祷不在意，从此也不再注意哪天是礼拜天了。我还时常忘记到海边的木桩上去刻日期，不久，竟忘记那天是哪天了。

十一月十三日。干热了许多天，今天下雨，地上有了凉气，人感到很爽快。但下雨的时候，雷电大作，使我为火药担忧。雨还没停，我就开始把火药分包，分成了一百多个小包。

十一月十四日，十五日，十六日。这三天我仍然在分装火药，将一部分火药分装在小木匣中。这三天中我还打了一只大鸟，肉很好吃，但不知是什么鸟。

十一月十七日。从今天开始我要为扩大帐篷后面的岩洞凿石头，那是个非常吃力的工作。

当时，我手上缺乏三样东西——一把鹤嘴锄，一把铲子，一辆手推车或一只箩筐。于是我便停下来，考虑怎样制造这些工具。当然最要紧的是做一把铲子，没有铁的，木头的也成。

十一月十八日。今天我到树林里去了，在那里发现了一种树，在巴西，人们叫它“铁树”。因为它质地非常坚硬。我费了很大力气，几乎把我的斧子砍坏了才把它砍下一块来，又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运回来，因为它太重了。

用这种木料做铲子花掉了我很长时间。我用斧子和刀把它一点一点地削成一把铲子的形状，当然完全不像英国人用的那样，因为没办法给它做一个铲柄。

箩筐和手推车怎么办？因为我在树林里没有找到编箩筐的藤条，于是，我只好想办法做手推车了。我有一只轮子，只要装上一根铁轴，使它转动起来，上面再用木头做一个车架和土斗，

便可以把石土运出去了。

做手推车没有做铲子那么困难，但它也花了我四天的时间。这四天中，每天我都要早起，带着枪到山上去打猎，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。只是每次都很难猎到什么，因为出去得太早了。

十一月二十三日。因为做工具，耽搁了我许多的时间，挖掘山洞时我就多加一些力气和时间。似乎每天都是工作十几个小时，而且足足花了十八天时间，才完全开挖出洞的深度。这些日子里，真是把我累坏了，手脚常常是麻木的。

附记：我开挖山洞，是为了把它做为我的贮藏室和军火库，以储存我的东西，并且把它开辟成厨房、餐室和地窖。至于我住的地方，仍然是在帐篷里，这里当然也不令我满意，因为雨季时，雨很大，钻进帐篷后，雨水仍然把我浑身上下都打得湿透。由于这个缘故，我打算在岩洞前，用木条搭成一个木屋，再做一个长长的屋檐，上面铺些大树叶和蔓蒲草，和真正的茅屋一样，避风又不会漏雨。

十二月十日。本来，我的山洞可以大功告成了，不料，突然之间出现了塌方。可能是因为我挖得太大了，又没有木板支撑，有一边的泥土，流水一般地塌下来，简直把我吓坏了。

我受惊的原因不在于塌方，而是自己的生命。我想，如果我当时恰好正在山洞里面，我就用不着一个掘墓人了。

十二月十一日。把塌方的泥土清理干净以后，我便找了几根柱子和木板支撑洞顶，并且把柱子交叉搭起来，因为这样会更有力量，更可靠一些。我不能再做没有准备的傻事了。为了支撑洞顶，预防塌方，我又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。

十二月十七日。从这一天起到二十日，我又在洞里做了许多木架，并在柱子上钉了许多钉子，这样，我的东西可以一部分放在木架上，一部分挂起来。东西有地方安置了，我的房间也显得整齐有序了。

十二月二十日。我把东西都搬进洞里，并开始布置我的房间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便是一个穴居的英格兰人了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。因为整日整夜下大雨，我没有出门。我在山洞里做我的木匠活，打算做一个碗架，再做一张桌子。可惜的是我的木板已经剩下很少了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。整日下雨，我继续做木匠活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。雨停了，海上有风，地面上比前几天凉爽多了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。今天我打死了一只小山羊，又把一只很壮的山羊的腿打折了，于是我把它捉住，带回家里。

我把这个山羊的伤腿绑起来，上了夹板，并且小心地照顾它。我没想到它竟活了下来，而且腿也长好了，长得非常结实。由于我长时间的抚养，它变得非常驯顺，非常听话，整日在我

门口吃草，不肯走开。

从这一天起，我便产生饲养一些容易驯服的动物的想法，比如驯服一群山羊，等我的弹药用完了以后好有东西吃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二十九日，三十日。天热得像下火，没有一点风。我这些天都没有出门，只是到了傍晚才出去找食物。其余的时间我都在屋子里看书，时间过得很快。

一月一日。新的一年开始了。天仍然很热。我除了早晚出去一次，中午的时候总是在家睡觉。我仿佛把一年的觉都睡出来了。

今天晚上出去的时候，我在海岛中心的山谷里，看到了许多的野山羊。因为它们胆小易惊，我虽然极为小心，但还是没有猎到它们。我决定明天把狗带来，用狗去猎取它们。

一月二日。依照昨天的计划，我今天把狗带出去了，叫它为我猎取山羊。可是我错了。因为山羊不怕狗，它们不但不跑，反而凭借它们的犄角同狗进行战斗。我的狗也知道危险，一直不敢走近它们。

一月三日。我又动手加固我的篱笆和围墙。因为我总担心有什么人或野兽来袭击我。

附记：从一月三日到四月十四日，这七十天中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做加固篱笆和围墙的工作。它全长二十四码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相距为八码。

朋友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在这一段时期的工作都是认真努力的，尽管中间大雨耽搁了我许多天，但我每天工作都是十几个小时。

我把围墙做好之后，又在外边筑起一道草皮泥的夹墙。远远地看，它非常像样子。我心想，假使有人来到岛上，他们一定看得出来这里有人住。因为它是岛上惟一的人造艺术品。我这个想法、做法都不错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，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14 欧洲大麦

当我把家里的事情都料理好了以后，我才知道我缺乏的东西很多。

有些东西明知需要，却是无法做到的。

比如，我很想有一只桶，一只大桶，也找到了木料，但我却没办法把它们箍起来。因为没有把木板刮光的工具，也无法做一个很圆的桶底，试过几次都漏水，我只好放弃这项工作了。

再比如，我想驯养一些动物。有一天，我在山里发现了野鸽子。它们不像林鸽在树上做巢，

也不像家鸽，而是在岩石的石穴里做巢。我捉了一些小的回来，想把它们养起来，为它们做了一个鸽笼，每天给它们米吃，但它们稍稍长大一点以后还是飞走了。我不知为什么养不熟它们？因此，我也就放弃驯养动物的想法。后来，我倒是经常到山上去，去找这些野鸽子的巢，捉些小的回来，因为它们的肉非常好吃，是一种难得的美味佳肴。

然而，有一些东西我必须自己动手做，如果不自己动手做，我就没办法生活下去。

首先是，我非常缺蜡烛。因为没有蜡烛就没有光；没有光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。每天一到天黑，岛上一片黑暗，我就得睡觉。我记得我曾经有一大块蜜蜡，那是去非洲冒险的时候，用来做蜡烛的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我现在惟一的办法，是杀羊的时候把羊油留下来，放在一个我自制的小泥盘里，再用补船用的麻絮做个灯芯，点起来就有了光亮。虽然它没有蜡烛那么亮，但它是我自制的羊油灯。在羊油灯光里，我感到非常温暖。

其次便是粮食。因为我的面包不多了，只是很少的一点面包干了；用来做面包的面粉也不多了，肯定不够一年用的，所以我必须想办法解决粮食问题，也就是我如何活下去的问题。

有一天我偶然在翻找我的东西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小布袋。这里面原来是装谷子的，喂船上养的家禽用的。可现在那里面的谷子早被老鼠吃光了——那时候每一条船上的老鼠都很多——口袋里只剩下一些谷皮和尘土了。我白高兴了一场，把谷皮和尘土都抖搂到围墙外边去了，好用这个口袋派别的用场。

我把这些谷皮扔掉后不久，下了一场大雨。当时我什么也没注意到，甚至连我扔谷皮这件事也忘记了。不料，一个月后，地上忽然冒出几根青绿的茎子来。我看了以后大为惊愕，因为这些草茎的上面又生出十几个穗子来，完全和我们欧洲的大麦，甚至和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。

我看到这些欧洲大麦亲切极了，如同回到了家乡，看到了我的亲人一样。

当时我的喜悦心情是难以形容的，同时，我的惊愕和混乱心情也是无法形容的。因为我这个人不相信上帝，心里也很少有宗教观念，所以我的行动向来不以宗教的教条为依据。对于我的遭遇，我顶多是简单地归之于天命，却从不追究上帝的用意和责任。现在，看到在这个不适于生长五谷的气候里，居然生出大麦来，自然大吃一惊，于是，我便认为这是上帝的神迹，不用播种就长出了庄稼。或许是上帝怕我在这个荒凉可怜的地方饿死，所以给我送这些生命来。

此时我颇为感动，不由得落下泪来。面对这些欧洲谷穗，我开始为自己庆幸，庆幸这天地间居然为了我而出现奇迹。尤其奇怪的是，在大麦的茎子的旁边，我又看到一些鲜活的绿茎。它们显然是稻子，因为我曾经看见过稻子，那是在非洲，到处都是这种旱稻。

有了这些稻麦的出现，我便产生一种联想，认为这个岛上的其他地方，一定还有很多稻麦。于是，我把岛上曾经到过的地方都跑了一遍，把每个角落甚至每条石缝都看了一遍，但我什么也没有找到。

这时，我才醒悟到那些稻麦是抖搂那个口袋时抖在那里的一些谷种发芽了。

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由此我对造物主的感激程度也大大地降低了。

我对这些禾苗倍加精心地培育，到了六月底左右，大麦和稻谷都收获了。虽然它们的数量很少，但我还是要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保存起来。我把每一粒谷子都晒干，收得好好的，希望明年再种一次，等将来收获多了，可以供我磨成面粉做面包吃。这当然是后话了。

15 绝望岛大地震

雨季过去以后，我又把围墙修葺了一遍。这项工作差不多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。我把曾经进出的门堵上，使围墙全部封闭起来了。这样，我以后进出院子就用那架软梯越墙而过——我以前曾经这么做过，以便让外人看不出这是个住人的地方。

四月十六日。我的梯子做完了。我用梯子爬上围墙，来到院外后再把软梯收起来，放在里面。用一条绳子系着它，以便我回家的时候，再把梯子拉出来，让我进去。

我觉得这样非常严密了，因为，墙里面有供我自由活动的空间，而墙外面任何人都不能爬进来，何况我的墙头上还有削尖了的木桩。

这堵围墙告成的第二天，出了一件大事，不仅使围墙还有我的房屋毁于一旦，我也险些牺牲了性命。

当时，我正在围墙里面，忽然听到一阵可怕的响声。我还没来得及抬头看看响声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，一大堆石土就从山顶上滚落下来。我当时简直吓坏了。因为它不像那次石洞里塌方。我觉得地动山摇，我的房屋和山洞眼看着要塌下来，幸而我没有被山上滚下来的砂石埋住。我急忙向梯子跑去，然后爬过围墙，来到了院子外的平地上。

我当时完全懵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我站在草地上，草地仍然在震动，海水也涌起一阵一阵的大浪来，发出可怕的巨响。

这时，我忽然想到在书上看到过的事情，魂不附体地大喊大叫起来：“地震！地震！”

到处是响声，到处是腾起的烟雾。就在我站在草地上的七八分钟内，地底下一连震动了三次。这三次震动的强烈程度，足以使地面上的任何建筑物被震倒。大约离我半英里的地方，靠海有一座小山，如同爆炸一般崩裂了——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同时，海里也激荡起来，海浪涌得像山一样高，我想，海底的震动一定比岛上要凶多了。

因为我从来没碰到过地震，也没听说过地震的人谈起过这方面的事，当时吓昏了是完全自然的。在地震的时候，人像晕船一样，胃里也翻腾，仿佛要呕吐。当时那山石崩裂的声音，使我呆若木鸡，除了恐惧，脑子里什么也想不了，只是望着我的家，望着那小山，担心它会倒

下来，压在我的帐篷上，把一切都埋起来，那我就完了。虽然我没有被砸死，可我所有的家产都完了。

可怕的绝望岛大地震，并没有使我真的绝望。它在第三次震动之后，就再也不动了，完全恢复了平静。我也在平静中渐渐地恢复了理智，恢复了活下去的勇气。

可那天我一直到很晚还不敢爬到我的围墙里面去，我仍然害怕再震一次，把我活埋在里头。我只是呆呆地坐在地上，垂头丧气，心乱如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我正这么坐着的时候，忽然看见天上阴云密布，仿佛要下雨了。不一会儿，风势渐起，形成了可怕的飓风。同时，海面上的波涛也翻滚起来，排山倒海地向岸上涌，眼看着岸边的树被连根拔起，抛在半空中。

飓风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，接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。我一直坐在露天地里，又是惊恐又是愁苦。我真想呼喊一声：“上帝，可怜可怜我吧！”但我没喊出来，因为我不再信任上帝了。

后来我突然想到这场暴风雨是地震的结果。地震既然已经过去了，暴风雨还有什么可怕？

这么想，我的心里踏实多了，精神也振奋起来。干嘛我要在雨里头淋着呢？还是回洞里去。于是我爬上围墙，安全地回到我的帐篷里。虽然雨势越来越大，但我已不再像地震时那样惊慌失措了。

由于这场大雨，我的院子里积了很多水。雨停之后，我的头一件事就是在围墙脚下开一个山洞，并且挖一条小沟，让水流出去，不致让水倒灌进我的山洞来。

然而这场雨一夜未停，第二天又下了大半天，使我几乎整整一夜一天不能出门。但此时我的心里已安定多了。我从贮藏室里取出酒来，喝了一小杯。我对我的甘蔗酒一向喝得很节省，因为我知道，喝光以后就再也没有了。就算是我会酿酒，可岛上没有甘蔗。

地震和暴雨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教训，就是我住在山洞里不是办法。我必须考虑在平地上造一座茅屋，那样既可以抵抗地震也可以防止山洪的袭击。

四月十九日和二十日。我用两天时间来计划把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以及怎么个搬法？

这已是我第二次搬家了，我必须慎之又慎才行。因为第一次搬家，从海边搬到山洞来，我几乎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。这里一切都安排得整整齐齐，称心如意，不仅住所隐蔽，围墙也十分严密。如若将来搬到平地上，四面没有遮拦，我修起再高的围墙，恐怕夜里也会担惊受怕的。同时，要建设一个新的住宅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如果我是拆这里盖那里，我只能睡在野外了，这样是很不安全的。为此，我必须暂时冒险住在这里，然后找地方盖一座新茅屋，待新茅屋和新围墙都修建好了以后，再搬过去。

四月二十二日。早晨起来我便开始考虑我建造新茅屋的计划。首先是工具出了问题，我本来有三把大斧子和几把小斧子，但由于经常拿它砍削那些多节的硬树或铁树，已经通通有了缺口，一点也不快了。我虽然有一架磨轮，却无法使它转动起来磨我的斧子。这事费了我不少

脑筋，就像一个政治家碰到了个重大的政治问题，也像一个法官判决一个人的生死问题，那滋味也是痛苦极了。最后我决定做一个木架子，将轮子套在绳子上，用脚去转动它，腾出两只手来磨我的斧子。这样虽然很费劲儿，但我还是成功了。

要知道我所做的是一架机器，因为我的磨轮又大又重，如果不能灵活地转动起来，是无法磨斧子的。我为了做这架机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，二十九日。这两天我忙着磨我的斧子、刀子，还有其他有刃的工具。我很累，但工具都磨得很锋利。

四月三十日。我发现我的面包已经不多了。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发现我的面包不多了，今天检查了一下，使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。我决定把我的饼干或面包干减少到每天一块，不足的靠山上的东西来解决。

五月一日。潮退了。我清早在海边上张望，看到海里有一个像大木桶似的东西。渐渐看清了那真是一只木桶，还有一些破碎的木片。同时我又看到了我的老朋友——那条大船，它已经被风浪摧残得不像样子了，搁在离海岸很近的浅滩上，比以前高出水面许多。

我等候了一会儿，那木桶漂过来了。我把它拖上岸，原来是一桶火药，由于被水浸泡，凝结得和石头一样坚硬。它已经完全没有用处了。但它给了我一点希望，看看还能不能从破船上弄到一点东西。

我涉水走到那大船边上，发现船头和船尾已成为两部分，本来埋在泥沙中的船头现已浮出了水面，整个船体里都塞满了泥沙。我想，这是由于地震的缘故，否则我会同我的老朋友永远见不到面了。

而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对什么事情都不再畏惧也不再灰心的人。我决定到船上去看一看，看看船上还有什么东西，并把船上所有能拆下来的东西通通都拆下来。当然现在能拆的东西主要是船板了。

五月三日。大船的出现，使我不得不改变我搬家的计划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便一心一意地工作在这条破船上。

我带了工具上船，用锯把一根船骨锯断，因为这根船骨是支撑着前甲板和后甲板的。锯断之后，以便我清除船体里面的泥沙。但不久潮水来了，我只好暂时放弃我的工作。

五月四日。我用自制的鱼竿到海上去钓鱼。因为吃饭已成为直接威胁着我生命的问题了。整整一个上午，我没钓到一条我敢吃的鱼。我感到十分地厌倦了，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却钓上来一只小海豚。我所用的长长的钓丝是用绳绞搓成的，钓钩也是自制的。一切看上去都是简陋而笨拙，但我还是能经常钓到足够的鱼吃。吃不了的我晒成鱼干存起来。

五月五日。在破船上工作，我又锯断了一根船骨。这样，我从甲板上取下三块很大的松木板，把它们捆在一起，在潮水来的时候让它们漂到岸上。

五月六日。我仍在破船上工作，从上面取下几根铁条和一些别的铁器。那天工作得很辛苦，回来时非常疲倦，心情也很沮丧。

五月七日。我又来到了破船上，完全是靠我的意志力来工作。由于船骨大部分被我锯断了，大船支撑不住自己的重量，已经裂开了，有几块板子散下来，船身又漏出一个大洞。这样，我以后便可以清理泥沙了。

五月八日。我带了一只起货的铁钩到船上去，把甲板扭开，从下面拽出两块木板上来。这便是我一天的收获。我把铁钩留在了船上，以便明天用。

五月九日。在破船上，我用铁钩探入船内，探到了几只木桶，由于把木桶板撬坏了，没法把它们拿上来。同时我也探到了那卷英国铅皮，而且已经挂住了，只是因为它太重了，搬不动。

五月十日、十一日、十二日、十三日、十四日。我天天都到破船上去，得到了许多木料和木板，还有一二百磅的铁。

五月十六日。刮了一夜的大风，破船受到海浪的冲击，显得更破烂了。又因为我在树林子里找野鸽子吃，耽误了很久，潮水已经涨上来了，没法上船。白白地浪费了一天。

五月十七日。有几块破船上的木料，随着潮水漂到岸上来，可惜它们太大又太重了，我没办法把它们搬走，只好任它们在岸边搁着。

五月二十四日。九天以来，我天天都到破船上去工作。我利用潮水的涨落，把铁钩钩住的东西弄到了手。它们是几只木桶和两只水手用的箱子，但没有更多的收获。今天，我找到了几块木板，同时还找到了一桶巴西猪肉。可惜的是这桶猪肉已经不能吃了，被海水泡坏了，还进去了很多沙子。

我这样工作一直到六月十五日，除了寻找食物的时间外，几乎每天都工作在船上。由于我弄到了几块铅皮，差不多有一百磅，我盘算着如何利用它和木料给自己造一只小艇，这样，到船上来干活或者下海捕鱼就方便了。

六月十六日。我在海边看到了一只大海鳖。这是我来岛上第一次看到这种宝贝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我以为过去我没有看到它，并非是这个海域里没有，而是我的运气不好。后来我才发现在岛的另一边，海鳖很多，有几百只，不过要捉住它们得付出相当昂贵的代价——简直是一场生死搏斗，但为了活命，我还是战胜了它。

六月十七日。我把捉到的海鳖拖回山洞煮着吃。在它的肚子里，发现了六十个鳖蛋。每个鳖蛋都够我活一天的。海鳖的肉非常好吃，我觉得它是我生平所吃到的最香最美的肉类，还因为我太饿了，而且自我来到这个可怕的荒岛以后，除了鱼、野山羊和飞禽，我没吃过别的肉。

现在回顾起来，那段日子是非常有趣的。虽然每天的工作很辛苦，很累，又经常饿肚子，但我感到心里很充实。我经受住了艰苦的锻炼和考验。我觉得我真正地成长起来了，成为一个坚强的人，一个吃苦耐劳的人，一个智慧的人。

16 有一次劫难

从六月十八日开始，命运使我又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劫难。

六月十八日那天整日下雨，逼迫得我不能出门。这回的雨下得很冷，是冷雨，风吹到身上都有些寒意。在这个纬度上，这是不应有的事情。

由于天气阴冷，我感到身上很不舒服，时常发抖。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病了，发烧，头也很疼。

在这个荒岛上生病，没有医生，没有药，又没有人照顾，那惨状是可以想见的。我当时的思想非常混乱，开始说胡话了，可能也向上帝祈祷了，祈祷他救救我，也可能向我远方的妈妈求救了，连我自己都记不起来我都说了一些什么。

第二天稍微好一点，我是指头脑清醒一点，但身上还在发烧。我仍然非常恐惧，怕有什么大病来临，让疾病夺去了我的生命。

第三天，我的病果然重了，身上发冷发抖，感到一阵一阵剧烈地头疼。

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疟疾。这种病很凶，会要人命的。

我连续烧了三天，时冷时热，抖成一团。我只能在床上躺着，没有吃的，又没有喝的，喉咙里像着了火一样。因为我身子非常软，想弄点吃的喝的却没有一点力气。那样子就像是眼巴巴地等死。

在病痛中，我一次又一次地昏厥过去。每次从昏厥中醒来，我都是大声地喊叫：“上帝保佑我吧！上帝，可怜我吧！上帝，救救我吧！……”

我每次都这样喊三四个小时，而后寒热稍退，我便昏昏睡去。有时这样一直睡到半夜才醒。醒来后我虽觉得脑袋里松快了许多，但身子仍旧很软，而且口渴得要命。可屋里没有水，我只好等明天早晨再说了。

第二次入睡，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。

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地震以后风雨大作之时。我正坐在墙外的地上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在一片火光中从一朵乌云上降落下来。他全身都冒着火光，使我不敢正眼看他。他的面貌非常丑陋，非常可怕。当他的两脚着地之时，大地震动了一下，如同地震一样。他手里拿着一杆长矛，仿佛要杀我的样子向我走来。一面走一面对我大声的说话，那声音也十分可怕，我只听懂了他的一句话：“既然这一切事情都没能使你痛改前非，现在你只有死了！”

虽然这只是一个梦，但它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，是永远无法消除的。

这也许真是上帝对我的惩罚、对我的警告。而我又是一个不相信上帝，没有善恶观念的人，父母对我的教诲我早已丢在脑后了，现在不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吗？水手的生活和岛上的生活已使我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、没有脑筋、作恶多端的人了，在危难之际不知道畏惧上帝，遇救的时候也不知道感谢上帝，不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吗？

我觉得，我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，却没有一次想到这是上帝的意旨，或者想到这是我的罪行——我背叛父母的罪行，因此我应该受到惩罚。

当我不顾一切地到荒凉的非洲海岸去旅行的时候，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将来，也没有要求上帝为我指出一条明路，这不是有点荒唐吗？后来，当我逃离海盗头子的奴役，被那葡萄牙船主从海里救起来，受到他仁慈对待的时候，我心里也没有一点感激之情；这次再度翻船，我丧失了一切财产，险些淹死而苟命于这个孤岛上，我也没把这一切作为一种报应，这是应该的吗？

我只是庆幸自己现在还活着，再也不去想，别人都死了，单单就我一个人幸免于死，这只是偶然吗？老天为什么这样垂怜于我？

现在，我生病了，死亡的痛苦压迫在我的身上。我的精神也由于肉体的痛苦而萎顿了；我的体力由于烧热的消耗也大大不如以前了，此时，我沉睡已久的良知也开始渐渐地觉醒，开始责备我过去荒唐的行动，并且认识到我过去的生活中对父母亲友对上帝所犯下的罪行。我觉得我患上疟疾是非常正常的，上帝应该用这种报应的手段来对待我。

大概正是这种良知的发现，在我生病了三天之后，我才向上帝发出了类似哀求的祷告。虽然这些话是我在昏迷中说的，并不完全诚恳，只能说是一种恐怖和受难的呼声，但对我来说已是一种内心的自省了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想起了父亲和母亲，想到了他们对我的恩爱和忠告，泪水流了出来。

因为父亲早已预言到了我现在的状况——他说过，我将成为世界上最苦命的人。今天我真是后悔不及，呼救无门了。

我对自己大声地说：“爸爸，现在你的话果然实现了。上帝惩罚了我，谁也不能来救我，谁也不能来听我的呼唤和呻吟了。我拒绝了上天的好意，也拒绝了你和妈妈，我逃离了那个让我过着幸福而舒适生活的环境，今天要为我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。我不仅让我的父母为我的愚蠢行为痛心，现在我自己也开始对我的愚蠢行为感到痛心了。本来，通过父母的帮助，我可以成家立业，事事如意的，然而我拒绝了你们。现在我只能自作自受了。没有人帮助我，照应我，指导我，这个苦果也只好我一个人来品尝了。”

这是我多少年来第一次祈祷，如果可以叫做祈祷的话。

17 烟草疗法

六月二十八日，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整夜，精神好了一些，寒热也过去了，我支撑着起床了。我害怕再这么躺下去，我就永远也起不来了。

虽然噩梦的恐怖还在压迫着我，疟疾明天可能还会发作，但我必须去给自己准备一些水和吃的。

我用一个大方瓶子装满了清水，放在靠床的桌子上。为了减少水里的寒性，我在里面倒了几杯甘蔗酒。然后，我又取了一块野山羊肉，在火上烤熟，也放在桌子上。我自己则吃了几个在火灰里烤熟的鳖蛋，便到院子外面去散步。我身上没有一点力气，腿脚也发软，但我还是坚持走，仿佛害怕停下来便倒在地上死去。我这样是为了恢复我的体力。

晚上，我又烤了几个鳖蛋吃，就算作是晚饭了，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吃饭之前祈求上帝赐福。

吃了晚饭，天还没有黑，我便来到海边看海。

这时大海平滑如镜，引起了我许多的思考。我那时还想不出来是什么力量创造了大地和大海？如果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，那么，上帝也一定在支配着这些东西以及与这些东西有关的一切。假如真是这样，风暴和地震也是上帝安排的了？我所遭遇的一切也是上帝安排的了？——那么上帝为什么有这样的特权呢？

同时我又想：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我到底做了什么得罪了他，他要这样对待我呢？

上帝不会来回答我的问题；我自己也不能回答我的问题，只能对着大海发呆了。

后来天黑了，我只好回我的屋子睡觉去了。

然而今天我怎么也不能入睡，于是干脆坐起来，把灯点燃，对着灯坐着。

这时，我主要是担心疟疾又发作起来：我睡下去以后就再也醒不了啦。

我在恐惧中，忽然想到巴西人无论生了什么病都不吃药，只吃烟叶——这大概就是烟叶疗法。而我还有一卷烟叶放在箱子里，大部分是熟烟叶，也有一点不十分熟的青烟叶。

于是我跑去取烟叶，仿佛上天在指点我一样，在我打开箱子的一刹那，我不但找到了治疗我肉体的药，也找到了治疗我灵魂的药。也就是说，我在找到了烟叶的同时，找到了精装本的《圣经》。我把它一起从箱子里拿出来，摆在桌子上。《圣经》是我放在箱子里的，但我一直没有工夫去看，也无意去看——我一直认为它帮不了我什么忙。

看着烟叶，我有些发呆。我不知道如何用烟叶来治我的病，也不了解它对我的病有什么好处，更为忧虑的是，它会给我的身体带来什么坏处。

于是我就拿它做了几种试验——因为我别无选择，只好下此决心了。我先拿一片烟叶放到嘴里嚼，嚼着嚼着，我的头便晕了起来。因为烟叶是半青的，性子很猛烈，而我以前又不吸烟，对它很不习惯。第二个办法，就是我把一点烟叶放在甘蔗酒里浸泡，浸泡了一两个小时以后，酒的颜色发生了变化，我打算临睡的时候喝上一剂。最后的一个办法是，把一些烟叶放在我自制的炭盆里烧，我把鼻子凑到它的烟上，让烟和热气来熏。

在做这些治疗的时候，我把《圣经》放在手里，昏头昏脑地读，当然我是不可能认真读下去的。我只记住了那上面《旧约》中的一句话：“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”

这句话对我非常切合，过去读它的时候从无印象，这次仿佛刻在了脑子里。因为我如果真的获救的话，说明上帝存在，上帝的话是灵验的。但同时，我的心里也在对此发生怀疑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实在是太渺茫了。正如以色列人在上帝答应他们有肉吃的时候说：“上帝能在旷野上摆宴席吗？”我的心里也在说：“上帝能从这个地方把我搭救出去吗？”

夜深了。我的头已被烟草醉得昏昏沉沉，很想睡觉。于是，我让灯点在石洞里，省得夜里我拿东西不方便，然后又跪在地上，手抚《圣经》开始祷告，祈求上帝答应我，实现他的诺言，因为我向他求告了。当然，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做这种事。

做完这种不伦不类的祷告之后，我把浸泡了烟叶的甘蔗酒喝下去便上了床。那酒性非常凶烈，并且烟味刺人，几乎喝不下去。也正是由于酒力的作用，我一直昏睡到第二天下午，根据阳光来看，应该是下午三点。这也许是第三天下午三点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因为这中间我醒来几次，又睡过去了。反正那段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的，而且大柱子刻的日期也不准确了，因为我有时候忘了刻，至少是漏掉一天两天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醒来的时候，觉得神清气爽，痛快异常。我不知道这是烟叶疗法的功效，还是上帝的力量？反正我起床以后，头不疼了，浑身也有劲了，胃口也开了，知道饿了。简单一句话，我从这一天起就再也没有发疟疾，彻底地好起来了。请记住，这是六月二十九日。

18 野葡萄和白柠檬

六月三十日，我带着枪出去了。

今天我的身体感觉非常好，因此我决定出去走走，生病的那些天，在屋子里真把我闷坏了。当然我不打算走得太远，因为我是大病初愈。

我打了两只海鸟，好像是雁又像是鹅，带回家里，却不想吃它们。我还是吃海鳖蛋，病愈之后，鳖蛋的味道真好，我连吃了五六个。

晚上，我又依法嚼了烟叶，熏了烟气，喝了浸泡了烟叶的甘蔗酒，因为我觉得是烟叶对我的病起了作用。但我没祷告，反正我的病上帝已经知道了。

从七月一日到七月三日，每天我都是这么做的，有时还把剂量加倍。这样，我的病真的完全好了。但要完全恢复体力，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。

在恢复体力期间，我时时想到《圣经》上的话：“我将拯救你。”但我又深深地感到这是不可能的，我根本对它不抱什么希望，也不必去期待它。我的结论是：什么事情都必须依靠自己。

然而我毕竟是获救了，因此我也不必对上帝说什么坏话，当然，我也不会去赞美他，使他得到“荣耀”。这就是说，我并没把这件事情看做是一种拯救而对上帝心怀感激。我也不指望他给我更多更大的拯救了。

此后，我每日只把《圣经》当做一种功课来做。把它看作一种知识，让它来充实我的头脑。

七月四日早晨，我把《圣经》拿在手里，翻开《新约》，开始认真地读起来。我并且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和晚上要读它一回，不限章数，只要精神集中就行了。

想不到我这么精神集中地没读多久，就感到自己的心灵真的受到感动，而且我再三回味着这样一句话：“这些事情都没有使你悔改……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作君主，作救主，赐给人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。”于是，我觉得我成了《圣经》中的犹太人大卫的儿子，把双手举向天空，大喜若狂地喊道：“耶稣，大卫的儿子，耶稣，被上帝高举的君王和救主啊，赐给我悔改的心吧！”

严格地说，我这次祈祷是符合教堂中所有规定的，也是发自内心的——我联系到我个人的处境，抱着一种对《圣经》的虔诚，也就是说，我希望我这次的祈祷，上帝能够听到。

那时，我仅仅把“拯救”理解为从眼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。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孤岛简直是一个监牢，而且是最坏的监牢。它让你彻底地隔离和孤独。

如果照《圣经》上说，我逃离家园，当水手的行为实在是太邪恶了，上帝把我安排在孤岛上，让我赎罪就是对我的“拯救”。因此，你的孤苦伶仃，你的饥饿病痛都是应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生活上虽然困苦，但你的精神上是光明的、轻松的。

这是不是有点可笑呢？

但那时我的确需要精神安慰，哪怕是麻醉剂也好。由于这个缘故，我继续读《圣经》，企图把我的思想集中到人类那些高尚的事情上，我的内心真是有了许多安慰，平静多了，也清净多了。而且，这种感觉是我从未有过的。由此，我的身体也渐渐地康复起来。我又像以前一样去打猎去做工了。

七月四日我走出了家门，是带着枪出去的。虽然也像所有病后才恢复体力的人一样，不能走很长时间的路，但我仍然很兴奋。我庆幸自己又一次死里逃生，而且我的烟叶疗法，也是别开生面的。也许从未有人用这种方法来治疗疟疾，对人类来说只是一个奇迹，但这个奇迹就

在我身上发生了。我不仅战胜了病魔，而且能很快地恢复了元气。

从七月四日到十四日的十天中，我就这样背着枪四处走，而且我很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了。我在这场大病中获得的教训就是：凡是对我健康有害的事情，我都要倍加小心。特别是在雨季出门，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。我不能再病了，哪怕是感冒一回。

计算一下，我来到这个不幸的岛上已经有十几个个月了。一切脱离当前危险处境的可能性，似乎都不存在了——我没看到过一条船，也没看到过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个人类足迹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。

我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岛上的人。我要做长期的打算和安排，要在这里长期地生活下去。我决定对这个岛做一次详细的调查，有可能就绘出一张地图来，标明山峰和河流，有什么植物和矿产。

我着手对这个岛进行详细调查，是从七月十五日开始的。

首先，我来到那条小河边，我给它起名叫鲁滨逊河。这条河，是我放木排的地方。我沿着河岸向上游走了二里多，发现海里涨潮时，潮水只能涨到那里。从此以上的部分，是一条清亮的小溪，溪水非常新鲜，喝到嘴里还有一点甜味。但由于此时是旱季，溪水很浅也很少，只是在石头下面缓缓地流动。

在这条小溪的旁边，我看到了许多绿茵茵的草地。这些可爱的草地，好像人工制造的，又平坦又匀净，全是一种草，但我叫不上名字来。

在那地势较高的地方，我看到了许多烟草——一定是烟草，油绿油绿的，叶子长得又宽又大，茎秆也很粗。我在烟草旁边做了标记，以便将来收获它们。

我到处寻找木薯的块根，那是热带印第安人用来做面包的东西，可是找不到。我看到了许多芦荟，但当时还不知道它们的用途。

我也看到了一些甘蔗，就是做酒用的甘蔗，数量很少，又是野生的，因为没有人工培植，都长得不大好。

虽然这次考察的收获不大，但烟草、甘蔗却给了我希望和信心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想我一定能够在岛上找到其他植物，还可以找到水果。即使我找不到水果，我也要搞清如芦荟这一类植物的用途，使它们为我的生活服务。俗话说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我正是这样，在巴西的时候，我观察得太少了。我这方面的知识太少了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七月十六日，我沿着昨天走过的路继续往前走，发现前方的树木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茂密了。在那里，我真的发现了不少水果，地上也有不少瓜类，只是大多数我叫不上名字来。

水果的发现使我很受鼓舞。我进入了树林，继续往前走，忽然在林子边发现了许多葡萄。这些葡萄都结在树上，这是因为它们的藤条都爬到树上去了，一挂一挂的非常可爱，又多又大。

葡萄早已成熟了。我当然十分高兴，但经验却警告我，叫我不要多吃，虽然它们是那么甜美可口。因为在非洲伯尔伯里海岸的时候，有几个在那里当奴隶的英国人，由于葡萄吃多了，害上痢疾和热病死了。

后来我对葡萄想出一个极好的办法加以利用，就是把它们放在太阳下面晒干，或者挂在屋子里风干，制成葡萄干，再把它们收藏起来。到时候，吃或者酿酒都不会有任何损失。

那些葡萄让我兴奋地醉了。当晚，我就留在那里没有回家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。似乎是要看守着那些葡萄。我还是用老办法，爬到一棵大树上去，睡在树上。当然在树上睡不能说舒服，但却是相当安全的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继续进行我的考察，又继续往前走。我其实是沿着一条山谷，一直向北走，两边都是逶迤不绝的山岭。

我走到山谷尽头的时候，忽然走进了一片开阔地。那里的地势是向西低下去，有一条小河从山上流下来，穿过开阔地入海。一眼望去，清新翠绿，欣欣向荣，如同人工布置起来的花园。

走进花园之中，我心中洋溢着说不出的喜悦。我觉得我是这片美丽景色的主人，如果我可以在这里娶妻生子的话，我将子子孙孙在这里繁衍下去。

在这里我还看到了许多椰子树、桔子树、柠檬树和橙子树。虽然它们都是野生的，很少结果子，但我还是采到了好吃的白柠檬。

应该说，这些白柠檬是柠檬中的佳品，不但好吃，而且很滋养身体。后来，我把它们采回去，挤出汁来掺上水，喝起来，又清凉又提神。

也就是说，现在我有工作做了。我把这些果子采集下来，运回家去，作为我雨季的食品和饮料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采集一大堆葡萄和白柠檬，有的被晒干，有的被贮藏在山洞里，在山洞里有些可以保存几个月。

我这几天每天出门回来，心情都是愉快的。我发现这个岛不是个荒凉可怕的岛，不仅风景宜人而且物产丰富。有山有水有树林，而且我也没有遇到什么凶险的野兽。同时，我也看出来，我现在的住处是全岛最差的地方。我决定重新考虑搬家的事情，搬到风景宜人、物产丰富的岛的那一边去，在那里建造我的新家。

19 又是雨季

搬家的问题折磨了我很久。

考察全岛之后，我当时脑子很热，恨不得立即搬到岛那边的开阔地去，因为那地方实在明媚可爱，对我太有诱惑力了。可是，后来我又想，这是一项相当巨大的工程，甚至要花费我一年的时间；而且我不知道到那边还会碰到什么事情。就算是什么事情也遇不到，我把自己置放在岛中央的山岗村林中间，等于是和大海无缘了，也等于是把自己禁锢起来。所以，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不搬家了。

虽然我决定不搬家了，但我还是在那边替自己建造了一座茅屋，同时还造了一道结实坚固的围墙把茅屋围起来。因为我太喜欢那个地方了，而且我时常到那边去，中间的路途太远，我有时要住在那里。

我建造的这间茅屋全是用树皮和木头做的，屋顶苫上茅草和树叶，不漏雨，采光也好，很舒适。那道围墙我则是下了大工夫，有我本人那么高，木桩中间塞满了矮树，全封闭式的，没有门。又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出入时照例用一架梯子爬上爬下。这样，我就有两处住宅了，一处是林中的，一处是海边的，十分地阔气。

八月初，就在我围墙刚刚建好的那一天，我还没来得及享受我的劳动成果，就变天了，下起大雨来了。

我被困在住所里，出不了门。我的新房子只是一块帆布做的帐篷，没有山崖可以遮蔽风雨，又没有山洞可以作我的退路，虽然它支架得很结实，但在这四野之中仍有风雨飘摇之感。

大雨同时也把采集的水果毁了不少。本来，我采来的葡萄挂在树上，它们差不多都干透了，眼看着要成为很好的葡萄干，有二百多挂。其中一部分我抢在大雨来临之前，收藏在我的山洞里，还有一部分没来得及收，让雨水又把它们泡大了。它们将来还会长出绿毛来，肯定不能吃了。

我冒雨回到山洞里，准备检查一下我为冬季贮存的食物，看到它们都完好无恙，我很高兴。

还有一件使我高兴和惊奇的事情，就是我的家庭成员增加了——本来我有两只猫，都是母的。它们都很乖巧，很温顺。后来，有一只猫失踪了。当时我很着急，不知它跑到哪儿去了，到处去找也没能找到，以为它死了。想不到，它自己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三只可爱的小猫！而且这些小猫长得和大猫完全一样，都是家猫，简直把我闹糊涂了，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会不会是野猫的种？因为我曾经看到过岛上有野猫，但它和欧洲猫很不相同，怎么它们的孩子没有一点野猫的痕迹呢？我一直想不明白。后来，这三只小猫又生了许多小小猫，而且越多越多，闹得不可开交，我只好把它们当作害虫和野兽，从家门中赶出去了。

从八月十四到二十六日，雨下个不停。

这些天我出门行动，处处都格外小心，不敢淋雨，也不敢走得离山太近，怕山上滑坡，有石土滚落下来。在这种被困状态中，我的食物显得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。我曾经冒险出去两次，打到了一只羊，只是它太小了。二十六日那天，我捉到了一只大海鳖，真正开了荤，饱饱地吃了一顿。我不敢向你们说，其实我每天都是吃不饱的。我每天的食物是：早餐吃一串葡萄干，中餐吃一小块羊肉或者一小块烤鳖肉，晚餐吃两三个鳖蛋。我不敢喝酒，因为酒实在不

多了，以备将来做药用。

就这样，我还每天给自己安排了工作，至少工作两三个小时，扩大我的山洞。我想把它逐渐打通，一直通到山那边去。这可能是上百人干一年的工作量。

我把这个洞向另一边开辟，这样，工作量可以小一点，也可以作为我的另一个进出口。那时，我对自身的安全还是很注意的，仍然害怕夜间有什么野兽来袭击我。其实，我来岛上这么长时间，见到的最大的动物，只是野山羊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相当可笑的。

20 一周年纪念日

九月三十日是我上岸一周年的纪念日。

今天我在海边的柱子上刻下了这一划，发现我已上岸三百六十五天了。这是我降临在这个不幸的孤岛上的日子。

我把这一天定为我的斋戒日。在这一天举行的宗教仪式上，我以极其虔诚又谦卑的心情，跪伏在地上，向上帝忏悔我的罪恶，接受他对我公正的处分，求他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哀怜我宽恕我。从早晨到晚上，我没吃一点东西。一直到太阳下山以后，临睡的时候，我怕我的身体受不了，才吃了几块饼干和一把葡萄干。

我很久以来都没有信守安息日了，最初是因为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宗教观念；后来，又没有把安息日这一天在柱子上刻得更长一点作为周数，所以，我是没有礼拜天的，有时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。

现在，我把日子计算了一下，知道已经一年了。我决定在新的一年里，认真刻划日期，一切都应该有个新的样子，也就是说，要计划着过日子了。

只是我不能再记日记了，因为我的墨水快用完了。在岛上我没有找到可用来做墨水的颜料。我只能节省着使，把生活中重要的事情记下来——我还是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的。

为了更好地计划这一年，我开始摸索这个岛上雨季和旱季的规律。为此，我进行了很多的试验，也做了很多记录，但我的试验几乎都失败了，花了很大的代价。

我是从播种开始的。因为我去年收藏了一些大麦和稻谷的穗子，这些穗子就是我的种子。大概有三十穗稻子，二十穗大麦，我想，可以种好大一片。

现在雨季已过，太阳已向南移动，应该是这里播种的季节。于是，我用木铲把一块土地掘松，

把它分作两部分，一部分种稻子，一部分种大麦。在播种的时候，我灵机一动，把每样种子都留起来一点，因为我闹不清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。

事实证明，我这样做是正确的。留起那些种子真是万幸。因为我这次播下去的种子，一颗也没发出芽来。一连几个月不下雨，土壤中没有一点水汽，种子怎么可能发芽呢？

这几个月就是岛上的旱季。

在二月份，即春分前的几天，我又在茅屋旁开掘了一块地，把其余的种子都播下去了。这回由于有三四月的雨水浇灌它们，不久就长出苗来，欣欣然一片翠绿。后来把它们收获下来，虽然只有几斤重，但在耕种收获方面的经验，对我来说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——我知道了，一年内可以播种两次，收获两次。

在庄稼生长的时间里，有一个小小的发现，后来对我也非常有用。大概是十一月吧，连绵的大雨刚过，天气开始稳定，我到山里的茅屋去了一趟。在那里，我看到打在地上的木桩都发了芽，而且长出很长很长的枝条来，仿佛是去年修剪过的柳树一样。我已经说不清这些木桩是从什么树上砍下来的了。但看见它们都活了起来，我心里真是又惊又喜。

我把它们真的修剪了一番，尽可能使它们长得一样齐。后来，也就是三年以后，它们居然长得体态十分美观，简直成为一条绿色的屏障。我旱季时住在这里，它把阳光遮住，真是非常舒服，也很优雅。

由于这个发现，我决定在我山洞住所前也栽下一些这样的木桩，并把它们排成两行，距离我的旧墙八码左右。不久，它们真的也发了芽，而且长得非常可人，又高又大。不仅对我的住宅是一个很良好的荫蔽，而且后来也做了我的防御工事。

总之，几乎又用了一年的时间，我基本上摸清了这里季节的规律。这里没有冬季和夏季之分，而是分成雨季和旱季。

从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，这里多雨，太阳基本停留在赤道上。

从四月中旬到八月上旬，这里为旱季，太阳移到了赤道北面。

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上旬，这里又进入了雨季，可以称为第二个雨季，太阳又回到了赤道上。

从十月中旬到第二年二月中旬，这里进入了第二个旱季，太阳移到了赤道南面。

雨季的时间，有时长一点，有时短一点，要由风向决定，这不过是大致的观测罢了。我自从掌握了季节的规律，尽量雨天不出门，在旱季里抓紧时间把自己的食物饮用水预备齐全。

那么，雨季里做什么呢？

我也给自己安排了适于雨季做的工作，也就是在屋子里干的活。因为我可以弄到柔软的枝条了，我便在屋子里编筐子。因为我小时候，常常喜欢在本城制作藤器的店里玩，在玩的过程

中也多少熟悉了一点编制筐子的技术。但我编制的第一只筐子失败了，由于我选用的枝条干了以后变得很脆，没用几次就坏了。后来，我就选用杨柳的枝条，但这里的杨柳也没有英国的杨柳那么坚韧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

有了筐子就方便多了。在第二个雨季，我尽可能把我砍来又晒干的枝条，编制成更多的筐子，有的拿来装东西，有的拿来做我挖洞的工具。同时，我还编了一些又深又结实的筐子，在我收获的谷物多起来的时候，用来装粮食。编筐子使我高兴，不仅是因为它为我解决了许多难题，更重要的是我又掌握了一门新的技术。

学会编筐，说明我又克服了生活中的一个困难。但我的生活中还有许多困难，首先是我没有器皿来装液体的东西，比如装水我只有两只桶，但我又不得不用它来装酒，因为甘蔗酒对我来说比水更重要。剩下的就是几只玻璃瓶了，没有一把壶来浇水，甚至连煮东西的锅和罐子都没有，没办法喝汤，吃肉只能直接用火烤着吃。由于我学会了编筐，我想，我一定能学会制造陶器的。虽然这比编筐要困难得多，但我觉得只要不怕失败，任何技术都是可以掌握的。

21 驯养动物

本来在那个夏季，我是可以动手制造陶器的，但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占去了我很多时间，而且简直忙得令时间不够分配。

上次考察全岛的工作没有做完，我要沿着走过的路继续往前，一直走到岛那头的海边上。

我做了一些准备之后，带着枪、斧子、狗，还有两块大饼干和一大包葡萄干，便开始了我的旅程。

这一天，天气十分晴朗。从我山中的茅屋出发，穿过一条山谷，向西望去，看到了海，还可以清楚地望见海对面的陆地，也不知道那里是一个海岛还是一片大陆，只知道它的地势很高，从西方直向西伸展过去，一直伸展到很远。

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地方。不过，依我的一点可怜的观测知识判断，那大概是美洲的一部分，靠近西班牙的领地；也说不定那上面住的全是野人，如果我真的上岸的话，情况会是很糟的。但我也从未妄想到那片陆地上去，因为我没有交通工具。我猜测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十五海里到二十海里。

另外，我又认真地想了一下，如果那片陆地是西班牙领地，我迟早会看到一些船只来往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它就是在西班牙领地和巴西之间，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了。和我所在的绝望岛不会有什么差别。

我一面想着，一面继续朝前走。我眼前是一片极其宽阔的草原，到处是低矮的灌木，到处是青草和野花散发出来的香气。

在那里，我惊奇地看到许多鹦鹉，这些美丽的小鸟儿，在灌木和草原上飞来飞去，十分逗人喜爱。我很想捉到一只，把它驯养起来，并且教它说话——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跟人说话了，这是令我十分痛苦的事情。

我不知用了多少方法，费了多少事，终于用棍子打下一只鹦鹉来。这是一只小鹦鹉，大概还没学会飞翔。我等它苏醒之后，把它带到了家里。当然，使这只小鹦鹉学会说话，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。可是，我终于成功了，它能够亲热地叫我的名字，这使我非常愉快。后来，它也闹出了许多乱子，当然都是微不足道的乱子，却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和趣味。

这次考察，我还在一片低地里发现了许多野兔和狐狸一类的动物，它们长得都和我所见过的几乎完全两样。后来，我虽然打死了几只，但我却不想吃它们的肉。我犯不着用我的肠胃来冒险，因为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。我经常性的食品有三种：山羊、鸽子和鳖。再加上葡萄干，我已感到很满意了。我还要求什么呢？能够吃饱了，我就没有理由再埋怨我的环境了。

在这次考察中，我从未一天之内一口气走上两英里的路。因为我总是绕来绕去的，总希望发现点什么，而当我停下来寻找地方过夜的时候，已经相当疲倦了。我要么是依照老办法爬到树上去睡；要么就是睡在平地上，在我的四周打下一圈削尖了的木桩，再用绳子封锁起来。我仍然是从不敢大意。

我真的走到了那一头的海边，出乎意料地又一次证明了我第一次选择的住所，是全岛条件最差的地方。

在这里的海边，有无数的海鳖，可以使我每天都有足够的鳖肉吃；而在那边，我一年中只找到了三只。此外，这里的飞禽种类很多，有些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，并且有的飞禽肉非常鲜美。这里也有许多动物，我过去也从未见过，也只是在书本上认识的。

这些飞禽，我本可以爱打多少就打多少，但我不愿意消耗我的火药和子弹。因为我只要够吃就行了。我这个人还不那么贪婪。

这里的山羊也很多，仍然是胆小而容易受惊，很不容易走近它们。我已掌握了猎取山羊的办法，但我只打了一只，饱吃了一顿之后把其余的都带上了，以便路上吃。

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富饶而美丽的地方，但我仍是无意搬家，因我已经在那个洞里住定了，习惯了，也就是说，有感情了。而我只要想旅行或者缺少食物了，到这里走一趟就行了。

我沿着海边又继续向东走。大约走出了十二英里，在海岸上，我立下了一根柱子。这个柱子作为一个记号，我这次旅行到此为止。下次出发时，从我的山中茅屋往相反的方向走，兜一个圈子，再走到这根柱子前，正好说明我的全岛的考察完结了。

这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也没走老路，而是另外选了一条路。因为我对全岛的地势地形有一大半掌握了，不会找不到家的，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走。

可是，这次我又想错了。在我走出三里路左右时，我竟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很大的山谷里，四面都是山，山上都是参天的树木，除了太阳照进来的方向，简直看不清有多少光亮，也看不清路。

尤其不幸的是，山谷里还有雾，像海浪一样在我的四周翻涌。我有点慌了，只好气急败坏地乱走。大约一个小时以后，我高兴地又找到了海，来到了海边，找到了我栽下的那根柱子。原来我是折腾了半天，从原路又走回来了。

我在柱子旁歇了一会儿，沿着海边慢慢地往回走。

在路上，我感到我身上的枪、弹药和工具越来越重，几乎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我的狗一直走在前面，进入树林时，它袭击了一只山羊，并把它捉住了。我跑过去，把山羊从狗嘴中抢救出来。我看到山羊没有受伤，便放心地在它的脖子上挂了一条绳子，牵着它往回走。

我很早就想驯养一批山羊，然后繁殖出一批驯羊，等我弹药用完的时候，它们作为我的食粮。

因为这是一只野羊，我要把它带回家去，途中费了不少的事，但我还是把它安全地带回来了，拴在外面的草地上。

想不到这次考察，我走了一个多月。回到家里，一身疲倦地躺在吊床上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惬意。想着这次旅行，想起我的生活，我对自己和我的家都是十分满意的。我觉得这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注定我要在这个岛上长期地生活下去。

我暂时不出远门了。我要在家休息一段时间，解除我长途旅行的疲劳。

在这期间，我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给我养的鹦鹉波儿做一个笼子。它这时已经成了一个很驯服的家禽，并且也跟我混熟了，会说几个单词，也会叫我的名字。

同时，我还为我的山羊做了一个羊栏，每天给它割一些青草和树叶吃。开始它不吃，后来，大概是饿急了，也和我陌生了，便吃我给它的东西了。它最喜欢吃的是那些树上的嫩枝嫩叶。每次它吃饱以后，我都用绳子牵着它到外面去走走。后来，不用绳子牵着了，它也不跑开，如同一只狗那样跟着我，非常地驯服。慢慢地它长大了，也和我有感情了，温和而又可爱，我们谁也离不开谁了。

22 第二个收获季节

秋天，雨季又来了，我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很严肃地度过了九月三十日这一天，这是我上岸的纪念日。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岛上已经生活了两年了。

我现在虽然对脱险所抱的希望，比之以前越来越小了，但我还是祈求神灵，祈求上帝能够拯

救我，造福于我。

当然，就我目前的生活来说，我已非常感激上帝了。我不再像刚上岸的时候，那么束手无策，那么孤立无援，吃、穿、住都没有着落，也可以说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甚至没有多少远离人群的痛苦了。

常言道，知足者常乐。跟我初来的时候比较，跟过去的两年比较，我的性情大大的改变了，我的愿望和要求也大大地改变了，甚至我对幸福与痛苦、忧愁与欢乐的看法也大大地改变了。

我觉得由于环境的磨练，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以前，每到没有饭吃，我出外打猎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非常痛苦。看到这些陌生的树林、山谷和沙漠，想到我一个人像囚犯似的被困在这个孤岛上，四面是汪洋大海，自己永没有出头之日，我就会忧心如焚起来。即使是心境比较安宁的时刻，我也常常被这种思想袭扰，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。于是，我只好埋头工作，让工作，让劳累冲淡了我这种思想。

现在似乎完全不同了，我开始用新思想新观念来看待这个岛，看待我的生活了。我对自己说：“只要上帝不放弃我，哪怕所有的人都放弃了我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！从另一方面说，我能创造自己的生活，我就获得了整个世界。”
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，我处在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岛上，可能比我在世界上的任何环境里还要幸福。因为，我不是一个伪君子，我也不会把孤苦伶仃当做幸福。我只是说，这种处境，对我是一个锻炼，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锻炼。

在这种心情下，我开始了第三年的生活。

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一句话，我没有偷懒。我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，每天都有事情做，每天几乎都有一定的收获。就是在旱季的正午，我也没有睡大觉。因为天太热，太阳就在头顶上，使我无法出门，我也在家里找一些活儿干。而且我把外出的时间安排在晚上，外出考察或者外出打猎，一去就是三四个小时。

在这一年里，我还学会了很多技术，有很多工具。用具都是我自己制作的。因为那时候，我不仅缺乏工具，缺乏技术，而且没有任何独立生活的经验。例如：我整整用了四十二天，才从一块木板开始，做成了我存放东西的长架子。最为困难的是，从一棵树上锯出六块薄木板来——在英国，我的家乡，需要两个木工在一个锯坑里做，至少也要花两天的时间。

而我是怎么做的呢？我花了三天时间把一棵大树砍倒，这棵大树的直径正好是我所需木板的宽度。我又花了两天的时间将大树上的枝杈削光，同时把树皮剥下来。然后，我把它的一面经过无数次劈砍削平，刮光，再挖一个坑，一点一点把树干悬空起来，又一点一点地锯开。想想看，没有助手，又没有合适的工具，那是相当艰难的事情，怎么不花去我一个多月的时间和精力呢？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克服了困难，达到了目的。正是靠我的耐心和努力，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。

由于有工作做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是十一月了。

十一月底到十二月间，正是我期待的收获季节。我播种的大麦和稻子就要收获了。这次我播种的面积还不算很大，因为我的种子每样只有半斗，又由于旱季播种有的种子没有发芽，但它们在我精心的护理下，长势非常喜人，可望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收成。

在我将要收获的季节，我忽然发现庄稼有了敌人，它们在不断地破坏或者吃掉我的粮食。

过去，在禾苗刚刚长起来的时候，由于禾苗有甜味，那些野兔子跑来吃庄稼苗，而我又不能日夜在那里看护，只好做起一道长长的篱笆，把我的禾苗围起来。

后来，庄稼长起来了，抽穗了，鸟们又来害我。我的办法是放枪。这个方法很有效，它们不敢来了。

其实那时候来的鸟们并不多。今天，穗子里的粮食已经饱满了，大批的鸟们又来了，它们这次是真正和我争口粮。鸟们非常机灵，看到我在，它们都躲起来；我走了，它们就从天而降，奋勇争先地抢着吃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我真是气坏了。我决定要击落它们一批，并用绳子吊在庄稼上面以警效尤。这种方法，和英国惩治臭名昭著的窃贼的办法是一样的。想不到的是，这个办法居然有效。从此以后，那些鸟们再也不到庄稼地来作害了，甚至连岛的这一边都不来了。

这样，我的大麦和稻子都保住了。到了十二月底，也就是本年的第二个收获季节，我顺利地收割了庄稼。

收割时，我感到最为困难的是，缺少一把割庄稼的镰刀。在没办法的情况下，我只好用我的腰刀来改做了一把。这把腰刀也是我从船上弄来的，我把它磨得异常锋利。由于我收获的面积不大，所以割起来不算太困难。割下来以后，我再把穗子割下来，用我的筐子搬走，又用手把粮食从谷壳中搓出来，一共收获了四十多斤稻子，四十多斤大麦。因为我身边没有秤，所以只是估计有这么多。

种下只有几斤种子，收获这么多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我预计明年，我就有足够的面包吃了。

怎样把大麦和稻谷弄成面粉，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难题。

然而我必须把它们弄成面粉，否则是没有面包吃的。我决定用我的全部知识和经验来应付粮食加工的艰巨工作。

我除了留下种子外，把全部的大麦和稻谷都在木舂中舂去秕糠，又用一个石舂把它们再一次地加工，便舂出来我所需要的面粉了。

有了面粉，做面包就比较容易了。我试着用陶罐来烤它们，失败了一次，第二次便成功了。只是我缺少盐和发酵粉，面包还有些酸。后来我便把葡萄干放在面粉里，烘烤出来的面包，

味道就好多了。

过去吃面包的时候，我从未想过面包的生产要经过这么多的工序，要付出这么多的精力和劳动。今天我懂了，因而也使我更加珍惜我的劳动成果。

为了能得到更多的粮食和面包，我必须为播种、收割、磨面和烘制面包做一些工具，同时也要在土地上下些功夫。

这些，将是我新的一年要做的主要工作。

23 烧制陶瓷

第一步是选地。我要为今年的播种选一块更平坦更肥沃的土地，大约有一英亩左右，因为我的种子只够种一英亩。

地我选在离我试种了两季庄稼的地不远的地方，因为它离河也近，取水排水都很方便，而且这里土层较厚，也比较松软。我又用木桩把它们围起来，是那种会发芽的木桩。

地选好后，我的第二步便是制造工具。

我没有犁来犁地，用铲子来掘地很不得力，我只好用铁树的材料做了一把木锄。虽然它不如铁锄得力，但也比铲子便利多了。

用这把木锄我把地翻了一遍，当然成绩并不太好，但还是把种子播下去了。种下谷种之后，我又开始修理我的篱笆，这工作差不多花了我三个月的时间。因为大部分是在雨季，我不能全天工作。

下雨不能出门，我有鹦鹉跟我闲扯，一点也不愁得慌。我的鹦鹉已经会叫我的名字了，同时也会叫它自己的名字了——“波儿”。这是我来岛上第一次听到人的声音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激动。每当我工作之余，就教鹦鹉说话，拿它作为消遣。

我那时的工作是自己动手，制作一些陶器。因为我急需这些东西，但我不知是否能够烧制成功。

烧制陶器，在英国是一种专门技术。首先是有合适的土，然后把它们摔得很有力量了，也就是行话说的摔熟了，再制成各种各样的形状，晾干，在窑内焙烧到一定温度才能完成。

对这一切我真是知道得不多，几乎毫无知识和技术，但我有胆量。我相信我能找到陶土，也一定能把它们制成一些钵子罐子，只要把它们在太阳下晒干，再放到火上去烧，一定能够使用的。

这一切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其实是又可怜又可笑的。

我不知独出心裁用了多少方法来调合陶泥，做出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家伙。刚刚把它们做好，不是因为陶泥太软，那些盆盆罐罐吃不住自身的分量，一个个地塌了下去，又成了一团泥；就是因为晒得太早，太阳的热力又猛，它们都爆裂了。总之，我要不断地去挖陶土，不断地和泥，不断地在一块转动的木板上捏陶罐，又不断地晒，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我才做出了两只非常难看的大瓦罐，或者把它们叫瓦缸，因为它们都很大。
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非常喜欢它们的。等太阳把它们晒得非常干燥、非常坚硬的时候，我把它们搬进来，放在预先编好的两只大柳条筐里，防止它们破裂。在缸和筐之间我又塞上一些稻草和麦秆，充实起来，这样，它们也可以不受潮气。我想，将来可以用它们装粮食或者面粉了。

后来，我做大罐子的工作虽然失败了，但我做出了一堆小型的器皿，像什么小圆罐啦，盘子啦，水罐啊，小瓦锅啊，它们的造型比较美观，也晒得比较结实。

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完全满足我的要求。我的最大的目的是要做一只煮肉用的锅。为了这只锅，我试验过几次，用泥旋成了，也在太阳下晒得很结实，可放在火上煮东西的时候，它们可以被烧得像火一样红，但灭了火，冷却下来以后它却成了一堆碎片。

慢慢地我从碎片中悟出来一些道理，如果我不是把它在太阳下晒干，而是阴干或者半干，就放在火上烧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干燥过程是在火上进行的，看它会怎么样呢？那时，我还会不会像陶瓷工人那样搭一个窑，更不懂得用铅去涂釉，虽然我有铅可以利用。我只是把三只大泥锅和三只大泥罐“品”字形地搭在一起，四面架起柴，然后用厚木板挡住柴，仿佛为它们造了一间屋子，从四面点火，上面也点火一起烧，直至把它们都烧得红透为止。在此之后，我又不断加柴，为它们保持了五六个小时的热度，看到它们一个也没有破裂，把火慢慢地熄灭下去。也就是让那些罐子逐渐地冷却下来。我知道不能退火太快，为此静静地守候了一夜。

这样，我终于烧出了三只瓦锅和三只罐子。虽然它们的外形不甚美观，可它们再硬没有了，因为其中一只由于陶土中的砂子烧熔，挂了一层很好的釉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当然也累坏了。睡了一觉之后，我立即用锅煮了一点山羊肉，虽然我没有配料，但那肉汤已经让我幸福坏了。

经过这次烧制瓦锅的成功，我就再也不愁没有陶器用了，也就是说，我可以制作想象中的各种各样的陶器。说句笑话，这些都是手工艺品，有些像小孩子玩泥饼那样，有些时候又像一个不会做饭的女人做出来的很不像样的面食。

我是这些陶器的试验者，我会嫌弃它们吗？

24 一条独木舟

有了制造陶器的鼓舞，我所关心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做一个像样的石舂。因为我过去用来舂粮食的木舂和石舂，只是在木头上挖一个坑或者在石头上凿一个坑，当然，那是无法舂出很细的面粉来的。

现在我也十分明了一个道理，我有一双手，凭着我这一双手，我可以做出我想要的东西来，剩下的只是时间和条件的问题。

我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，找到了一块我想要的大石头。于是我就用铁杵来凿这块石头，企图在石头中间凿出一个大深坑来，但结果却让我非常懊丧，它在中途就裂了。后来，我又找了几种其他的石头试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

为此我放弃了做石舂的想法，改用木头。我弄到了一块大木头，大得我勉强能够搬得动，运到了屋子里。如同巴西的印第安人那样，先用斧头把它的外形砍成圆的，然后在它的中间一面用火烧，一面用斧子的力量，大约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掏出一个像样的槽来。舂米用的杵，我是用铁树做的，又大又重，但使起来很应手。

有了这件东西，我就不怕打下来的粮食做不成面粉了。我让它们等候在一边，等候着我的第三个丰收年。

我的下步工作就是做一只筛面粉用的筛子，把舂出来的面粉和糠皮分开，没这件东西也没办法做面包。

我要想做筛子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那种又薄又细的网眼布，没有布还做什么筛子？为此，我停工了好几个月。

那些天真愁死我了。因为我只有一个脑袋。

我把自己存放的衣物都拿出来找，可怜的是我连一块亚麻布都没有。

山羊毛我有。我曾经想用羊毛来纺毛线，因为没有纺机，用手搓出来的毛线太粗，我只好放弃了。

但我始终不放弃做一只筛子。有一天，我在放东西的架子上，找到了几块包东西用的围巾，那些围巾是用棉纱做成的，我从经纬线抽下几根纱，使它们变得稀疏一点，做成了三个很小的筛子，对付着用，对付了好几年。

有了筛子要做面包就必须解决烘箱的问题。烘箱我见过的多了，是铁制的，我无法做到。我只能做一个陶土的。这并没有费多少事，因为这时我已经烧出来许多砖，用砖造了一个窑，有了窑还不是轻而易举？

有了这个烘箱似的东西，我便迫不及待地用大麦粉做起面包来了。我没有发酵粉，当然也没

有替代品，只好靠它自己发酵了。我把面团一个一个地放在这个类似烘箱的容器里，用瓦盆扣住，再放在自制的一种炉子上，也就是说让它四面有火，并能保持一定的火力和热度。当我看到容器上面冒热气，有香喷喷的面包味出来时，就判定是面团做成面包了。

这工作真让人开心。因为我做的面包非常好吃，它的味道，不亚于在世界上最好的炉子里烘出来的。

不久以后，我居然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世界上第一流的面包师。因为我还用大米做过一些糕点，做过许多香甜可口的东西，只不过没做过馅饼，这倒并不是因为我的技术，而是这里的肉，只有鸽子肉、山羊肉和鳖肉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放进去。我不想让自己失望。

做这些事情，占去了我在岛上第三年的大部分时间。

做完了这些事情就到了第三年的收获季节了。

这一年我收获的粮食是相当可观的，大约有四五百斤。我把庄稼割下来，再把穗子割下来运回家里。等到它们晒干以后，我用两块木板把谷穗中的粮食搓出来。那真是非常辛劳的工作，因为我没谷场，也没有打谷的工具。

收获的粮食我存在罐子里，也放在筐里，因为太多了，只能分着收藏。有了这些粮食，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它们了，甚至可以每天吃到面包了，但我一点也不敢糟蹋，因为它们来之不易。我还要为第二年准备种子，也要给自己储备一点，以度荒年。

如此珍惜粮食，是因为我是知道饥饿的滋味的。

在这紧张的一年中，我手上在做着事情，但我的心里却一直在想着我在岛的那一头所看到的陆地。

我心里确实有一种妄想，希望能在那里登陆，并幻想着能在那里找到人，找到逃离这个地方的办法。

我想着这些的时候，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举动的危险性，没有想过我是否会落在野人手中，被他们剥了皮，或者遇到鳄鱼虎豹一类的猛兽。这些事，本来是应该考虑到的，可我的脑子里却没有，只是一心一意要到那片陆地上去。

我的岛和那片陆地中间横着海，每次站在海边，我就怀念起佐立和那条小艇。有佐立和那条挂着三角帆的长艇，我们在非洲海岸航行了一千多海里，那是多么自由啊。后来，我又想到我们那只大船上的小艇，是它载我离开大船的，但在风暴中却被打翻了，后来又被海浪推到了岸边，如今还躺在那里，船底朝上，搁在一个很高的砂石堆上，当然已经破损得很厉害了。

如果我有助手，我们可以把它修补好，成为一条好船，并且乘着它去航海。可现在，我一个人，是绝对无法把它翻过来的，它简直就像一座无法挪动的岛一样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带着撬杠一类的东西，去试过几次，想凭着涨潮时海浪的力量把它翻过来，但我只是白费力气，没一次成功。

为了这条小艇，煞费苦心，足足浪费了我三四个月的时间。后来事实证明，我一个人的力量，实在是微不足道的，太有限了。

现在我只好放弃了这条小艇，连我想把小艇翻过来或者推下去用的棍子杠子都还扔在那里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不仅没有放弃我登陆的愿望，反而越来越强烈了——因为我对自己的双手充满了信心和希望。我决定自己造一条船。

在这里，既没有工具，又没有人手，造船是很困难的。这我知道。但我可以用一棵大树的树身，做一条热带土人所做的那种独木舟。

我觉得这不但可能，而且容易。一想到这一层，我非常兴奋。我现在比起印第安人和非洲土人，有许多有利的条件。惟一比他们不足的是，我只是一个人，而不是一群人，把它做成以后，无法把它弄下水去。当然，我也比他们缺少合适的工具，就是把大树在森林中放倒了也不容易。但现实逼迫着我必须做，必须去想办法。

我首先做了一个计划。从选树开始，如何把它砍倒，如何把它运到岸边上，如何用斧子把它砍成一个小舟形状，又如何把它里面烧空或者凿空，还有如何推它下水，划到对岸去，我都计划得非常合理而周详。也就是说，我对我的计划非常满意。我从来不对自己发生怀疑，即使偶尔冒出来，我也要用某种愚蠢的答案把它挡回去。

我说：“动手干起来再说吧。什么事情不干，怎么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，又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呢？”

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就没有头脑的傻瓜来说，要造船了，这么伟大的工作，怎么不让我激动呢？

或许我的计划是一个荒谬的办法，但我已对它着了迷，便不顾一切地开始工作了。

我砍倒了一棵树。这是一棵非常大的杉树，我想，连所罗门王造耶路撒冷的圣殿时都没用过这么大的木料。它的直径有五尺十寸那么粗，我用了二十二天的时间才把它砍倒，倒下来时如同山崩一样那么响，烟尘腾空而起，使太阳都失去了光辉。

砍倒杉树后，我又花了十四天的时间把它的枝杈砍下来，可以想见，如果把它砍成一个小舟形，那将是一个规模多么宏大的工程啊。

我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才把这棵杉树砍成一个船形的木料。然后就用滚木的方法，把它运到海边，让它船底朝下浮在水里。我又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，把它的内部挖空，把它完全做成了一条小船。我在做这一步时，没有用火去烧，只用锤子和凿子一点一点地干，因为我已是一个熟练的木工了。

我的这个独木舟造得十分宽敞，体面。它可以容纳二十六个人。我没有那么多人，但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。

完成这项工程以后，我真想拿出酒来，和看到它的人一起喝几杯，庆祝我的成功。它真是太大了，比我在非洲、美洲见到的任何独木舟都大得多。它是我煞费苦心经营的。假如我能使它航行起来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世界上最疯狂、最独特也最不近情理的航行了。

但是，一切使我的独木舟下水，并使它航行起来的计划都失败了。它所在的地方是一处浅滩，虽然离深水处不过一百码，但因为有一个土坡挡在面前，却使我寸步难行——这是过去我没料想到的。为了清除这个障碍，我开始了水下工作，就是把这个土坡掘平，可想而知，我是吃了不少苦头的。

可是，希望在前，为了摆脱我的处境，我又怎么会不在乎这些呢？

不料，在土坡清除之后，我又遇到了新的困难。独木舟仍然无法通过这一百码的浅滩，我必须挖一条航道才行。这项工程，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，如果是我一个人做，大概要做十到十二年。我显然不能这么干，但我也不能因此而抛弃独木舟，抛弃我航行的计划。

这件事情让我非常伤心。我甚至一连好几夜都失眠了。

到现在我才明白——虽然已经晚了——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若不事先计划好，计算得非常周密，并对自己作出正确估计，那真的是太愚蠢了。为此，你要付出的代价，比预计的要大得多，甚至无法估量。

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结束了来到岛上的第四年。

25 我的自白

我和过去一样，以一种虔诚和欣慰的心情度过了我来到岛上的第四个周年纪念日。

四年已经使我与过去大不相同了。我不仅对事物的看法与过去完全两样，而且把世界看成了一个很遥远的东西。我对于它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，没什么要求了，也不抱什么期望了。

我觉得我这时候对世界的看法，大概同那些将来离开人世以后的人——也就是死人的看法差不多。把它看作一个曾经居住过，但已经离开了的地方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
换句话说，我在这里生活，和一个死人差不多。我没有任何欲望，没有任何名利之心。我毫无所求，因为我所有的一切，已经够我享受了；我所没有的，我也不想要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我。

按说在这块土地上，我就是国王了，可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任何竞争者，你还是你自己。我可以在这里，生产很多的谷物，可我又用不着它，又不能送给任何人，因此，我只种得够

吃就行了。这里有很多的海鳖，对我来说偶有一两只就够用了，其他的也不能捉来换成我需要的日用品，比如发酵粉，哪怕一只大海鳖换火柴盒那么一点点。这里有丰富的树林，充分的木料，可以建造几个船队，对我也一样没有任何意义。它们就和山里的葡萄一样，自生自灭，存在与不存在没有区别。

在这里，我所利用的，只是对我有使用价值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我已经够吃够用了，还贪图什么？比如粮食，假使我种得太多，自己吃不了，让它们烂掉，岂不是浪费！

总之，事理和经验已经使我理解并认识到，一切好东西对于我们，够用就行了，积攒多了，就算是金钱也是一种负担。即使是世上最贪婪的守财奴，一毛不拔的守财奴，到了我这个地步，在这个荒岛上，也会把他们的贪心病治好。

我现在有无数的财富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支配。在这个岛上，对我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，都是微不足道的，或者说都是废物。我已经说过，我有一袋子钱币，金的也有，银的也有，大约值三十六金镑，可这些没用的倒霉东西，至今它们放在哪里我都忘记了。因为这些东西，只有在英国才有用处，我宁可用这一大把金钱去换一只烟斗，或者换一个磨谷子的手磨。

想到它们，我去找，终于在架子上找到了。它们放在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，由于雨季受潮，那些金币银币上面已经生出霉来，还有一股锈味。我不屑一顾地把它们又扔回到抽屉里。天知道它们有什么用？就算是这个抽屉里堆满了钻石，情况也是一样的，对我一点价值也没有。

由此可见，我的状况是心无忧虑，处之泰然。我已经彻底懂得了，怎样观察我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，并如何对待它们。日子越久，我越不在意黑暗的一面了，而是常想我从这个岛上索取的，我所享受的。这样的态度，使我的心里感到一种由衷的安慰。

也就是说，我对生活，永远充满了一种进取心。

这种进取之心，对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想，每一个像我这样遇到灾难的人都会如此，否则，连一年一个月一天甚至一个小时也活不下去。而且，我常常想，这也许就是上帝神奇的安排，那大船给我送来工具、粮食和衣物，我又用这些东西建立了我的家，开辟了我的事业，有了可以安适享受的今天。假使不是这样，我也是无法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岛上生活四年的。

我有时一连用几个小时，甚至好几天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：我现在还没有变成一个野人，为什么？还没有到生吃野山羊的地步，为什么？

这些想法，使我深深地感激造物主对我的仁慈，我在如此充满困苦和不幸的处境中对他怀着感激之心。

我有时常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谁像我这样苦啊？”

由此，我想到我的父母，他们也会因为我失踪这么长时间而变成世界上最苦命的人。

我早已与他们音讯皆无，这不就是我的罪过吗？是他们曾经给我优裕的生活，给了我很好的教育，又教导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，明白了生活的方向。而我今天完全背离了他们，逃避了

自己的责任和生活方向，是有愧于他们的。因为那时，我还没有成熟，还不懂得怎样做人。从家乡逃出来，从非洲逃出来，我的口里心里从未说过一句“感谢上帝”，我是多么愚蠢呵！而我却从水手的生活中学会不少可恶的行为，这都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的。

如果我的父母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们还会埋怨我吗？

当然，我也并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后悔。比如，正是水手的生活，使我学会了沉着和勇敢，也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和困难，也学会很多海上生活的本事，随遇而安，视死如归。这些对我在岛上的生活都是有用处的。

其实，我每一天都在反省着我的过去，既接受着上帝对我的惩治，又不断地充满了希望。

由于通过这样的反省，我的心里才变得越来越坚定。不但对眼前的一切不抱怨，不气馁，心平气和，甚至产生了一种征服一切的愿望。因为在这个抱怨和不满也一样是毫无用处的地方，没有人跑来可怜你，同情你。你眼前惟一的做法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工作，去开拓你的生活。

何况，我在这个岛上，并没有遇到什么野兽，也没有碰到什么野人，一切都是平平安安的，连地震也没有损害我。我还向这个岛要求什么呢？

只要我努力就行了。只要我不偷懒，不贪图安逸，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生活下去。要想使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，也是只要我努力，就可以办到的。

当然，我不是说我已经没有困苦了，而是我不去想，不去为困苦发愁抱怨了。

看看就知道了。由于我到岛上的时间太久了，我从大船上带到岸上来的东西，差不多已经用完了或者用坏了。

我的墨水，早已用完了。我现在写下的日记，是在墨水瓶里掺上水，再掺上做饭用的瓦锅底上的炭黑，写在纸上的。字迹已很淡，但我仍在坚持着。因为我需要把每月中的特殊事件和生活上的重大事情记下来，而且我还经常检查这些记录。这些记录使我精神上有很多收获，比如，我遭遇的各种危难，在日期上有很多巧合。假使我迷信这些日子，我就会觉得这是非常离奇古怪的。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我。

例如：我被海盗的战船俘虏为奴的那天，恰巧和我从父母身边逃走，逃到赫尔，上了去伦敦的船，是同一个日子。

再例如：我从海盗的家里，与佐立逃走那天，和我从雅木斯沉船中死里逃生的那天，同月同日。

更奇怪的日子是九月三十日。我是这一天在英国约克郡出生的，二十六年后我又奇迹般漂流到这个岛上。因此，可以说我有两次生命，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

我并不迷信，但我也不能完全相信这是巧合。

同时，我从船上取下来的饼干也吃完了。虽然我吃得十分节省，差不多一年光景，我一天只吃一块饼干，但到我收获第一次稻谷和大麦之前，我还是断了一年的食粮。这一年中，我是完全靠自己向这个岛索取度过的，吃烤山羊肉、鸽子肉、鳖肉和鳖蛋为生。

我的衣服也已经破烂不堪了。至于内衣，我早就没有了，除了从水手们的箱子里找出来并小心保存着的几件花格子衬衫外，可以说我一无所有了。当然，这个岛上天气很热，许多时候，我穿一件衬衫，或者干脆不穿衣服，赤身裸体，也和野人差不多了。我还没产生自己做衣服的念头，因为对我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男人来说，纺线，织布，做衣服，比我造一间房子还难。

即使如此，我也不能常年在岛上赤身裸体，因为外出工作的时候，身上没有遮盖，我无法忍受太阳的热度。这里的太阳经常是挂在我的头顶上，没有衣服不仅能晒得我全身起泡，脱皮，有时还肿起来。我想那大概是一种炙烧后的皮肤病。除了衣服，在太阳底下工作，还必须有帽子，否则不长时间，太阳就会把你晒得头痛难忍。我就吃过这种苦头。

根据这种情况，我便开始把那些破烂衣服整理了一下。比如，身上必须有一件背心，而我的背心又穿破了，我就把从船上拿来的那些水手值夜衣剪开，拼凑了两三件新背心。多亏我还有几根针和线，否则想缝也没办法把它们缝起来。当然我的手艺太糟了，穿在身上完全不像样子，甚至不像一件背心。但我相信，我会磨练成一个裁缝，而且我后来还给自己做了几件短裤，还做了帽子。

做帽子我是用动物的毛皮做的。过去，我把打到的动物的肉吃了，毛皮便晒干保存起来。但晒干后的毛皮又干又硬，简直无法使用。我做帽子时，先用清水把它们泡湿，湿了便柔软了；我做好了帽子后，不拿到太阳下去晒，而是让它风干，这样效果要好得多。当然我做的帽子都是毛朝外的，以便用来挡雨。

后来，我又用毛皮给自己缝制了一套衣服。这套衣服很宽大，包括一件背心和一件短裤，天热时用来遮阳光，天冷时用来御寒。如果是碰到下雨了，这套衣服穿在身上还可以挡雨。我对它相当满意，又实用又是一件手工工艺品。

过了一年，我又为自己花费了许多时间，做了一把雨伞。我早就想给自己做一把了，在英国，在巴西几乎家家都有。似乎没有雨伞就不称其为人家了。

雨伞在这里的主要用途是遮挡阳光。应当称它为遮阳伞。每到旱季之时，太阳暴热，没有一把伞，几乎是无法出门的。做这把伞，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，主要是伞骨没有合适的材料，用硬铁丝做，能把它撑开，用完后又没办法合拢，何况我的伞面是毛皮片做的又不那么柔软。做了几次都失败了，后来，我把毛皮做成许多小片儿，这样，伞既能撑开也能合拢了，就是用起来重一点，但它还是很有效用的。在最热的天气里，我也能出门去工作了。

如此说来，我已把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妥贴，井井有条了。遇到事情，我也能想出对付的办法，因此，我的心情也显得很平静，很泰然。

这一切，我还是感谢上帝的。因为他没使我过得那么糟，简直活不下去。

此后，一连五年，我都生活在这种方式和同样的情况下，真正成为了这个岛的主人。

26 一次疯狂的冒险

每年我还是遵循季节的规律，照例种我的稻子和大麦，照例晒我的葡萄干，照例把这些东西屯积起来，供我一年吃用外留作种子，当然也照例去打猎，缝制羊皮和兔子皮的衣服。完全是一种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。

在这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为我的独木舟挖一条河道的工作也完成了。

我为独木舟挖了一条六尺宽、四尺深的沟，把它顺到半英里外的小河道上。这总算是我想出来的一个聪明的办法，也就是说，把河水引到我独木舟的地方，利用河水的力量为我开辟这个河道。当然，我为此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，但还是看到了成功的希望。

我有了试航的可能性了，我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因为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，我从未吝惜过我的劳力，总希望有一天坐船到海上去。

我的计划是沿岛航行一周，从海上看看这个岛的其他部分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必须样样事情都思考得周到又慎重。我要在小船上安装一个小小的桅杆，用我贮藏已久的帆布来做。

我安装好了桅杆和帆，把小船推入海中航行了一下，觉得它走得非常好。当然，我这种试验时间是很短的，只是想发现船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
桅帆已经没问题了，我又在船的两头做了两个抽屉橱，安置我上路后用的粮食、日用品和弹药之类的东西，以免给雨水和浪花打湿。同时，我又在船舷内挖了一个长长的槽，放我的枪支，并在槽外做了一个长长的吊盖，也是防备枪支受潮。

我又别出心裁地把伞安装在船尾的木台上，让它像桅杆一样立着，罩在我的头顶上，以抵挡太阳的热力。我想，当船航行起来时，它就像一个凉篷，海上有风，我会很舒服的。

为了试航，我经常乘这只小船到海上走走，但从不走远，只是在小河口附近。可是时间长了，我便沉不住气了，决定绕岛一周，看看我的“国土”。

于是，我开始往船上装粮食，两打大麦面包，一大罐炒米，还有一些葡萄干、肉干，一小瓶甘蔗酒，半只山羊，以及子弹、火药和枪。另外，我从水手的箱子里找到了两件值夜衣，也装上了船，白天用来做垫子，夜间用来做铺盖。我想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至少能用十天以上。

在我来岛的第六年的十一月六日，我终于开始了这次航行。

这次航行，其实比我预料的时间要长得多，因为在岛的东面，我遇到了麻烦。那里有一大堆

礁石，这些礁石向海里伸进去，差不多有两海里，有的露出水面，有的藏在水底，岩石以外还有一片沙滩，大约有半海里长。多亏我及早发现了这里危险，把船开到更远的海面上，绕过了这个地方。如若我撞在这些暗礁上就完蛋了。

其实，我实际的行为并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。

在我发现这片礁石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这片礁石有多大，究竟需要走多远才能绕开它们？对海面上的情形，我也一点不知道，更不知道我走出去以后还能不能再回到海岛上来？由此，我面对着这些石头，几乎放弃了我绕岛一周的航行。我是不是从原路回去？因为这样是最保险的。

最后我还是下了锚——那是我从大船上取回来的一只大铁钩做成的。

我把船停泊好以后，就带着枪上了岸，爬到海岸边的一座小山上。在山顶上我可以观察一下这片礁石，并看看有没有回流，有没有其他危险。我觉得我应该像一个老航海家那样。

从我所站的小山顶向海上放眼望去，果然看到有一股很大很猛烈的激流向东流去，差不多一直流到礁石的尽头。我对于急流非常注意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把船开过去，没有分辨出急流的流向和流速，船会被它卷进海里。同时，我还在礁石中间看到了一股回流，这种回流也在礁石的尽头，是另一侧海底下冲击出来的，对我来说更加危险。现在看清了它们，我心中不由地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我在这里停泊了两天。

因为当时正有一股强劲的风从东南向偏东方向吹过来，和那两股急流的方向正好相反，海中波涛汹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行船，无论是遇到大风或者急流，都是有翻船危险的。

好在到了第三天早晨，风力大减，海面上似乎平静了。

我决定下海去试试，没想到这次我又犯了一个错误。这次错误，足可以给那些鲁莽而无知的驾船人做为前车之鉴。

那天，我的船刚刚走出那个地角，也就是说离海岸也就是一船远，我就进入了一个很深的水面，水下的急流，如同磨坊底下的水那么急。这急流来势汹汹地向船攻来。我企图稳住船，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没有使船摆脱开它的左右，反被它冲得越来越远，险些冲进那股回流里。

此时，刚好有一点风帮了我的忙，使我能拚命地划我的双桨，但结果是又进入到那股急流里。我想，这回我可真的完蛋了。如果进入急流和回流的汇合处，它会把我冲到不知是哪里的海上。就算是我遇不上风暴，因为没有东西吃，我也会活活饿死。如果是翻了船，我只能做鱼口之食了。

此时，我觉得除了死亡之外，我没有别的出路了。这时候，我又想到了上帝，这或许又是他的安排——使我成为最不幸的人中最不幸的人。同时，我也怀念起我的海岛，我觉得它是

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。我是多么想回到它的身边去啊！我向它一往情深地伸出了双手。

“美丽的小岛啊！”我大声地说，“我将永远看不到你了！”

此时，我内心深处开始责备我自己：“你这个不安分的家伙，你还要到什么地方去呀？”

我确实是有福不知福，不贪心到对岸陆地上去怎么会这样呢？现在我情愿付出任何代价，重新回到我的岛上去。

由此可见，我们一般人，非亲眼看到更恶劣的环境，是无法理解原来环境的好处的。也就是，非要落到穷山恶水的地步，才能更加珍视原来能够享受的东西。

我现在眼看着我的海岛，就在离我两海里的地方，而我却不能回去。绝望的不是那个岛，而是我。我眼下内心的惶恐，是无法描述的。

可是，我还在努力挣扎，拚死和急流搏斗，直到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我才感到情况有点改变，船向北驶去。此时正是正午，我发现海上起了微风，来自东南偏南的方向。我的精神开始振作起来。尤其使我兴奋的是，半个小时以后，那股微风居然变成了强风，于是我赶紧竖起桅杆，张起帆来，尽量向北驶去。

那时天气晴好，水色很清，向北走了一段以后，急流已成为强弩之末了，我便发现我已走出了急流。但此时，船下面的暗礁很多，水色也渐渐混浊起来，我为了避开一处礁石，想不到却进入到一片凶猛的漩涡之中。

这真是险象环生。就像有人在被谋害时得救了，却想不到救他的人又把他送上了绞架。

一喜一惊之后，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把我的船从漩涡中驶出来。这种回流大约把我往回冲了有一海里，驶向了和我出发时的航向完全相反的地方。

这样我又向前行驶了一海里的样子，发现涡流也不再那么汹涌了，刚好这时又顺风，于是我便一直向岸边驶去。

下午四点，我到了离海岛一海里的地方，又看到了一股急流。由于这时的风很大，我张满了帆，又使着双桨，一鼓作气地从急流上斜穿过去，不到半小时，我便进入了一片平静的海滩。

我上岸后，立即双腿跪在地上，感谢上帝对我的搭救，使我又一次死里逃生。并且我也下决心不再离开这个海岛，永远也不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我随便吃了一点东西以后，把小船拖到岸边，拖到一个小湾里，用绳子拴在树上，便糊里糊涂地倒在地上就睡了。因为这次航行，几乎把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弄垮了。

第二天醒来，我完全不知道应该从哪条路坐船回家。因为这次海上遇险对我的教育太深刻了，我实在不敢从海上回去了。况且这个岛四周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，我也无心再冒险了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我沿着海岸走，看看有没有一条河，可以把我的独木舟放在那里，不至于在雨季被洪水和海潮掠走。我在三里外的一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大湾，它的外口宽一英里，可往里却是愈来愈窄，一直窄到如同一条小溪。这对于我的小船来说，是个非常便利又安全的港口，就仿佛是为它专门建造的船坞似的。我用了三天的时间，把小船停放妥当之后，走上岸来，站在高处，环顾四周，看看我到底到了什么地方？

不久，我便发现，这个地方，离我上次徒步旅行的地方不远，只是我没有找到我立在那里的木桩。

我只从船上取下来枪和伞便上路了。经过海上这一场遭际之后，我觉得在路上旅行，是那么的舒服。

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我便回到了我林中的茅舍。这里一切如旧，可我却感到它非常新鲜、非常亲切又非常可爱。

我越过围墙，想躺在围墙的林荫下歇歇脚，却昏昏睡去了。

27 是谁叫我？

我在海上太疲劳了。上岸后又划了将近三天的船，才把船安置好，又走了大半天的路，我知道回到家里，一切都放松了，睡下去以后，我一定睡得跟死人一样。

不料，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叫我的名字。

那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：“鲁滨逊！鲁滨逊！可怜的鲁滨逊！你在什么地方呀，鲁滨逊！你到什么地方去啦，鲁滨逊？”

我睡眠迷蒙地听到这个声音，当时真有点吓坏了。起初，我以为自己仍在做梦，可能是梦中人在跟我说话。但再仔细听听，那声音还在持续不断地叫着：“鲁滨逊！鲁滨逊！”

是谁在叫我呀？

这声音忽然使我完全清醒过来了。我心惊胆战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四下里去找，却没有看见一个人。当我再去寻找时，忽然看见我的“波儿”正停在篱笆上的树枝上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它在叫我，它在跟我说话。

我的鹦鹉“波儿”，是我教它说话的，几年来，它已经把我的一套话学得惟妙惟肖，甚至可以停在我的手掌上，用它的嘴亲吻我的脸，叫着：“鲁滨逊，可怜的鲁滨逊，你在什么地方呀？你到什么地方去啦，可怜的鲁滨逊？”

此时，我看着它，明明知道就是它在叫我，绝不是任何人在跟我说话，因为岛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，但我心中的惊悸一时还不能平息下来。过了大约有两个小时，我才把心定下来。第一，我感到奇怪，这只鸟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？第二，它为什么在我走了之后，不逃往别处呢？当我向它叫了一声“波儿”，它像平常一样，飞到我的身边，落在我的大拇指上，又接连不断地叫着：“鲁滨逊！鲁滨逊！可怜的鲁滨逊！”我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一只鸟儿，能对我如此忠诚又如此怜爱，我能不深受感动吗？

看着“波儿”，我在海上漂流了那么多天，实在是够了。我决定好好地休息几天，让危险彻底地从我的心中过去。虽然小船放在岛的东部我很不放心，但我不想再走一遭把它运回来。我不想再冒险了。也许等过一段时间，我会有办法也有精力去做这件事。当然，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了，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才把小船运到这边的海上来。

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，我都在压抑着自己，强迫自己过一种恬静悠闲的生活。我对自己的环境，再没有任何抱怨了。除了没有人与我来往，我觉得我十分地幸福。

在这期间，为了应付生活的需要，我照旧做每年都要做的事情，同时，我在各种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

首先是我的木工手艺提高得很快，即使是在没有加工工具的情况下，我也能做很平的木板了。

此外，我的陶器也做得意想不到的那么完美，简直可以开一个陶器店了。这是因为我想出了一种相当好的办法，用一个轮盘来制陶器，做出来的又圆又有样子，也便利多了。

我认为，在我的各项加工工业当中，最使我骄傲的，是我为自己做了一只烟斗。尽管这个烟斗看上去还显得有点粗笨，但它是用陶土做的，烧得可以和其他陶器一样的红，而且既坚实又耐用，使我高兴得不得了。想想看烟嘴上那根细管是一项非常精细的工作，我做成功了，而且抽起来非常痛快。我是个好抽烟的人，岛上又有烟叶，有了烟斗，便利多了。我想，我一定能成为一个烟鬼。

在编制容器方面，我已经成了一个老练的篾匠。我运用自己独特的匠心，编了不少的筐子。这些筐子对我的用处大极了，比如，在外面打到一只山羊，我可以把它吊在树上，把它的皮剥下来，把它的肉切成一块块的，用筐子运回去。同样的，捉到了一只大海鳖，我可以就地把它剖开，把蛋取出来，把肉取下来，其余部分扔进海里不要了，要的用筐背回来。你看，多方便。

后来，我发现我存的火药也不多了，这当然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欠。于是，我就开始考虑不再用枪去猎取山羊了，得重新寻找一种捕捉山羊的办法，以及驯养山羊的办法。

过去我曾经捉到过一只母山羊，而且把它驯养得很成熟，但我始终没有弄到一只公羊，直到那只母山羊老死了也没有弄到，这说明我的驯养失败了。

到了我来岛上的第十一年，我还没能活捉到另一只山羊，对此我很遗憾。我开始研究怎样用陷阱和捕兽机来捉羊，特别是能捉到一两只怀孕的母羊，那样我的驯养山羊的工作就有希望

了。

做捕兽机来捕捉山羊，当然是最好的办法，但我没有金属线，绳子又太笨拙了，括机又做不好，总是让山羊们发现我的捕兽机，把它弄坏了，并把诱物也吃掉了。

捕机做不成，我便决定用陷阱试试。

我在山羊经常出没的地方，还有吃草的地方，掘了好几个大坑，在坑上做上木格子，在木格上铺上柴草，并放上一些大麦穗子、干稻和活的草皮。同时，我还在陷阱上装上了陷机。结果有一天早上，我去看陷阱，一个陷阱扣住了一只老山羊，另一个扣住了三只小羊，一只是公的，两只是母的。

对于那只老山羊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因为它很凶，我不敢下陷坑里去捉它。我本可以把它杀掉的，但这不是我的任务，而且我还有羊肉吃。我把它放掉了。它跑出陷坑，像吓掉魂一样，一溜烟地跑了。当时，我的确没有想到，就是一只狮子也可以用饥饿的方法驯服它。如果让它在坑里饿几天，然后再给它一点水喝，再给它一点东西吃，逐渐地让它服从你，也可以把它驯养得如绵羊一样温顺。

我到坑里把那三只小羊捉了回来，用绳子拴在圈里，像以前驯养那只母山羊一样地驯养它们。

起初，它们不肯吃东西，我就用饥饿法，饿了它们三四天之后，再给它们一些新鲜玉米，每次给的不多，吊它们的胃口，使它们不得不驯顺于我。这是我的诡计。将来我要靠它们，繁殖出一大群羊来，那时，我弹药没了仍可以有肉吃。

真正要驯养它们，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。它们是小羊，还离不开妈妈，我必须把它们和野草完全隔离起来，这样就必须重新修筑我的篱笆。

重新修筑一个羊圈，当然也是一项大工程。但驯养动物的工作从此处入手，我必须做一个严密的计划。我在一个有草有水的地方，也靠近树林，圈了一块地。这块地如果四围栽上木栅或篱笆至少会有两英里长。当时对于驯养山羊我已经想得入迷了，不论其围墙的长短，我都必须完成它，否则一切仍然还是空想而已。

当我动手做篱笆墙时，那时大概已经栽了有五十码那么长了，我才想到我的计划有些过大——我现在还用不了这么大面积，只需要一小块就够了，等我的羊群发展起来时，我再扩充我的占地面积也不迟啊！

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，把我的第一块地圈好了。在这些天里，我每天都是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可谓干劲冲天，勇气十足了。

在这三个月里，我基本上已经和那三只小羊混熟了。我又把它们在老地方喂了一个月。直到我把围墙打开，它们也不跑开，总是来回跟着我，咩咩地叫着，向我讨吃的，我才把它们放进新羊圈里。

大概是一年半以后，我已经连大带小有十二只羊了。又过了两年，我已经有四十多只羊了，

这中间我还宰杀了几只。此后，为了分养，我又圈了四五个地方，这四五个地方中间有门相通，集中分散都很方便。后来我捉到的野羊也放在里面，它们也不跑了。那时候，我已经成了一个羊倌，一个饲养专家了。

我不仅有鲜羊肉吃，还有羊奶喝，这是我最初上岛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的。现在我已建立起自己的奶房，每天可以挤出一两个加仑的鲜羊奶。我过去从未做过挤牛羊奶的工作，但现在我已成为行家里手了。有了羊奶，我就可以做奶油和干酪了。这个工作，使我经过了许多次试验的失败，后来也终于制成了。我吃上自己做的奶油奶酪，惊喜是无法形容的。

由此可见，大自然不仅使每个生物都得到食物，并且还引导着你自然而然地知道怎样利用它。我便是从中获益的一个人。是从我的劳动中获益的。劳动可以创造一切。回过头去想，当初我差一点在这个荒岛上饿死，如今有了丰富而美味的食物，不都是我的双手创造的吗？！

28 绝望岛的国王

如果你来到岛上，看过我用餐的情景，你就会相信我是这个岛上的国王了。

我一个人高高坐在上面，臣仆们在两旁恭顺地侍候着。“波儿”仿佛是我的宠臣，只有它，才有权利跟我说话。我的狗——它是个追随我多年的老臣，现在已又老又昏聩了，但依然没有失去我对他的宠爱——照例坐在我的右手；那两只猫呢，一只坐在这边，一只坐在那边，时时希望从我手里得到一点什么吃，等待着我的恩赐。

我还不够气派吗？

就说岛上我所有的臣民吧，对我都是顺从的，没有一个叛逆者，没有一个打算从这个岛上逃出去，都愿意永远跟随着我。

我有这么多的侍从，生活也过得很富裕，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我什么也不缺了。也可以说，我是世界上最省心的国王，连一封信都不用看，好话坏话都不用听，因为我的臣民仿佛都是哑巴和聋子。

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它们。就说我身边的这两只猫，已经不是我从船上带下来那两只了，它们已经死了，都是寿终正寝，并由我亲手把它们葬在了我的住所附近。它们之中的一只猫为我生了许多的小猫，我只留下这两只，其他的我都把它放到树林里去做野猫了。

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，我总是登山或者到海边去走走。每次看到海对面的那块大陆，我的心情都是激动的。因为我并未放弃到那边去的想法，而且每到海边去看一趟，这种想法就变得越来越强烈了。

同时，勘察这个小岛的欲望我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强烈了。你想，我身为一个“国王”，总不

能对我的“国土”不了解吧？我必须到岛那边去看看，因为我不打算坐船去绕岛旅行了，那样太危险，只好从陆地上走，或者沿着海边走，但我无论如何要走一趟。

一切我都准备好了，几乎所有要带的东西都在身上，当然，那样子是十分可笑的。

我头上戴了一顶山羊皮做的，又高又大的便帽。当然只有我把它叫做便帽。它在我脑后垂着一块长长的帽檐，一是为了遮太阳，二是为了挡雨，因为下雨时，雨水顺着脖子流进衣服，那是挺让人难受的。

我身上穿了一件山羊皮的短外衣，衣襟一直垂到我的大腿上。下面穿着一条开膝的短裤，也是用老山羊皮做的，羊毛在外面，一直垂到我的小腿上，远看像一条长裤子。我没有袜子和鞋，只是用羊皮做了一双短靴似的東西，靴腰遮住我的小腿，两边用绳子绑起来，如同士兵的绑腿一样，虽然很难看，但很跟脚，走起路来也很轻。

我腰束一条晒干了的羊皮做的宽皮带，上面没有带扣，只用两根山羊皮条系着；两边有两个环子，但不是用来挂刀和短剑，而是挂了一把小锯和一把斧子。在我的肩膀上斜挂着一条宽皮带，也是用皮条系在我的腰间；皮带上两个羊皮做的口袋，一个里面装火药，一个里面装子弹。我背上还背着筐子，筐子里是我日用的东西和小工具。肩上也扛着枪，头上是那把又丑又笨的大羊皮伞。

我的脸还没有晒成非洲土人那种颜色。我的胡子曾一度很长，后来我又用剪刀和剃刀把它修短了，修成像回教徒那样一种大胡子，又浓又大非常气派。

如果我这副样子，在我的家乡——英国的约克郡城里走，一定会把那些英国人吓一大跳，然后又引起他们的笑声。我的这副尊容一定是太古怪了。

然而这对我却是无所谓，在这个岛上，除了我的侍从们，没有人注意我。

我就是带着这副笨重而丑陋的打扮，一走就是五六天。

我先是沿着前次泊船的那条海岸走，打算一直走到有礁石的那个山上。我以为我是走了一条近路，而且按照我自己对方位的判断，可以一直走到那座山上。

五六天之后，我的确登上了海那边的一座山，但出乎我所意料的是，这里的港湾极其平静，没有急流，没有波澜，也没有要吞噬我的礁石，而是一片极其平坦的沙滩。

这真有点让我莫名其妙！我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？我决心花些时间在这里静观，看它是否与涨潮退潮有关系。

不久我就明白了它的奥妙。原来礁石的位置还在北面一点，在北面那座小山前，退潮以后便发现了它们。那急流是由于潮水和河水汇合而成的，到了傍晚，它的力量便小多了，而且离海岸很近。

这一次观察使我确信，只要我能注意潮水的涨落，我一定能毫不费力地将我的小船撑到岛这

边来。而且我也不会遇到上次的那种危险了，这样我周游全岛的计划也可以付诸实现。

我的结论是：我这次出行没有白跑；也可以说，我每一次出行都有收获。

29 陌生人的脚印

你知道，我在岛上，现在可以说，已经有两个田庄了，

一个是我的城堡，四面有墙，上面有悬崖，悬崖下面是山洞。山洞里，我已扩充了好几个房间了，或者说是有好几个支洞，一个套一个的。其中一个最干最大的，有一个门通向围墙外边，通到围墙和山脚衔接的地方。这个大房间内，我放满了大瓦缸，还放了十四五只大筐，储存着我的粮食和谷种。那时，我的庄稼已经长得产量很高了，每个穗子可以搓出几十个谷粒来。

这里的围墙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屏障，我栽下的那些木桩已经发育成为大树，又高又密，无论在远处还是在近处都以为这是一片树林，不会看出后面有人住。

靠近住所有我的两块庄稼地。我按时耕种它们，它们按时向我提供粮食。我从不亏待它们，它们也不亏待我。

我的另一处庄园是林子里的那所茅屋。

现在它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样子，几年来我一直对它不断地改造修葺，已经成为一处真正的田庄了。这里的围墙没有砂石，那些木桩也都长成了大树。枝叶茂密，生气勃勃，蔚然成荫。围墙中的帐篷，我在帆布的上面又蒙上了山羊皮，很厚也很结实，里面的立柱我也换成了更粗的，挡风挡雨挡阳光都没有问题，旱季时和石屋一样凉快。吊床已改为由兽皮和山羊毛制成的睡榻，柔软得和公主的床差不多。

这里我也做了一个大木架子，上面放着各种各样的用具和工具，也有贮藏粮和水的地方。如果在里面住上一两个月不出门，什么也不缺少。

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，是我饲养山羊的羊圈。羊圈如今已很大了，里面有几十只羊。羊圈的篱笆我是用木桩围起来的，如今木桩也发芽抽枝，长成一道林墙。不要说羊跑不出去，就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过去，相当地紧密，相当地坚实。我预计的使用期是六十年。

这些工作证明了我的勤劳。我知道，要想使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，只有不辞辛劳地工作才能获得。我在自己身边建立这个羊圈，饲养了一批山羊，就等于为我自己建立了一座羊肉、羊奶、奶油和奶酪的活仓库。无论我在岛上继续生活多少年，哪怕是六十年、一百年，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。

在这里，我还学会了培植葡萄。将来有机会我可以成为一个葡萄园主，然后再做葡萄酒的大酿造商。现在我吃的，贮存的葡萄干，都是用我自己培植的葡萄制作的。它们是食物中的佳品，美味可口，去病延年，营养精神。只可惜不能请大家来品尝。

我这次到东海岸去考察，就是从我这所林中的茅屋出发的。

我从此真的找到一条近路，而且在那里又造了一条独木舟——这只独木舟造得比前一只精巧，速度也快多了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。这样，我就有了两条船了，一条在岛的这边，一条在岛的那边。

后来，我经常到那里去看我的小船，把上面的东西整理整理，有时也驾着它到海上玩一会儿，都是离海岸不远的地方。我不敢再到远处去逞能了，上次的历险已足够我咀嚼几年了。

就在这个过程中，出现了一件事，这件事给我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变化。

这就是，有一天，我在海滩上发现了陌生人的脚印。

那肯定是人的脚印，清清楚楚地印在海滩上，简直把我吓坏了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就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，又像是活见了鬼了。

那是一天的中午，我去海边看我的船，信步走在海滩上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人赤脚的脚印清清楚楚地印在沙滩上。我当时就惊呆了。

这肯定是人的脚印，但不是我的脚印，因为我从不赤脚，而岛上又只有我一个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我侧耳静听，又回头四顾，什么也没听见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我跑上一块高地，向远处张望，也没看见什么人。于是，我又跑到脚印跟前，在海滩上来回走了几趟，除了找到的那几个脚印，再也找不到什么了。这些脚印不折不扣是人留下的，有脚后跟和五个脚趾头，样样俱全。这绝不是幻觉！

我像一个方寸已乱、神经失常的人，胡思乱想了一阵，拔脚就向我的住处跑，跑得简直像脚不沾地一般。

在路上，由于我惶恐至极，差一点撞在树上，还差点把树干也误以为是人。我这样跑几步就要回头看一看，一路上产生了不少的幻景，也出现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想法。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是怎么跑回我的城堡的。

我从海岸跑回家里的情景，就像有人在后面追着似的，一下子就钻进去了。至于我是用梯子爬进去的，还是从山洞的侧门钻进去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甚至第二天早上我还想不起来，我是怎么回到城堡的。

那种胆战心惊的滋味让我一夜都没合眼。

不知为什么离开我受惊吓的时刻越远，我的疑惧反而越大。这种情况似乎是反常的，其实正是处于恐惧心理中的常态。原因是，我的脑子里在不停地胡思乱想，不断地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吓唬自己，又往往是往坏处想，那必然越思越想越害怕了。

比如我想，怎么会有人到这个岛上来？那把他们运上岛的船在哪里呢？如果不是人，那一定是魔鬼了，是魔鬼变成人的样子留下的脚印，可世界上真的有魔鬼吗？如若既不是人，又不是魔鬼，那脚印又是什么动物留下的呢？我见过猴子的脚印，也见过大猩猩黑猩猩的脚印，这海滩上的脚印肯定不是它们的，那又是谁留下的呢？

这样越思越想，我完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，有时连我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了。

后来我又想到，这可能是一种更危险更狡猾的生物。就是说他是野人，也许就是对面那个大陆上的野人。因为我推测那块大陆上一定有野人，他们乘独木舟到海上，也像我一样，遇到风浪翻船了，偶然来到我这个孤岛上，又不愿意留下来，又回到海上去了。

这些想法，当然都是我自己安慰自己，骗自己的。

然而这些想法并未解除我心中的疑虑——也就是说，也许我这个岛上还有人，或许就是野人。他们看见了我的小船，也看见了我，说不定也正在寻找我呢！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又不知他们是几个，说不定会找到我的围墙，把我包围在里面；也会把我的谷物、羊群通通劫走，最后把我活活地饿死。

恐惧心理驱走了我全部的信心和希望。此时，我甚至有点后悔我的粮食贮存少了，淡水也储蓄少了，痛责自己的懒惰。由此我下决心，要在我的住所里，屯积好可以用两三年的粮食，那样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怕了。

由此可以证明，人生是多么变化异常又光怪陆离呀！在不同的环境中，人的情感怎样变幻无常呀！今天我们所爱，往往是我们明天所恨的；今天所追求的，往往是我们明天所逃避所抛弃的。我自己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子。

过去，处在这个孤岛上，我一直苦闷的就是不能和人进行来往交流；而现在呢，我看到了一个人的脚印，只是不声不响的脚印，我就恐惧成这样，不是变幻无常吗？

我想，人生就是这样的。这样的人生才是五彩缤纷。

当我惊魂甫定之后，我就渐渐地想到上帝。那些脚印，或许就是他安排的。否则，我没办法解释这些脚印，也没办法理清我混乱的思想。

这种混乱不清的思绪，控制了我许多天，甚至几个月。

我一边想着那些脚印，一边想着贮备粮食，一边计划着如何改造我的住所，筑造更坚固的防御工事。

有一天清早，我仿佛突然在胡思乱想中醒悟了什么。我心里非常地不安。我觉得这一切也许真是我的幻觉，那脚印也许就是那天我下船时留下来的，因为我有一只靴子已经完全露底了。

这么一想，我的精神为之一振，并开始相信那脚印就是我自己的脚印，这一切不过是虚惊一场。

于是，我的胆子又壮起来了，想到外面去看看。

我已经有三天三夜没出我的城堡了，而且也没有鲜羊肉和鲜羊奶吃了。何况那些可怜的牲畜也好久没有挤奶了，它们必定是痛苦不安的。我听到了咩咩的叫声。

我东张西望、战战兢兢地走到了城堡外头，外面一切照旧。假如当时有人看见我一路上那担惊害怕的样子，准会以为我做了什么亏心的事了。

羊圈那里也一切照常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于是我的胆子慢慢地大起来，连着跑出去挤了三天的奶，还杀了一只羊，既没有看到什么，也没有听到什么。

我想，我不必再这样自己吓唬自己了。我必须面对现实。如若我对那个脚印还信不过，我就到海边去一趟，用自己的脚去比一比，看看是不是一样大小，以确认是不是我的脚印。

我来到了海边，首先看到的是，那个地方不是我上次乘独木舟上岸的地方，它们相距得很远。第二，我用脚和那个脚印进行比较时发现，那个脚印比我的脚要小得多，简直像个孩子或者女人的脚。

这下我就更糊涂了，甚至气愤起来，像发了疟疾似的浑身战抖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这一次使我确信这个岛上有人，但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我现在惟一的做法是，为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，必须竭尽全力加强我的防御措施来保障我的安全。

至于能够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防御措施，我简直茫无头绪。因为内心的恐惧，我已无法理智地去考虑这样的事情了。

回到家里，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夜之后，第二天头脑和情绪才稍稍地稳定。我想，头一步是把我的围墙拆掉，把我养的羊都赶到林子里去，免得有人发现羊圈来岛上抢羊；第二步是，把我的两块庄稼地毁掉，免得他们为了找谷物而经常到岛上来骚扰；第三步是，把我的城堡和茅屋拆掉，免得他们看到里面有人居住，到里面来搜寻，我就在劫难逃了。

我这样胡思乱想了很多，并且自己就把自己的想法否定了。而且，走出城堡一看，外面依然

是那么安静。

我想，岛上物产丰富，风景宜人，而且离大陆又那么近，当然不会像我想象的那样，完全没有人迹。这地方虽然过去没有像我这样固定的居民，但还是不免有那块大陆上的小船靠岸。不过这种情况，比较稀少就是了，我在这里十五年了，只有今天才看到人的脚印。

既然是这样，我只有加强我的防御工事才是现实可靠的办法。真没想到，在这个岛上居住了十五年的今天，我才知道，人是最可怕的。

我开始后悔我给山洞又开了一个门，我必须先把这个门堵上。然后，我决定在我的围墙外边，再筑起一道半圆形的壁垒，这样我就可以有双层的墙了。

在完成这道壁垒的同时，我对我的围墙也进行了加固。我在树与树之间又打上了一些木桩，使它们更加严密，并用木板和旧缆索把它们连接起来，看上去十分的坚固。我在这道围墙上开了七个小洞，大小刚刚可以伸出我的手臂。在围墙里面，我用石土垫在墙脚下，把我的墙增加到十尺多宽成为一个高台，于是我便可以把那七个孔做为枪眼，把我的长枪、短枪从孔口伸出去射击。我有三四支长枪，还有七支短枪。有的短枪是大口径的，我可以把它们当大炮使用，固定在一个架子上，可使我在两分钟之内连开七枪，这样就是来几十个人我也可以对付了。

这项工程，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，没完成它以前我一直感到不安全。完成以后，我又在壁垒和围墙之间插上了差不多两万多根木桩子和杨柳枝。它们有的削得很尖，如利剑一般指向天空，有的可以长成小树，把我的木桩掩蔽起来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敌人来了他们也很难通过这道封锁线。

想不到的是，不到两年的工夫，我的这道封锁线就长成了一片小树林，它们是那么浓密又那么粗壮，不管是什么人都无法在里面通过，这又使我放心了许多。而我为自己安排的进出办法还是梯子，我又做了两架，放在里面十分隐蔽的地方，敌人是无法翻越我的围墙进入城堡的。

现在可以说，我用尽了人类智慧来保护自己。但由于我心存恐惧，有时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，又忽略了别的事情。这叫顾此失彼。然而我对我的羊群还一直是很关心的。它们不但供给我肉吃，供给我奶喝，而且帮助我解决了缺少火药和子弹的问题，因此我不愿意放弃它们，何况我同这些羊也有感情了。

我想了很久，想出了两个办法来保全他们。一个办法是，挖一个地洞，每天晚上把它们赶进去，用个栅栏门挡起来；另一个办法是，在山里面找一个更远更隐蔽的地方，在那里分成几个小圈，每个地方养六七只，万一哪一处发生了事儿，我也只会损失一小点儿。我觉得，这个办法是最稳妥的，虽然花费的时间要多一点，但是羊群和我都安全。

方案确定之后，我立即就干起来了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在山里圈了几块地方，都是用木桩打好的围墙，也是又高又结实的那种。转移羊群的工作，我也没敢耽搁，马上把十几只小母羊和两只公羊牵到了新地点来。把羊群转移过来后，我又继续加工我的围墙。我宁肯此时多花一点时间，多卖一些力气，日后我就会放心多了。

我在这种惊恐不安的心情下生活了两年。

这两年中，我所想的，我所做的，都是由那个脚印引起的。但我至今也没看到什么人来到岛上，甚至连个人影也没看见过。

由于这种不安的心情，我这两年的日子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。这种日子是很不舒服的，仿佛每天都在担心有人要来害你。

朋友，你没尝过这种滋味吧？

31 又吓了我一跳

我在把羊群都安置好了以后，便打算再找一片这样幽静安全的地方，建立一个秘密的仓库，以储存我的粮食和其他东西。

于是我就进到山里去找，不料，走到了我从未到过的岛的最西角。我朝海里一看，看到极远处好像有一条船。

我本来有一架望远镜，是从水手们的箱子里找到的，可惜没带在身上。而那船似的东西又离我是那么远，把我的眼睛都看疼了，也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不过，当我走到海边时，它已经不见了，无影无踪了。因此，我决心以后出门的时候，一定把望远镜带在身边。

不管海上那个东西是不是船，它也让我惊奇了很长时间。正如我在岛上发现脚印一样，说明在岛的附近，或者是我看见的那片大陆上有人。

就在我下山的路上，我看到海岸上到处是人的尸骨，也看到一个个的大坑，好像里面还生过火。

这情景使我惊愕得连恐惧都忘掉了。我没有立即逃跑，而是仔细观察了这些尸骨的形状和样子，虽然它们让我胃里像涨潮一样往上翻涌，差一点呕吐出来，但我还是忍下去了，坚持着要查明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会留下这么多尸骨？

当时我的猜想，这些人是被人杀死的。这里曾经发生过战争。或许是两船相遇，在海上打起来又打到岸上；也或许是船上的人上岸来和野人打起来，还可能是野人跟野人打起来。总之看上去，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

这些尸骨没有让我像看到脚印那么惊慌，因为他们是死了的人，而那双脚印是活着的人留下的。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刚刚从那里走过一样。

看着这些尸骨，我不由得怜悯起自己来。尽管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很不幸的，是一个苦命人，但比起这些人来，我却是强多了。而且上帝也没有虐待我，给了我足够的粮食、羊肉还有衣服。我应该感激上帝，感激生活才对。

我就是怀着这种安慰和感激的心情，回到了我的城堡。

此时，对我的城堡和我的生活，我比任何时候都满意多了，安心多了。

现在，我来到这个岛上，屈指一算，已经十八年多了。一个人一生中有几个十八年啊？我还寻找什么，要求什么，指望什么呢？但我还可以在这个岛上生活十八年。

现在，对于我来说，只要安全平稳地生活就够了。只要我能把自己隐蔽起来，就是有强盗杀上岸来，找不到我，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会让那些树再长起来，让那些羊再养起来。我会储备更多的粮食。

此后，差不多两年的时间，我一直守候在我个人的生活范围之内。我所指的生活范围，是我的城堡，我林中的茅屋，我的庄稼地和我的羊圈。我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甚至在这两年中，我连我的小船都没有去看过。不知它们还在不在？是不是被人掠走了，或者被潮水冲走了？我只是想再造一只，造一只更轻便的，并非是为了航海，而是为了岛上一旦有了不测，我好驾船往海上逃生。我不想把我的生命，落在任何人的手里。

可是，尽管这样——我十分小心，整日提心吊胆的，但由于时间一久，日子一长，我在岛上再没有发现任何情况，没有遇到过人，看到过人活动的踪迹，更没有遇到任何危险，我对于他们的恐惧和担心也就慢慢地消失了。

从此，我又像以前那样放心大胆、泰然无事地过我的日子了。

32 秘密计划

从我来到这的第二十个年头开始，我虽说是过着与过去完全相同的生活，但我的心情却和原来大大的不一样了。

也就是说，我做事情比以前更加小心了，比以前更加留心周围的变化和动静了，生怕有什么事情我没注意到，又生怕那些来岛上的人注意到我。

特别是放枪的时候，我特别小心翼翼，生怕让陌生人听见。其实，我也用不着放枪了，我养的羊足够我吃；如果我要逮野山羊，可以用陷阱和捕兽机。因此，我在以后的两年中，没开过一次枪。虽然我出门的时候总带着它，但从未放过，只备有特殊情况时使用。后来，我出门时就只带短枪了，因为它们带起来方便，挂在我的皮带上就行了。我又把从大船上弄来的一把大腰刀磨快，做了一个带子装上皮鞘，出门时也挂在身上。干活时也可以用刀来砍树枝

和别的什么东西，也可以提防野兽，响声比枪要小多了。

但不论我如何谨慎小心，我的处境都没有任何变化，它们依然如过去一样自然宁静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处境说不上怎么不幸。不幸的只是我的心情，有时仍是战战兢兢的，有时夜里仍然做噩梦。

在这种情况下过日子，我所缺乏的东西，包括生活日用品实在太多了。

本来有一个煞费苦心的计划，运用我的脑瓜和创造精神，还要做很多事情的，比如，试验一下制酒，就是把大麦制成麦精，然后用一套设备把它制成啤酒。当然，这在岛外的人看来，是个极其荒唐的想法，因制造啤酒需要很多东西，而这些东西我都没有，比如，制酒需要许多木桶，这东西我没有，以前试图自己造，但没有造出来；其次，我没有蛇麻花，而做啤酒必须有它，它是啤酒的灵魂，可以使啤酒经久不坏；我也没有酵母，做面包时就没有酵母，没有它就不能发酵，不能发酵就不能把大麦精变成酒的原料；而且我也没有钢锅钢罐来蒸煮。总之，我几乎是赤手空拳，一无所有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决心要试一试，而且我确信——假使没有这些脚印和尸骨的干扰——迟早会把它们做出来。因为我的脾气是，只要决心去做一件事情，不管有多少困难，不成功决不放手。

由于那些脚印和尸骨所造成的恐怖，我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到别处去了——也就是说，用来对付那些可能袭击我的人。对这些“假想敌”我想得很多，想他们来岛上做什么？是几个人还是几十个人？是使用标枪弓箭还是使用枪？我又如何对付它们？……我想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，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方案之一是：

我想在海边，也就是我发现尸骨的地方，有他们生火的坑。我可以在那个坑里埋上五六磅炸药，等他们生火的时候，一定会把炸药引燃，那样他们一定会被炸死。后来，我又想，我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这么多炸药，因为我不敢确定他们是否在那里登陆，是否在那里生火，岂不是浪费了！因此，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方案。

方案之二是：

我寻找一个掩体，仿佛是一个碉堡，在那里放哨，监视他们。把我的几支枪加倍地装上火药，如果他们登陆，我就突然向他们开火，按照一枪打死一个或打伤两个计算，我可以对付二十个人。最后还可以使用我的腰刀，同他们进行白刃战，一定可以把他们消灭精光。这个方案让我高兴了好几个星期，因为我整天想它，连做梦都梦见它，有时甚至梦见我在向他们开枪。

后来，我又想出了很多方案，但很快都被我否定了。

我还是对设一个掩体或造一个碉堡的方案着迷，于是我就开始去选择地点了。这个地点，位置要适宜，不远不近，还必须很安全地让自己埋伏在那里，也有撤退的道路。

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到那个有尸骨的地方走来走去，对那里的地形地势都非常熟悉了，而且使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奋勇杀敌的情绪。

我在小山找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地方，它像一个天然的掩体，可以使我安全地监视着海面，可以使我有五六个进行射击的位置。它的后面是一片丛林，丛林有一个坑，那个坑也足以把我掩蔽起来，并且我也可以在那里进行射击。我的身上有树枝笼罩着，看他们一清二楚；他们要看到我却是很难的。

我把我的两支短枪和一支长枪都带来了。短枪里装上了一对铁块和四五粒比较小的子弹，长枪中装上了最大号的猎兽弹，还准备了一些火药和石块。我做了两次演习，但没有开枪，只是看看我的射击距离和隐蔽的情况。

我这样就算是做好了准备，等待着付诸实现。

每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跑来，在小山上和海边巡逻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船驶向我的小岛，或者沙滩上有没有异常的现象。

我这样一连守望了两三个月，每天都毫无所获地回家去，渐渐地又对这份苦差事厌倦起来。因为在这两三个月里，不仅海上或者海岸附近没有小船的影子，就是我用望远镜向四面八方了望也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迹象。

开始时，我还是十分警惕的，而且全身都充满了一种杀敌的锐气，仿佛随时都有敌人进攻，我们打起仗来了，我一口气杀死了二三十个敌人。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犯了死罪，我当时一点也没考虑。我只是认为他们侵犯了我的海岛，我为了保卫海岛，就应该把他们消灭。我每天真像一个严阵以待的战士一样。现在，我完全厌倦了这一切。我只是在和我的“假想敌”作战，仿佛一场闹剧似的。

由于这些闹剧过去了，我的头脑也开始冷静下来，开始认真考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值不值得这样做？是不是我有点小题大作了？

后来，我又想到杀人，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？难道他们真是我的敌人，真应该处以死罪吗？——我心里展开了自我辩论：如果是别人对我这么做，或者遇到了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我这样做是不是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呢？因为杀掉一个战争的俘虏都是犯罪行为，我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就向他们开枪呢？

我从这方面认真地考虑了一下，发现我自己实在是把事情弄错了。

幸亏我没有开枪，幸亏我没有发动这场战争，也幸亏那些陌生人没有来，否则我不是成了罪人了吗？

这些想法，使我放弃了我的防御计划，其实是一个战争计划。这实际上，也是挽救了我，使我不再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。

我想，假使这些人，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来岛上，只要是不向我发动攻击，我绝不攻击他们，反而应该欢迎他们，和他们和平相处，也可以共同开发这个小岛。

我不是正苦闷没有人和我来往吗？

我想我这么做，上帝会满意的，他们也会满意的，未来的岛上的居民也会满意的。

我就是在这种想法中，也就是思想斗争中度过了一年。

33 意外的发现

在我放弃了我的“秘密计划”之后的一年里，我几乎只做了一件事情。这就是，我把停泊在岛那边的小船——我的独木舟移到岛东边来了。

在岛的东边，一块高高的岩石下边，我发现了一个小港湾，那里极其隐蔽，不走到那块岩石的下边，谁也不会发现那里是一个小港湾。而且在港湾的另一边，礁石林立，礁石中间有急流也有回流，任何人不从岩石的下边撑船，是无法把我的小船拖走的。

我把留在小船上所有的东西都搬了下来。因为这些东西，都是短程航行不需要的，其中包括我的船桅和船帆，一个四爪锚，以及很多吃的东西。我把它们搬回了我的住所，并在路上注意不留下任何痕迹。

此外，我比之以前更加深居简出了，除了我的日常工作，比如取清水，挤羊奶，给羊群送草料等等，我很少离开我的房子。

我把一些羊转移到了岛那边，那里离我的住所很远，我只好几天去一次了，而且每次去我都带着枪和火药，当然主要是防御用的。

在这一年里，我还是和过去一样，没有再看到船影，没有再看到脚印，也没有看到任何别的异常现象。

这一情况，不知为什么，反而使我闷闷不乐起来，好像是我希望有人来，希望每天都发生稀奇古怪的事情，甚至是希望开枪打仗似的。没有灾祸，没有那些让我惊慌失措的事情，我反倒是没的想也没的干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那段时间，我感到，好像做梦都没有内容，没有意思了。

我应当坦白地承认，这些焦虑，仍然是由于我的心理不正常引起的。其实，这种不正常的心理，对我来说比我想象中的那些敌人，那些脚印和尸骨还危险。

解决这种不正常心理的办法，就是我必须尽快地投入到工作中去。我不能总是这样，怕暴露自己而招引来敌人，连个钉子也不敢钉，一块木头也不敢劈，当然更不敢生火了，生怕被人看见炊烟，有时甚至连烟也不抽。

为了尽快地投入工作，我首先要解决的是生火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我必须找一个白天能生火的地方，不仅能够煮汤做饭，我也可以自由地抽烟。

当然这必须是个隐蔽的地方，为此，我走进树林中寻找。虽然这里的树林很多，但没有一处是让我满意的。可是在这寻找的过程中，我却有了意外的发现和意外的收获。

那是有一天我在树林中，发现了一个洞口，那是个天然的地洞。这件事让我喜不自胜。

这个洞口在一块大岩石底下，我本来在那里砍树枝当柴烧，并且把一些粗树干烧成木炭。这是我在英国看到的办法，把木头烧成木炭，然后再用木炭生火，这样就没有冒烟的危险。

在我砍树枝的时候，看到丛林后面有一个深坑。我感到有些奇怪，想进去看，这完全是好奇心的驱使。不料，我拨开荒草一看，发现是个洞口，而且它非常大，我挺着身子走进去，还显得绰绰有余。

这个山洞里面一片漆黑，我站在外面向里面看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我仿佛看见里面有两只发亮的眼睛，不知是魔鬼还是人的眼睛，在洞口微弱的光线反射下，像两颗星星闪闪发光。

我开始时吓了一跳，过了一会，我又恢复了平静，连骂自己是个大傻瓜。我难道不是傻瓜吗？我独自一个人在岛上住了二十年，还怕什么魔鬼？难道这个岛上还有比我更可怕的东西吗？

于是，我鼓起勇气，点燃一根火把，走进了洞里。

我刚刚走进去不远，忽然听到了一种大声的叹息，就像一个人在痛苦时发出来的。接着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哼唧声，好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冷笑。我马上向后退了两步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要不是头上戴着帽子，头发也会竖起来了。

但我没像上次看到脚印那样，拔腿就往回跑，一直跑回家去。而是冷静地镇定住自己，高举着火把继续向前走。我借着火光向前一看，原来地上躺着一只大得吓人的公山羊。它大概太老了，正在那里喘着气，叹息着，等死呢。

我推了推它，看看能不能把它赶出洞去；它也试了试，想站起来，但没有成功。于是，我心中生出怜悯之情，再没有碰它一下，索性让它在那儿躺着吧。

我继续向洞里走，这时我的胆子已经很大了。我看清了周围的一切，这个山洞好大啊！它虽然在我所见过的山洞里不算是最大的，但已经够大了，里面至少还有十二英尺的一个大厅。只是由于它是天然形成的，不方不圆，不成个形状。在洞的尽头，似乎还有一个小洞，需要爬进去，我一时还弄不清楚它通到什么地方。

因为我只有一个火把，没有蜡烛，我不能在里面停留得太久，回来时那兴奋的心情，你们是可想而知的。

第二天，我带了六只大蜡烛，就是我自己用羊脂做的那种蜡烛，还有一个火绒盒和几件工具

又来到了洞里。

我一直走到洞的尽头，钻进了那个小洞。它只有一米多高，我这样完全不知底细地向里面爬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

我大约爬了有十几米，不知自己还要爬多远，也不知里面还有什么动物和东西，发现洞顶忽然高起来，差不多有二十英尺高了，如同进了一座地窟或者地下室一样。

我又往前走，真是越走越宽敞，如同进入了一座地下宫殿。四壁上灿烂耀目，仿佛镶嵌着宝石或者金子。

我最后走进这座熠熠发光的洞穴里，发现地上又干燥又平坦，铺一层细细的砂石，洞顶和四壁都是由那种漂亮的又可以反光的岩石构成，既不潮湿也没有那些令人讨厌的爬虫。这真是个隐居的理想所在。

空气是从洞口进来的。它惟一的缺点就是洞口太窄小了，进出不太方便。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进出口对于隐蔽自己是非常有利的。

这个意外的发现，把我乐坏了。我在洞里大声地叫起来。那天，我一刻也没敢停留就往洞里搬东西——当然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了。我把这里当做我的粮仓和火药库。我把自己多余的粮食都藏在了这里，又把我多余的枪支和火药也藏在了这里。

我一共还有三支富余的鸟枪，三支富余的短枪，还有半桶火药，就是从海上捞上来受潮了的那桶，它里面的火药没有受潮，仿佛硬壳中的果仁一样。同时，我也把做子弹的工具也搬来了。当然，我还留了一些枪和火药在我的城堡里，这儿只是我的一个秘密仓库。

现在我可以这么说，就算是真的有敌人来袭击我，我也不怕了。我做到了进可攻、退可守，几乎成为一个军事家了。

只可惜那只老山羊，在我进洞的第二天，它就一声不响地死了。我失去了一个老伙伴。我把它拖出去，拖到林子里，为它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，把它安葬在一棵大树下，希望它的灵魂能够得到安宁。

34 第二十三

今天，是我住在这个岛上的第二十三年了。

我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已经成为一个中年大汉了。而我对于这个岛，对于我独自一人的生活方式早已习以为常了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我完完全全地适应了岛上的生活。

我已经计划过多少次，我要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，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我要死，也要像那只老山羊一样，倒下就死，葬在那个山洞里，不立墓碑也不留遗言。

在我活着的日子，我要尽力地工作，尽情地娱乐，使我生活得充实。

我的鹦鹉“波儿”也已经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了。它不仅学会了说话，而且还会唱歌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。巴西人说，鹦鹉可以活一百年，我不知道我的“波儿”是否能活那么久。如果我死了，它会寂寞的。它会整天在岛上啼叫：“可怜的鲁滨逊，你在哪里呀？”那时候，上帝也会落泪的。

我的狗，也是我忠诚而又可爱的伴侣，它跟了我十六年，后来它死了，是老死的，没有一点病，我感到很惋惜也很沉痛。

至于我的那些猫，它们已经成为一个大家族了，大部分在林子里成为了野猫。两只我所心爱的，被驯养在家里，它们也生了不少小猫。这些小猫有的跑到林子里去了，我的老猫还时常去看望它们，但仍坚守在我的家里，至今仍是我家庭中的成员。

另外，我还养了几只海鸟。虽然我叫不上它们的名字来，但它们长得实在是太美丽，太可爱了，叫起来也非常好听。起初，我是在海边捉到它们的，把它们的翅剪掉了，养在笼子里。那时它们还是幼鸟。后来它们长大了，我就把它们放出来，它们也不跑掉，每天在我城堡的四周飞，又回到我的城堡来。再后来，它们就在我的防御工事和围墙中间的丛林中生了许多小鸟，这些小鸟都有趣极了，如同一窝雏鸡似的，整天在我的院里院外飞来跑去的，好像已经忘掉了它们的家乡是大海。

除了我的这些伙伴，还有脚印呀、山洞呀这类稀奇古怪的事情，我的生活还是相当丰富多彩的。在我独居此岛最后几年的生活里，这类让我一惊一喜的事情就更多啦。

应该说，今年这一年我过得很平淡，主要是忙于饲养山羊，制造奶制品和耕种粮食这两件事情。我有了秘密仓库，当然要为自己屯积更多的东西。

到了第二个收获季节，也就是我来岛上第二十三年的十二月，农历冬至前后的时候。有一天，一大清早，我到田里去割麦子。那时天气还相当炎热，太阳虽然不在赤道上了，但离我一点也不遥远。

正当我走向麦田的时候，忽然看见远处的海上一片火光。这火光离我有两英里远，就在我发现火坑和尸骨的那个海岸上。

我急忙回家取来望远镜，发现那火光并不在海上，就在海岸上，好像是夜间生起来的篝火——因为树林阻碍着，我不能完全看清楚。

这回是真的来了！

我停在家门口的小树林前，不敢再往前走。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？又担心起我已经收割和尚未收割的粮食，还有我的全部家当。此时，我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把枪和火药都拿出来。我

已经失去了平常日子里的冷静。

后来，我还是又跑回到城堡，把我摆在外面的梯子都收起来，并仔细检查了我的防御措施。

我把我的大口径短枪和长枪都装上了弹药，做好了一切临战前的准备。只是我这时候派不出侦察兵，我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我，没有第二个人到海岸上去为我打探消息。

我耐着性子，糊里糊涂地在家等了一会儿。后来发现我的城堡附近没有任何动静，我再等等不下去了，就带了一支长枪两支短枪，拿着望远镜，登上了我旁边一个小山的山顶。

山顶上有树作掩护，我隐蔽在树丛里，用望远镜向海岸进行了望。这回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看到有九个土人，几乎是赤身裸体的，围着一堆篝火正在吃东西，那些东西大概是他们带来的，或者是海上打到的鱼，在火上烤着吃。

他们一共来了两只独木船，停泊在岸边上。那些独木船比我的要大一些，但没有桅帆。

这时正是退潮，他们大概是在等待潮水涨上来的时候再走。

我通过望远镜，看到他们吃完饭以后，好像围着火在跳舞，所有的人都在一面唱歌一面手舞足蹈的，完全没有到岛上来的意思，更不会注意到我在观察他们。

我听不出来他们唱的是什么歌，也看不出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，甚至连他们九个人，哪个是男人，哪个是女人也分不出来。

但此时，我的心里轻松多了。因为我可以确信他们不是敌人，如果我向他们开枪或者把他们炸死，都是犯罪的。

潮水来了，独木舟浮起来了。这些土人欢呼雀跃地上了船，划着双桨，顺着水流向西去了。

我用望远镜眺望这两只船，看到了海上还有三只小船，他们汇合之后，便向海那边的陆地去了。

当我完全看不见这五条船的时候，我才下山到海边来。

在海岸上，我看到篝火还在燃烧着，地上到处是他们扔下的骨头——有鱼的骨头也有野兽的骨头，但我分辨不出来那是什么鱼和什么野兽，只能说他们还是过着原始的生活，野食露宿。

他们大概就生活在我看到的海对面那块大陆上或者是岛上，是那里土生土长的土人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可怕，也一点没有要进犯这个岛，抢我的粮食，烧我的房子，劫走我的羊群，以及伤害我的意思。

对于这些土人，其实不必要那么害怕和焦虑，因为我没看到他们手中有枪，只有几支标枪和捕鱼的工具。

我想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是我对待他们最明智的政策。

35 我听到了枪声

杨峰 35 看到那次篝火之后，我虽然不像以前那样胆战心惊了，但心里仍然是常常感到不安。有时睡不着觉，老做可怕的梦，并从梦中惊醒。

因为在以后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又看到这些土人来海岸两三次，有时是两条船，有时是三条船，都是夜里来夜里走的，没有停留多长时间，这些情况，我也是第二天早上，到海岸上巡视时才发现的，夜里我一点也没听到什么动静。

我的惊恐和焦虑，也是由这些情况引起的，总担心有一天他们不是在海边，而是到岛里边来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这么越想，我就越不安了。我甚至有几夜没睡，就守在那座小山顶上，可是却什么也没发现，仿佛是故意戏弄我一样。

到第二年五月，可能是五月十六日那一天，岛上真的出了一件大事，那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。

五月十六那天刮了一整天的大风，到了夜里，又是闪电又是打雷，风雨交加，闹个不停。

我一直睡不着觉。到了夜半，雷电过去了，风也小了，最后雨也停了，我渐渐地进入梦乡。

我在梦中，突然听到一声枪响，好像是梦里的，又像是从海上传来的。

过去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。这次是真正惊恐地从床上爬起来，迅速地来到了我屋后的半山。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，我是怎么来到山上的，只觉得是那枪声在召唤我。

在山上我又听到了第二声枪响，同时看到了火光。那声音是从海上传来的，火光也是从海上传来的。就是在我的独木舟遇到急流险些翻船的那个地方。

从望远镜里我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些什么，它仿佛停在那地方一动不动。我立即想到这一定是什船只遇了难，或者还有别的船。它们放枪是求救的信号。

又响了几枪。好像是冲着我来的。虽然我无法去援助他们，但我可以做我能够做的，也就是告诉他们——岛上有人：鲁滨逊在这里！

我于是动手去收集干柴，收集了一大堆，把它放在山顶一块明显的地方点起来。

这些木柴开始不好燃烧，后来慢慢地干透了，又加上山上有点风，烧得非常旺盛，如同一个大火球。

我相信海上的人会看到。为了使他们能听到我的声音我也向海上放了一枪，很快海上又传来好几声枪响。

当时我兴奋极了。好久我都没这么兴奋了。

那堆大火一直烧到天亮，海上的情况也变得清楚起来。我用望远镜再度瞭望，发现那个黑东西在岛的正东，实在是太远了，看不清楚是船是帆还是什么东西，始终停在原处，动也不动。

我猜测那是一条下了锚的大船，或者正在向海里倾斜的大船，船上一定有很多人和很多货，和我那次在海上遇难的大船一样。

望着它，我心里真是很难过，因为我没法去帮助他们。那天，几乎是一整天我都是这么看，我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

后来我到了海岸上去，也就站在我遇难的那片礁石的一块礁石上，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了急流正是流向失事的大船的方向。这条急流在礁石的尽头造成一股逆流，可能就是这股逆流使那条大船触礁以后毁了。

可能是因为在夜里，船上的人没有发现附近有个小岛，当然也就想不到放下小艇来逃生，反而驶向了深海。他们越走越远，最后船倾斜了，什么都晚了！

我在海边等待着，等待着有人从船上逃出来。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我的火光，听到了我的枪声。但，直到天亮以后，也不见有任何人从那里逃过来。

我焦灼地等待了一整天。我是多么盼望着有人死里逃生，跑到我这儿来呀！我也是从遇难的船上逃出性命的，所以同命相连，我深切地希望那条船上也有人逃到岛上来。

在这个岛上，我还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，强烈地渴望着有人来找我，有人向我述说什么痛苦。

“哪怕是一个人呢！可怜的鲁滨逊正在等着你呢。”

我不停地念叨着这句话，差不多说了一千遍。

每次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两只手都捏得紧紧的，假如手里有石头一样的东西，也能把它捏成粉末。两眼紧盯着海面，有泪流出来，到一千遍的时候就是血了。

可命运偏偏不让我的愿望实现。

我在海岸上等了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也没见海上有一条小船划过来，也没见有一个人游过来。而我却望眼欲穿，呆呆地立在那里，好像已成为一块永久伫立在那儿的一块石头。

36 可怜的西班牙大船

我在海岸上一直等了七天，什么也没等到。

第八天早晨，我在大船失事附近的海岸上看到了一具青年水手的尸体。他是西班牙海员，身上没穿多少衣服，只是一件水手背心，一条开膝的麻纱短裤，身旁还扔着一件蓝麻纱的衬衫。我在他衬衫口袋里找到了两块西班牙金币和一个烟斗。我非常喜欢这烟斗，它对我太有用了。

为了悼念这条失事的大船，我按照古老的风俗，把这位西班牙朋友葬在海边的小山上，并立了一个十字架，在上面刻下这次事件的时间地点。

由于这个水手朋友的出现，我有了一种动力也有了一种压力，我想，我应该到海上去看一看，寻找那条大船，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活着的人。

在这种念头的鼓舞下，我开始了航行的准备工作。我希望船上还有一个或两个活着的人，如果有，我不仅可以搭救他们的性命，而且对我也是一种安慰，我可以有伙伴了。

我拿了一些面包，一罐清水，一个驾驶用的罗盘，一瓶甘蔗酒，一篓葡萄干。我把我的小船淘洗干净，把我所有的东西放进去，当我要启航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准备的东西还不够充足，又跑回到家里，拿了一大口袋米，还有伞，还有一罐子水，两打面包和大麦饼，一瓶羊奶，一块奶酪干。

当然把这些东西运到船上去就花费了很多时间，而且跑得我浑身汗流，仿佛我是从家里偷了东西逃跑似的。

现在我终于启航了。

那天有一点小风，但基本上是刮往有利于我航行的方向。我沿着海岸慢慢地把船驶向大海，绕开那两股日夜奔腾的急流。这样，我其实是绕了一个大圈子，每前进一米都是惊心动魄的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闹不好，或者赶上一点稍大的风，船被卷进那两股急流里，不仅救不了朋友，连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。

我基本上是顺着小河入海的方向往前走的，而且密切注视着潮水的变化。因为这里潮汐的变化，我还没有完全摸着规律，一旦潮水上涨，船便无法把握，就算不被冲进急流里，也肯定要耽搁几个小时。

总之，出海还算顺利。到了海上以后，我便扬起帆，顺风向前行驶，速度很快，不到两个小时，我就看见那条大船了。

从船的构造上看，是一条西班牙货轮。船身被夹在两块突起的礁石中间，如同上了枷锁一样，那情景凄惨极了。船尾和后舱都被浪头打碎了，仿佛是拦腰斩断一般。剩下的前舱也惨不忍

睹，由于船和礁石撞得太猛，前桅和主桅都已倒在甲板上，如同一个英勇就义的烈士。

我把独木舟划到大船跟前，忽然看到船头有一条小狗。它看到我也汪汪地叫起来。它看上去已经很虚弱了。我向它召唤了几次，它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跳下海，游到我的小船这边来了。我把它拖上船来，看出它已经被饥渴折磨得快要死了。我给了它一点水喝，又给了它一点面包吃，不敢给它太多，怕它被食物噎死，因为它吃东西的样子，活像饿了一冬的狼。又隔了一会儿，我又给它一点水喝，又给它一点面包吃，直至它喝饱吃饱，依偎在我身旁，感激地望着我。

我上了大船，第一眼看到的，是两个淹死的人，他们躺在厨房里，紧紧搂抱在一起。看情形，是船触礁的时候，海上正起着狂风暴雨，波涛翻滚，船漏了水，船上的人实在受不了，被埋进水里，活活地闷死了。

我在船上还看到了货物，但没有一件不是给水泡坏了的。我钻进船舱里，在舱底下看到了几桶酒，不知是葡萄酒还是白兰地，因为桶太大了，也泡在水里，我没有动它们。同时，我还看到了几只大箱子，看样子是船员们的东西，有两只没有进水，我运到了我的小船上，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，我没有工夫去检查。

在船上我看到船触礁的是尾部，船的前部只是受伤，因此可以说并没有把整个船都毁了，而且由于礁石卡着，船也没沉到海底。根据这条船所走的航线，我判断是从南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或者是从里约拉巴拉他河开出来，开往墨西哥湾的哈瓦那的。它在那里卸货上货，再开往西班牙。

除了两只箱子，我还找到了一小桶酒，大概有二十加仑。我还在舱室里找到了几支短枪和一只盛火药的桶，桶里有四磅多火药。短枪其实对我用处不大，我把它们留在了船上，只拿走了火药。我急需的是一些炊具和日用品。我找到了一把火铲和一把火钳，还有两只铜壶、一个煮巧克力的铜锅和一把烤东西的铁耙。

我把这些东西运到船上后，潮水开始回流了。我急忙载着东西和狗离开了大船，在天黑前一小时赶到岸边。当时我实在是太疲惫了，只好在船上安歇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晨醒来，我把船上的东西搬进我的“秘密仓库”里，而没有运进我的城堡，这是因为那个地洞中的仓库更安全。

把东西全部运进仓库，我才逐样开始检查。那桶酒既不是葡萄酒也不是白兰地，而是甘蔗酒，但不是我们在巴西喝的那种。那两只大箱子里，几乎全是对我有用的东西。一只箱子里，有一个很别致的小酒箱，箱里是几种上等的提神酒，每瓶有三品脱，瓶子口还包着银纸。还有两罐上好的蜜饯，一些很新的衬衫，半打白麻手帕和几条领巾。我还看到了三大口袋西班牙币，大约有一千多枚，一小口袋是六块金币和一根金条，用绵纸包着，大概有一磅重。

在另外一个箱子里，我找到了更多的衣服，还有两双鞋，都是便鞋。我当时立即穿在了脚上，因为我已有好多年不穿鞋了。当然也有钱，是五十多枚西班牙银币，它们对我是没有任何用处的。

不管怎么样，这时候，我已经成了一个富翁了，因为我很久没有这么阔气了。至于那些钱，我只是暂时保存起来，如果船上还有活着的人，我将还给他们。

后来，我又到船上去了几次，把所有能搬下来的东西都运回到地洞里了，但我仍然是照着老样子过日子。我不想过多地享受从这条受难船上运回来的东西，我认为那样不好，享受他人的东西不好，因为这些东西毕竟不是我的劳动成果。

我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人。就算是我将来有机会离开这个岛，我也要把钱暂时留在这里，等着船上有活着的人来找。

我的日子还是过得像过去一样繁忙而幸福，只是比以前更加警惕而已。当然这次不是心惊肉跳的那种警惕了，而是经常到海岸去，看看有没有小船来；并且注意着岛上的动静，看看有没有死里逃生的人出现在我面前。这次我出门，时时处处都是小心谨慎的，但却并不带什么武器，因为用不着它们。只是那条狗跟着我，因为它熟悉那条遇难船，也熟悉那些水手，会帮助我找到他们的。

我就这样过了两年。

37 原来是一场梦

我每天都到东海岸去，但两年来没有任何收获。

那条卡在礁石中间的西班牙船，只剩下一个船头的尖顶，其余的几乎全部沉没在海里了。我虽然并非是要从船上拿什么东西，但还是不死心地到沉船的地方去了几趟，好像是凭吊这次海难的受难者。

在这两年中，我同时在盘算着一个计划，就是离开这个小岛，回到我的英国去。这是因为这条大船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岛还是有船经过的，只是我过去一直没注意到就是了。

其实我并不是不满意我的环境。我已经在这个岛上生活了这么多年了，我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，只是这条大船的到来，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，使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怀念我的家乡、我的亲人。虽然，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忘记他们，但没有一次这么强烈这么痛苦。

离开家门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青年人，那时还不知天高地厚，可如今经历了这么多又这么久的磨练，使我懂得了很多，而且更加深刻地懂得了亲人的爱，也更加需要亲人的爱了。

这种锥心泣血般的思念，逐渐使我形成了一个计划，就是离开这个岛，回到英国去。这样我就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加强了对海上过往船只的巡视，不仅望远镜不离手，而且在岛的东西南三个方向的山坡上都准备了干柴，一旦有船只经过，我就点燃柴堆，并放枪求救。为此，有

时夜间我还出来巡视一趟，生怕夜间有船经过，我贻误了机会。

到了我来岛第二十四年的三月，我简直好像得了病一样，几乎夜夜都不能入睡，整夜都是云山雾海的胡思乱想。

有一天夜里，正下着雨，我躺在吊床上不能入睡。

那天夜里，我想了很多，从我逃出家门来到伦敦，一直想到我在巴西的生活，以及我在岛上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。想来想去，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，就是我干脆乘小船渡到岛那边，我所看到的大陆上去。那里说不定有人，就是死在那里，也比我死在这个孤岛上强。

因为我自己得救已经完全失望了，也可以说是绝望了。可能在那块大陆上，我还有死里逃生的希望，在这个岛上却连这个希望都没有。我整日整夜，苦心孤诣地等待的结果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死亡，无声无息地死亡。

我想着这些，心里异常地激动，全身发烧，热血沸腾。

我真像得了热病一样，晕晕乎乎地就昏厥过去了。

我看到自己来到海边上，把我早已准备好了的东西都装上了船，然后向城堡告别，扬帆出发了。海上风平浪静，我划着桨，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来到了岛对面的大陆上。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土人，他们和我见过的许多土人一样，他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，看见我如同没有看见一样。只有一个人向我跑过来，向我微笑，并跪在地上求我把他带走。于是，我就把他带回我的城堡来了，从此，我们便一起生活……

风雨声把我惊醒了。

醒来后，我发现天已大亮，我依然一个人躺在吊床上。

我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大汗，刚才所经历的一切，原来是一场梦。

38 回到英国

我终于等到了一条大船。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，但他们几乎把我当成了一个野人。

上船的时候，我思乡的情绪反而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，这是因为我在岛上已经住了二十八年。二十八年几乎使我所有的神经都麻木了。

我把我自己做的羊皮帽子、羊皮伞和那只老鹦鹉带到了船上，作为纪念。我把我贮藏的那些

钱也带上了，而这些钱都生了锈，不好好地磨洗是没法使用的，它们是我惟一的一点点财产。

我这时候已经五十四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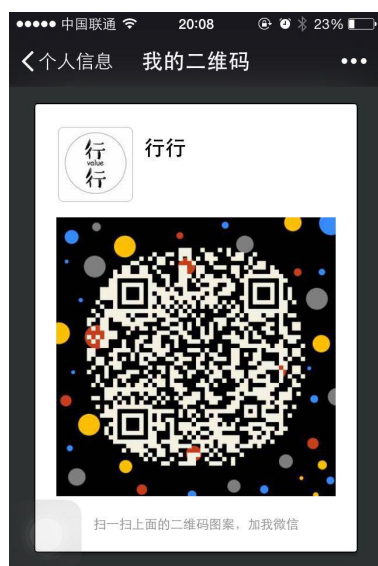
我离开这个海岛是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，这是船上的日历告诉我的，说明我在岛上住了二十八年零两个月十九天。

我在这条船上几乎航行了半年，一六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抵达英国，说明我离开英国已经三十五年了。

我下船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跪在地上哭起来。

1、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，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，小编：QQ 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书友！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。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，绝对不是微商，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，你就能看得出来的。

2、扫面下方二维码，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回复电子书，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，回复对应的数字，我就能发给你，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，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，你给我留言，我在单独的发给你。



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



扫此二维码，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，
查看我的书单